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九)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285

萬有文庫

第一集編五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 國 革 命 史

(九)

特 勒 味 連 著

陳 建 民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010285

## 第二十七章 殖民地之教會 美洲主教問題 革命時代之教士

### 最後之解決

殖民地之困難，亦猶吾人自身之內戰，表面上似係直接原於租稅問題；但當一七七五年，猶當一六四二年，兩造所受宗教事件之刺激至少與所受經濟事件之刺激相等。此種實情已經當日美洲糾紛之旁觀者察出；且經今日持平研究過去之人完全承認。誠然，關係重大之宗教在十八世紀時代不如其在十七世紀時代之係一種主要之動機。十八世紀之人比十七世紀之人多注意較複雜，較世俗與較自私之利益。人類比較不常用聖經上之語言談話，且亦少討論學說上之細節。喬治華盛頓所居之社會非如查理第一與克倫威爾之英國之為神學所侵入；但美國革命史上之宗教教訓實際上對於吾人自身較為重要，且此類教訓之傳授極為生動，極為完全。此十三州當其仍係英國之殖民地時即呈現一種圖畫，表示——用完全不同之色彩而規模之大足供哲學家之觀察



——所有教會制度之形式與種類，與母國脫離後，消滅教會特權之形跡而取得絕對的與普遍的宗教平等焉。

英格蘭教自始即於維基尼阿與南卡羅來那及北卡羅來那樹立而為國教；荷蘭之改革教派則於紐約省佔同一有利之地位。北方殖民地之嚴正教徒為避他派教徒之暴虐始渡海而來者則信奉一種嚴肅有力之教會政治制度以公理會為根據而創立者。非復國家之創造物或受恩俸者，此種教會在新英格蘭每一社會幾係國家自身；但非在新英格蘭所有社會皆係國家自身耳。劍橋盆布魯克大學 (Pembroke College) 畢業生羅傑士威廉 (Roger William) 乃最高尚之英國清教徒。氏於一六三一年移至波士頓，因不能於大主教圭杖之大範圍內過誠實與安全之生活也；又由波士頓遷往羅德島州，所以追求充分宗教自由為馬薩諸塞之神政憲法所否認者。氏勸羅德島州之移民採用一種極重要與極有創見之提案。「吾人渴欲一試（彼等宣稱）一極發達之非宗教國家具有宗教關係之絕對自由者可以存在而且可以長久維持。」（註一）此言——與歐洲舊教或新教各國前此之信念或習慣完全相反——蓋首次宣佈一種原理美國前此即已承認而

且鄭重收於其憲法之中者。羅德島州之權則曾經其他各殖民地之創立人模仿，尤其所抱之信仰形式曾經英國猛烈迫害之殖民地之創立人模仿。瑪利蘭即無國教，因此處之地主家庭信舊教也。賓夕法尼亞與德拉瓦——其始共同，後則各別——政與教離；喬治亞，十三州中最幼之殖民地，亦於同一狀況之下開始生活。來美遊歷之外人見有許多事物使之驚奇或喜悅；但彼等所認為最新奇與最愉快之特徵即非教派各省之社會生活狀況。全城不啻一高尚之廟宇以祀容忍，於此廟內天主教、喀爾文教、路德教，再洗禮教，美以美會與教友會各依其自身之形式作禮拜，而彼此和平相處焉。（註二）

美洲殖民地創立時所採之此類宗教辦法不能長久維持而不受何種擾亂。當最初之時期倫敦之政治家即欲對於未有教會之各省施行英格蘭教並使各地之生活除對於公開之聖公會教徒外對於人人皆不舒適。每遇當地行政官有極濃厚之宗教色彩或好大喜功之性情時則國內政府之機會至矣；因皇家總督或大臣渴望國教之侵略者在私生活上未必即完全服從國教所定之私人行為法則也。不久英格蘭教即確立於瑪利蘭；而天主教徒於此天主教之聖地即不得從政且

不得奉其宗教。喬治亞分爲八教區，英格蘭教之牧師各有薪俸；雖英格蘭教之俗人如此稀少，十年後省內只有兩聖公會團體，康柏利爵士（Lord Cornbury）自謂對新稷西全省有宗教權力，且於本省無一英格蘭教之教堂時下令舉行英格蘭教典禮，「如法律所確立者。」聖公會黨在紐約省人數不多，而當局不敢請求一種法令用許多字規定英格蘭教之優勢者；但彼等驅逐荷蘭教派，而代以一種國教，而此種國教應爲各城各郡供給「一良好而有相當財產之新教教士。」（註三）依據近代舊教派教徒不入耳之意義解釋此種定義，唐甯街之內閣，紐約皇家總督，及其會議此後之寫作，演說與行爲皆有似英格蘭教已依法正式確立於該區殖民地者。

美洲各地社會曾以法律規定宗教形式者，其初期歷史無不具有劇烈而褊狹之偏見之痕跡。凡曾浸潤舊大陸統治者之責任在爲人民選擇一種宗教並消滅所有異端邪說之學說者除此以外不復更望其他。只有公理會之教徒始能爲馬薩諸塞之自由民。天主教徒皆不能居於馬薩諸塞境內。浸禮教教徒被處罰金，被鞭撻，被監禁；而初期教友會教徒，無問男女，不願死亡與監禁而堅持本教者皆殉道焉。國王查理第二一再努力爲其所領導之英格蘭教教徒求宗教上之自由，但爲馬

薩諸塞之獨立派所堅拒。彼等告其國王彼等因不信其所讀之聖經容許使用公共祈禱文始自動離開其可愛之祖國。今若再於美國採此則將一擾亂彼等目前所享之安寧也。一日盡多壞事。而居心殘忍之說教亦有人喝采。但時日遷逝，新英格蘭意見之傾向始則爲宗教容忍，繼則爲宗教平等。後代則於負責之自治與普及之教育之空氣中以生以長。斬死教友派教徒之人之子孫已斥責此種行爲。且自茲以後波士頓以詩文追悔此事，而追悔之熱烈與一致爲其他社會所不及焉。教士之意見稍爲落後；但北方各殖民地之教士在人道主義之進步上不能十分後於俗人。彼等并非牧師擁有僧俗之權力與屬性者。而乃教師，其勢力之大小全視其感化聽衆之能力與保持聽衆之信任之能力以爲斷者。則在一六九一年初，所有基督徒除天主教教徒外已享有充分公民權與禮拜自由實行權。四十年後又規定宗教物品稅，本向聖公會家庭徵收者，此後應交與彼等自身之聖公會教士。若五英里之內有一聖公會教士而彼等曾參加其禮拜者。此卽馬薩諸塞與康涅狄格之五英里條例也。至於同具此種名稱之英國法律，則禁止非國教徒牧師出現於自治市五英里之內。當一七七五年美國革命發生時，此種條例仍見於吾英之法令簿中而未成爲具文也。（註四）

採用英格蘭教之殖民地若在宗教自由上有何進步，則此種進步殆不由於正式教會之教士或以保護該教會之利益自任之皇家總督。以紐約省而論，於康柏利之統治下，所有禮拜地方與宗教基金——有時由於欺騙，有時由於暴力——皆由長老會或獨立派之手奪來而付與聖公會。約當十八世紀中葉，本省一致兄弟派之傳教團，最無害與最無邪之人類，亦受迫害，蓋藉口彼等乃教皇之使者對於皇帝陛下之政府有所陰謀也。即遲至一七六八年——此時因反對茶稅舉國騷然——維基尼河之教士因三位浸禮教教徒拒絕停止傳教即將其幽諸獄中。（註五）各國歷史之中亦有一時，當是時也，宗教上之不容忍，因宗教信仰之堅強與牧師道德之純潔而大為尊嚴；但南方殖民地之情形並非如此，而維基尼河之情形尤非如此。所有由英國派來而在本省服務之教士皆缺少教士之天才與感懃。『所有派來此邦之教士皆屬至壞；且自克倫威爾暴虐之壓迫驅有價值之人逃至此地以來，吾人殊少可以矜誇之教士。』此乃查理第二時代某皇家總督所發之言。且維基尼阿在職牧師之品格在英格蘭教既失國教之資格又無資金而不得不設法自活以前未嘗改善焉。

在三千英里內無一主教以獎善懲惡而南方殖民地之英格蘭教士其上無一指導者自不能約束自身。既不得不於大如英國之郡之教區內自行指導，彼等即難免組織散漫之社會之誘惑。就某點而論彼等特別不幸。彼等所與周旋之酒朋，不聽傳教而必須照付俸給之長老會鄰人，以及聽其讀得不好之祈禱與說教之作禮拜者（註六）皆屬於富有苛刻之幽默性之種族。吾人極易編輯，且亦不難誦讀，一章充滿此類有趣之軼事與辛辣之諺語與此輩古代教士之醜聞有關者；但南方教士之真相以由其自身之教士中之最善者出而證明為最妥當。倫敦主教駐美代表——皆因才大學博而當選，但對此犯罪之同胞又無拘束之能力——所寄與倫敦主教之報告自始至終即述一種極可惋惜之故事。彼等之敘述曾由一善意同情而自外方觀察聖公會之人證實，彼等之斷案亦由此善意同情，而自外方觀察聖公會之人摘述。教友會教徒潘柏敦（James Pemberton）——優秀之人，且乃有力之忠臣——於一七六六年函述美洲長老會友之增加乃因英格蘭教統治者之疏忽，因英格蘭教統治者不注意其所委為教士之人之道德也。（註七）

此種教會風紀之敗壞非駐在主教之缺乏所加諸美洲英格蘭教之唯一弊害，或最大之弊害

也。土生之移民非經充滿危險之海程之無窮的遲滯與不可言說的痛苦即不能充教士，而此類危險實非吾人今日所肯信，若此類危險之紀述非以無可辯駁之證據為根據。由康涅狄格之希伯倫派往歐洲之三候補者中有一人於歸途中逝世；第二人死於船上；第三人為敵艦所俘而於法國監獄之中度其餘生焉。約翰孫博士亦本省人，過聖潔之生活，棄獨立派而充一聖公會教士者即喪一子，而此子亦為此同一之使命赴英者也。其老父謂「此乃被犧牲之第七條性命；而其中多數皆係國家之精華。」（註八）情形確係如此，因美洲之青年不顧當前之大不利與大挫折而願為英格蘭教服務者在性格與造詣上多半可敬，有時且甚著名。但殖民地與母國間交通之困難往往令人趨起不前。南方殖民地之教會多由大西洋對岸之英國供給教士；而此輩駕臨南方殖民地之英國教士多屬英國大學之失敗者，或蘇格蘭與愛爾蘭之冒險者，渴欲排脫十八世紀學院助教之苦命者。菸草教區內之日常生活不含何種可以引誘高尚熱心之人之傳教工作之成分；牛津與劍橋文學士早知英國候補牧師比較維基尼阿之副主教與教區長之前途尤有希望（註九）而此種前途不但未嘗改善，且隨時日之遷逝及省民與教士情感之疏隔而日惡焉。

且教士受實物報酬，非受金錢報酬。瑪利蘭教區之內有一納什一稅者，即給在職牧師四十磅菸草，無論此納稅者為國教徒或非國教徒，白種或有色人種；而條件之優足以羅致教士市場之精品。(註一〇)以維基尼阿而論，則俸祿代表定量之製造煙葉；而此類煙葉就長期言之實至有限。每值荒年，即「甜味」之教區，教區之俸祿依據又香又昂之菸草計算者，只有英金百磅；且教區人士有時不允介紹一教士除非其人願受一種薪水而為兩個教區服務。當一七五八年主要貨品之價格騰漲而教會之俸祿頗足以維持教士及其家庭之生活時，市議會即通過一種法律規定可以菸草償還之債務之現金等價為其實際商業價值之三分之一。此種立法不至害及俗人之債權者，然而減去省內教士之俸祿三分之二；而立法之本旨即在於此。此律無效，因樞密院會議不予批准也；但維基尼阿教區委員立即根據此種法律採行動有似此種法律乃憲法之一部分者。雙方之爭論交付法院解決；而法院即審理一項「測驗案件」，蓋教士要求照付數百鎊未付之薪俸也。法院就法律論點判決原告勝訴，因世界上無一法院能為相反之判決。於是召陪審官調解原告應得之數目。而柏特立克亨利即出而代表教區委員。當彼起立演說之時尚係沒沒無名之鄉間牧師，及其演



說既畢，彼已係美國最有名之演說家矣。在民衆瘋狂與喜悅之下，陪審官判決數目爲一便士；而教士別無他法，只得接受此種破壞其主張之判決焉。

此乃可鄙之政策，且乃宗教平等方面一種紊亂之步驟，不合於舊殖民地之武勇與慷慨之名譽也。抑漢諾威法院中此種活劇亦在維基尼阿教友會之前數章大有不同。一六四六年第一批之移民即詳細規定隨彼等出發之聖公會牧師所應享受之尊榮與舒適。仿倣大主教勞德 (Laud) 之則例，並遵守大主教勞德之特殊命令，殖民地當局乃迫害清教徒，且即在那斯卑 (Newbury) 與摩爾 (Marston Moor) 已使清教主義在母國佔得勝利之後依然加以迫害。在克倫威爾之共和國下英國紳士與教士因教會與國王而受難者得以託庇於維基尼阿及王政復古後威廉堡之市議會與威斯敏之保王黨國會爭求嚴罰各教派與不從國教者。一七五八年之煙草條例——與一六六一年及一六六二年維基尼阿議會爲擁護英格蘭教而制定之刑法比較之下——足以正確表示一百年來樹立國教之經驗所引起之維基尼阿之情感與傾向之大變化焉。(註二)

北方各省之聖公會教士，尤其康涅狄格之聖公會教士皆極虔誠，性格上無可非議，而智力亦

復甚強。其物質狀況甚爲繁榮；其社會地位在本地堪稱獨步。即在一七二七年之時採用公理教爲國教之兩大殖民地——爲其他各種具有國教之資格而又有資金之教會之表率——即將聖公會教徒所繳之什一稅交還聖公會教士。此項法會之名稱，非多威之英格蘭教教徒所樂聞；因此條例稱爲「以符非國教者之法令」，但除名稱以外，其中一切皆能投聖公會之所好，且與聖公會至爲有利，而聖公會教徒之中即有若干人乃繳納什一稅最多之人也。（法官韋茲謂）所有總督，副總督，大多數省會議員，多數議會議員，以及政府高級官吏，連同無數富翁與大地主皆隸英格蘭教。此乃紐約之事態；而新英格蘭之事態並無二致。馬薩諸塞之聖公會教士自少即與日後於哈佛大學之貴族空氣中變爲其主要之教區之人結爲同志，而革命以前哈佛學生在班內之地位不依其學問之淹博決定，而依其父之地位與其家庭之重要決定也。康涅狄格之教士多在耶魯大學肄業，而在此兩區殖民地內英格蘭教之候補人皆能善用其大學之機會。身本健全之教士，公平之學者，與深思之宣教師，彼等在一本嚴格之標準判斷他人之社會即以舉止大方著稱。馬薩諸塞巴斯博士（Dr. Edward Bass）（後即馬薩諸塞之首任主教）以及康涅狄格之泰勒耳（John Tyler）

與維厄特 (Roger Viers) 一類教士大足爲世界上任何教會之光。(註111)

一方面維基尼阿之聖公會教士遭人厭惡，他方面北方殖民地之聖公會教士則受人尊敬，但亦遭人之畏懼；因英格蘭教徒對於所有不屬本教之美人所取之態度大體甚爲可憎與威脅。一時之內管理殖民地教會之權寄諸倫敦主教，除本國職務外又負此種責任可謂麻煩已極。某倫敦主教即謂：「吾敢謂此種責任付託非人。蓋主教住居世界之一方，而其教會則在世界之地方結果此種職務在主教爲不適，在人民爲無用。」(註112)雖然，縱使其殖民地內有一教會教長，大部分人民亦不至因此得何贊助。一七七一年倫敦某主教明告某大臣彼不能考慮接受美洲地方制度受託人之位置，若此種位置之同事乃彼所稱爲「非國教徒」者。(註113)此輩非國教徒即佔省內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其中有公理會教徒，屬於法律所創立而在馬薩諸塞並非英格蘭教之一種教會，但主教會議擅自假定，且公然主張，除其自身之教會外任何國教皆屬一種欺騙行爲與無效行爲，而此種教會課取什一稅又係一種罪大惡極之剝削行爲。有名之某主教曾於講壇之上痛斥新英格蘭之聖公會教徒曾被課稅以供養獨立派——此獨立派（彼坦然宣稱）佔人民之大多數——

被稱為國教者。(註一五)一七二五年公理會教士請求准予舉行宗教會議以促進馬薩諸塞省人民對於福音之信仰。當其希望之表示傳至倫敦之時，內閣受倫敦主教之教訓憤然拒絕此種提議，蓋藉口此舉將成爲非國教徒之惡例也。此時馬薩諸塞之首都尚有一孤立之美國教堂，而此一教堂之係非國教徒禮拜場所正諾森普吞 (Northampton) 多德里治博士 (Doctor Doddridge) 之小禮拜堂或老猶利 (Old Jewry) 拉得涅博士 (Doctor Lardner) 之演講所也。據英人以爲允許彼等於波士頓設聖公會將使馬薩諸塞之聖公會成爲非國教徒之教會也。(註一六)

國內外之聖公會多虧一人，其人感化之力量與稀有之幹才使其能於世界大宗教組織中佔一地位。將近十八世紀初葉之時布雷博士 (Doctor Thomas Bray) ——大爲對岸傳來之宗教之貧乏與教士之無能之故事所感動——不肯接受英格蘭方面極有希望之俸祿，盡售在英所置之貨財，出發赴美，而任瑪利蘭 倫敦 主教代表之職務。布雷對於本教會之貢獻，不以本區殖民地之範圍爲限；蓋彼抱耶穌教智識促進會與外埠福音傳佈會之思想，而又組織耶穌教智識促進會與外埠福音傳佈會之機關也。而指導後開一會之工作，並分配其財源之賢人確能傳佈毅力與純潔於美

洲各聖公會（註一七）康涅狄格、英格蘭教之發生與傳佈，由於彼等之努力與感化。其傳教師——就地慎重選擇——往往以身作則，故能喚起南方各省教區善意教士之良心，並鼓動南方各省教區善意教士之熱情，同時又使無價值者知恥而改過遷善；而其代表又用有系統之方法實行黑奴之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但此重要之團體就其他方面而論，亦非無疵可摘。其中若干代表即不願與業已分佈美洲殖民地之一大部分之其他教派合作，且常與業已分佈美洲殖民地之一大部分之其他教派為難，又當倫敦福音傳佈會舉行年會之時，耶教往往不肯表示一種慙懣優渥之外觀。原此類定期集會之大事，即主教傳道，而主教乃費其大部分之時間與其所有之熱誠以爭，惟有英格蘭教之教士所教導之福音始可傳佈。有時此宣教師悍然當衆指摘被彼稱為美洲之非國教徒之人之宗教信條與政治傾向；但此類直接之攻擊尚不如較為能幹與狡猾之演說家之故意緘默之能刺激新英格蘭之輿論，自更不至震驚新英格蘭之輿論。蓋紀念日演講之宣教師所喜之方法，即表示英格蘭教範圍外之全部美洲社會，乃宗教宣傳與教會事業之範圍；指稱移民排脫其祖若父之教義後又陷於異端狀況；且故意藐視構成殖民地人口之大部分之獨立派與浸禮會之存在。

也。

此種說教非其所指摘之人所能忘或所能恕者，卽一七四二年牛津主教塞克爾所作之說教。此篇說教中堪以注意之一段深惜初期移民中多數人士所攜來之耶教太少，而其餘之大部分又任耶教逐漸消沉，結果在若干省內除耶教之名稱外幾不見耶教之痕跡。在此類地方並無宗教會議；主日與其餘各日之不同只在更無限制之縱慾與作惡而已；而洗禮之聖餐在二十年間無人舉行，聖晚餐在五十年間亦無人舉行。具有此種情形者不只一區殖民地，「卽在較優之處情況亦惡劣堪憐。」此篇說教在美付印，然後再於新罕佈什爾與馬薩諸塞許多有秩序之教區由會吏與長老朗誦，而朗誦時之情感與義態如何不難想像。一七六六年格羅斯忒之主教與一七六七年蘭達夫 (Llandaff) 之主教亦採此同一毫無理由之說述與殘忍之暗諷之方針。此時美洲對英之友誼已因其他原因橫被擾亂，凡屬真正之愛國者（不必提及良好之耶教徒）理應慎其所言也。

時日遷逝，美洲主要教會之領袖，漸於上帝與人類之前，申訴他人之斥其國爲一墮落而無宗教信仰之國家實屬不當。波士頓泉西博士 (Dr. Chaucey) 訴稱有人責備移民既棄其祖國，又棄

其宗教，不憶上帝，不知上帝，不舉行何種禮拜，態度邪惡，行爲狡猾，乃猶視然人世。博士續稱有時又責移民所有之宗教過多；但除英國之主教外從無責移民全無宗教者。（註一八）移民互相提醒大主教勞德如何於一名句之中宣稱彼覺蘇格蘭毫無宗教——當歷史上之某時期。此時在此產生諾克斯（John Knox）與麥爾維爾（Melville）之國家中一不偏不倚之觀察家不能發現其他。當美洲革命前夜英國主教對於非本教會之教會所抱之態度與此同樣可鄙。公理會教徒與教友會教徒咸信彼等皆受勞德精神之激發；且若有能力與機會彼等將不惜恢復勞德之政策焉。

此類相互之嫉妒與猜忌早集中於美洲主教設置問題。此項提議荷國外每一殖民地與國內每一主教管轄區之宮廷贊成。大主教騰尼孫（Tenison）與溫拆斯特主教特勒羅尼（Sir John Trolawney）各留下千鎊以供大西洋外主教管轄區之創立與設備。塞克爾亦遺下千鎊；而某大家貴婦亦設定一項遺囑，而該貴婦之「因其道德而聞名尤甚於因其品質而聞名。」一六九七年維基尼阿某有價值之牧師宣稱，當主教在美洲上岸之時，彼將與其使徒書中聖伯那得（Saint

Bernard) 同謂神力在是矣。瑪利蘭主教代表布雷與維基尼阿主教代表布拉蘭 (Blair) —— 此二人乃各該省英格蘭教之臺柱與裝飾品——立請本國政府設法使美洲之聖公會成爲一種事實；而其教士之同僚與繼承人亦同具此種心懷。且此種叫囂因世俗的黨徒之呼聲而益宏，而世俗的黨徒之中卽有若干人不知長老會與公理會之不同，但皆因此兩派冗長之說教，穩重之態度與道德之嚴峻而厭之也。菲列法蘭西斯之妻弟兼通信員馬克拉比卽作如是想：「噫！且讓吾人有一主教。」（馬克拉比於一七六九年函告）「吾人之教士爭鬪如犬與熊；而吾慮長老會將佔勝利。」馬克拉比在他處又謂「長老會教徒不可任其過大。彼等抱共和原理。波士頓人卽長老會教徒也。（註一九）

英格蘭教教徒——無論善惡——皆贊成派遣主教；但美洲多數人民則深恨此種提議。移民並不思壓迫或餓死境內之英格蘭教，而此點已經馬薩諸塞與康涅狄格所採用之五英里條例證明矣。彼等在原則上亦不反對聘請主教爲其自身之教士之顧問，監督，與宗教上之指導者；但不願有一主教作官。依過去以察未來，美洲所有低教派組織皆視英格蘭教爲一種侵略的權力。爲時未



幾，聖公會教徒已吞併紐約與新稷西，喬治亞與瑪利蘭。在公理會得勢之殖民地，彼等徵收其所應得之一部分宗教租稅而不表示何種感謝；但在維基尼、阿與卡羅來那彼等且把持全部宗教租稅。雖在其他各處宗教上之迫害業已停止，而浸禮會教徒猶因在英格蘭教盛行之地方傳道而受罰。在該教會之公開會議及其刊行之著作中，十個美人之中即有九個被指為分離者；今若美洲英格蘭教之戰略行動歸駐紮本地，有皇家總督為其耳目，且當唐甯街之內閣具有英格蘭教之傾向時，必得英國之勢力與權威為其後援之。主教主持，則此時情勢如何思之不能令人無懼。自茲以後信仰各異之鄰人與親友不能有友好之關係。每區殖民地將分為兩敵對之部分；而其他所有宗教團體必須注意英格蘭教之侵略，因該教會非俟自身之信仰被認為一種國教時決不罷休也。故就主

教之設置而論，美人似已逆料門羅主義而將其應用於宗教事件。約翰亞當士——於五十年後回顧初期革命——即謂對於聖公會之疑慮不但引起好奇者之注意，且引起平民之注意，同時又慫恿彼等嚴密考慮國會對於殖民地之憲法權力乃一種事實，且乃與北美歷史上任一事實同樣確實也。】（註二〇）

因畏懼聖公會，美人遂愈反對國會之財政政策；而不輸入條例不但施諸英國各種貨物，亦施諸主教。當印花稅條例，以及日後之茶稅，鼓動新英格蘭時——又當倫敦為尉爾克斯與自由而鼓噪時——若殖民地宗教上之參商得以寢息則內閣必甚欣悅。主教（佛蘭克林函告）極願擴大美洲之英格蘭教；但內閣不理其請求。（註二）但雖國王與內閣有方法控制猶生之主教，彼亦不能約束死者；而其麻煩即自塚中而出。塞克爾為全英之大主教十年後於一七六八年七月逝世；一年後而「牛津大主教 塞克爾於一七五〇年一月九日討論美洲主教之信札」忽爾出世。無論此信之發表對於聖公會有何裨益，此實國王不幸之打擊。據云此大主教卜居拉謨柏司（Tarrington）後即親筆命令發表此篇文章為其對於世界之遺囑。其提議非常緩和，意旨公平，言詞有力。（註三）但立於殖民地引起糾紛，於此糾紛之中此已死之大主教之遺名不能幸免，且此種局勢又因紐約與新西之教士對於倫敦內閣所遞之呈文措詞拙劣而愈甚，蓋此篇呈文一方面要求主教，他方面又表示不願主教管轄非國教徒或限制非國教徒目前所享之大量容忍。夫一種教派其人數甚少乃對其他十五分之十四之人口宣稱彼等將仍蒙容忍自經長老會與公理會兩幫教徒

視爲一種無謂之僭妄。一種屈辱而不可靠之容忍決非一種宗教自由如其祖先橫渡大西洋時所追求者。

倍克知此問題，而警告下院美洲聖公會之敵人並非弱者。吾人北美流行之宗教乃抵抗原理之純粹化；在各教派之下此種宗教關於其他一切皆不一致，只有關於自由精神一致；此乃異教中之異教而新教中之新教也。此類文字選擇甚爲適當。在西方邊境有蘇格蘭種之愛爾蘭長老會；巧妙而兇殘之印第安戰士；好戰而記憶力甚強之人。其高祖父曾於倫敦德黎（Londonderry）與恩尼斯歧倫（Enniskillen）抗拒詹姆士第一與泰昆涅爾（Tyconnel）一日危險既過，其所得之報酬卽爲厭惡非國教徒一如其恐懼天主教徒之英格蘭教主從愛爾蘭國會取得之惡毒的宣誓條例驅出於其厄爾斯忒（Ulster）之家庭。中部各區殖民地有法國新教徒之家庭，其祖先爲避路易十四之偏見與暴虐始逃至美；而南特上諭之撤消（雖宮廷貴婦亦嘗進言）多由於聖公會之作祟也。（註二三）比較法國之新教徒或愛爾蘭之長老會尤多而且尤有厭惡主教之理由者則爲舊日英國清教徒之子孫。（註二四）其中之大多數在信條、性情、與日常生活之習慣上依然可視爲清

教徒自身。其宗教論戰之發言者與指導者直至最近時代皆爲波士頓西教會教士梅休。一高尙之宣教師與作家，其宗旨之誠懇與思想之高超一方面掩其閃爍與苛刻之機智，他方面使其豐富之智識寶藏大爲活動焉。

梅休已不在世；蓋此銳利之劍已穿破其劍鞘；但新英格蘭之輿論較前尤受其勇敢精神之灌溉，且新英格蘭之行動較前尤受其勇敢精神之指導。其在講壇上對於聖公會與專制政治所下之排斥至今猶係認真而憤怒之民族之所愛讀；且其勢力仍見於波士頓封鎖以後與勒克星敦事件發生以前之一時期中之民黨小冊子與說教。於一七六三年一篇有名之演講中梅休囑其聽衆考慮其祖先所受於宗教者。彼謂「此輩頭御法冠而相貌堂堂之加黎利漁翁之繼承人，非俟吾人死去終不讓吾人安閒乎？彼等將吾人驅出舊大陸不已足乎？今將追跡而入新大陸，包圍海陸以迫吾人改宗乎？若此類殖民地盡隸彼等之版圖，尙有何神聖而不受其壓迫之地方留與吾人乎？在吾人爲聖公會之火焰所灼，爲聖公會之洪水所淹以前，爲吾人發現另一美洲之哥倫布又安在乎？」梅休自謂其政治信條與宗教信條皆得之約翰彌爾頓 (John Milton) 之散文著作，而其雄辯

之恣肆，或詬罵之狂流亦非有玷於其學說所自來之源泉。當此時期此類人士所用之文字之勇猛——由冷靜而公正之後人觀之實至可驚——有一種歷史價值可以說明其同胞之中挾坦直之信念與熱烈之贊同而聽者其內心爲何如也。（註二五）

政治上狂亂之狀況不能威嚇殖民地英格蘭教士放棄其主教之要求。紐約約翰發第爾博士（Doctor John Yardill）函告達得茅斯此種計畫之公平與有用似無可疑，而唯一之問題即目前應否即刻派遣。（註二六）此信所標之日期爲一七七四年九月一日，即給治將軍奪取馬薩諸塞民團火藥而本省自由土地保有者數千人衝入劍橋以便對皇家總督表示彼等之忍耐不宜再試之一日也。無何生死存亡之時期已至，當是時也。

### 「舌戰與筆戰」

知自身含有何種惡毒之目的

且既陷於熱情之中而無可如何

即因人之震驚而撼廟堂焉。

具有稀有之哲學眼光，而瀏覽其所討論之時代之著作莫或能及之某史家曾分析國王喬治之軍隊與民兵間之衝突對於美國民兵所生之道德的變化之性質。「當此項消息輾轉相傳之時，所有聽衆似遭一種精神革命；」深信自茲以後所有印花稅、油畫、玻璃、茶葉之問題——所有關於代議權與請願權之細微的議論——已成爲過去之事矣。美洲方面突然感覺當前有一種非常重大但又非常玄妙之問題有關其頸部與命運，其家庭之不可侵犯與其家族之安全者。（註二七）自茲以後人人必須力戰以保持個人所認爲最可貴者；全洲低教會之教士咸信彼等所認爲比所有物質財產尤爲可貴之某物此時已在危急存亡之秋。吾人搜遍歷史難覓一種事例可以證明文明自由已失而宗教自由猶能存者；故若殖民地接受政治上之投降，則彼等不得不同時奴使其良心。普林斯敦大學校長維色斯滂博士（Dr. John Witherspoon）即抱此種見解；而長老會、浸禮會與公理會之教士亦同抱此種信念。當初次召兵遣將之時彼等即毅然加入革命。在美國（依據某忠臣派之作家）亦猶英國之大叛亂，說教之功至偉，說教之效至宏。另一忠臣派之作家曰：「靜聽前在報端

瀏覽之情感與原理今則挾宗教上之畏敬於星期日在講壇上演講，靜聽彼等自少即信其只吐永久之真理之唇今對上帝祈禱，其所生之效果又何如耶！

但使戰爭繼續，自有固定與特殊之機會以發揮教士之勢力。充分利用齋日、謝恩日、選舉日以及戰爭期內戰事與其他大事之紀念日（註二八）遇局勢危急之時，即通令全國禱告上帝，求脫敵人之手；求豐富之收穫，因豐富之收穫將使在家收集穀物之人得供給軍中之兄弟；——且最重要者：求誠心懺悔會觸上天之怒而使之降罰本國之大罪。教會會議隨時向其會衆發表「牧師信」，列舉並執行戰爭與內亂時代人民全部之義務。上述兩會奉令維持各殖民地間之統一，尊重代表大會與民衆自由選舉之代表；對於其他教派遵守正直、慈善與互相尊重之精神；戒除淫蕩與奢侈；維持公安；並察明正當之債務業已清償，因各處債權債務訴訟因戰爭關係遷延不決也。無論此信尚含有其他何種勸告，其首尾則無不誥戒人之私人行為不受神法之支配者皆非國家真正之奴僕，不力戰以征服本身之罪惡者皆非良好之兵士（註二九）。

此類勸告之真誠可以態度並不甚壞之處所行之態度改良運動見之。在南部與中部殖民地

戲劇久已享受一種歡迎，而此種歡迎引起密夕法尼亞教友會之反感，而富有冒險精神之經理即於報上廣告宣稱其所演之悲劇與喜劇乃五幕道德對話以求諒，但亦徒然。北方各省多屏戲劇於其範圍之外，但新英格蘭有其自身之放蕩，弔喪之人有酒肉，雖較維基尼阿與卡羅來那爲少。遇有此等機會所散發之手套或七百或一千，古時多至二千；波士頓重要教士所應得之喪事戒指與絲圍巾之價值即成爲其人每年進款之大宗。名人死去即放礮，某次所費火藥達一桶半之多。但在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與自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以後，所有可以收買之硝石皆收集以供一種比較迫切之用途；在此日以前第一屆大陸代表大會早已約束每一愛國者不得於喪葬之時使用昂貴之裝飾品，且力戒賽馬及各種遊戲、鬪雞、展覽、演劇與各種娛樂。若演劇之禁止曾著之法令（或謂）則此法令必有可以規避之處；但經理敢於此時藐視代表大會所表示之希望者將受天誅焉。伶人皆往西印度；有似吟詠之候鳥，於風潮平靜之時再行北返云。（註三〇）

美洲教士之團體行動與共同行動乃政治上之一大力，但個別教士之勢力尤爲重要。此種勢力雖隨鄰人對彼之尊敬而異，但在宗教上幾於專制而擴及日常生活之每一部門者並不在鮮。在



由牧師宅出發而安步或緩轡可達之每一田莊，當牧師大帽之影遮蔽門限之時，牧師無不受歡迎。而彼即坐於此處，啜黃樟汁，蓋在愛國者家庭之內用以代茶也；細詢現在軍中服務之兒子，見倒懸壁上之喬治第三之肖像，面部即現嚴肅之笑容；讀代表大會與加拿大邊境最近之消息而加以有力之批評；若談論之時偶提及內閣大臣之名則亦加以不客氣之批評，但達得茅斯爵士除外。住居較遠之教區人民每週必有一全日得親炙其光儀。每值星期日彼等即從林中開拓地與高原鄉村而雲集於本市主要地方，並於各段禮拜之間在教士廚房大火之前或鄉間綠地上安息日休息，與中午休息所之內休息。此類旅商宿舍後而皆有馬廄與設備不周之廳堂，遠道人士大半於此咽其冷食，或於較靜之時討論說教，或靜聆好書之朗誦（註三一）但當革命時代其談論在某方面不受約束；蓋戰事乃星期之談話資料也。

在教堂內，教士之不斷為國利民福及在前線作戰之親友虔誠祈禱即引起種種情緒較戰時聖公會祈禱文所引起之情緒尤為熱烈。因時時提及每人心中所懷之公共希望與恐慌，教士之說教自開始講解以至臨別之一句皆有生氣——而臨別之一句遲遲不至（註三二）大抵宣教師之不

能如他人之希望而爲良好之公民之所當爲者不久即知其人民不快而且失望（註三三）但業中分子多無須策勵；若任何教士暫時躊躇，則其躊躇於聽見砲聲之時亦立即消滅。勒克星敦下午統率教區人民攻擊柏西爵士縱隊後方之輻重軍之教士因有人疑其對於殖民地之主張不甚忠實即不得用民黨之講壇；但其王黨主義一俟紅衣軍人往康科特而經其窗前之時即已消滅。昆布蘭流域岩石泉處即有一所磚與石造成之會議室，在此聽到說教中之某段時蘇格蘭愛爾蘭之長老會會衆即全體起立並宣稱願爲華盛頓將軍之助。有一母親不願其子於俄項之間即以飼敵，當於此處用平淡而又尖刻之語言提出抗議——而教士即自行統率此輩聽衆以答覆之焉。（註三四）

雖然，住居牧師宅之牧師比結隊從軍之牧師對於革命尤有貢獻。一新政府——挾一種義勇軍與一種散漫之政治組織——幸因每市或大村之內至少有一曾受良好教育而有權威之人而此人同時又係民黨之擁護者始形鞏固。教士之職責在於察明堅決之愛國者與明敏之實行家皆當選代表大會代表；戰時租稅慷慨表決，並本良心繳納；當地部隊之人數時時補充；所有應徵之人皆繼續服務直至滿期而後已。農村之青年倦於征戰，未蒙允准而私自歸家者即知——雖其愛人

諒之，而其老父亦私喜愛子歸來收穫——自身決不敢一面教士。自始至終，在全洲每鄉之內，隨時皆有一領袖與一勸告者以鼓勵所有視彼畏怯而又較彼無常之人；無論處於初次加入時之危險時期之疑慮間，或處於共和國初次失敗後所生之恐懼與憂慮中，或當長期戰爭中之後半期人心非常倦怠之時。達得茅斯爵士駐美通信員所舉以告達得茅斯爵士者並無誇張之處。宗教一如其他原因正引起一般的狂亂，除非爵士認定此次戰爭乃宗教戰爭，則爵士未免大誤特誤矣。（註三五）

美洲聖公會教士非如長老會與公理會牧師之全係民黨而全係王黨（註三六）但王黨教士確佔其中之大多數且係極熱烈之黨徒。彼等多半以為採用大主教勞德所擬之殖民地教會政治計畫之時期最後已至。該大主教於一六三八年議派一主教渡大西洋並調遣若干部隊以強迫人民服從。當戰爭初期傳佈會之教士新近離開紐約者曾向倫敦年會報告叛亂必可戡定。然後設法准許美洲教會為聖公會以增加美洲教會之時期至矣；但自特稜敦戰爭與豪氏失敗以後此種成功之希望漸距漸遠。然而至少有一部分美人可供英內閣處分；當彼等待遇此輩不幸之人時，皇家當局即顯其神通廣大之手腕。某警備區原收有戰時被俘而日後宣誓保釋之多數革命軍官，而該警

備區之司令官宣稱有人告發此輩叛軍之俘虜正謀依其自身之宗教原理舉行秘密會議。此類會議不應允許；但可於教區教堂內設置座位，並希望彼等在教堂內之行動舉止絕對端莊慎重。最可敬之俘虜即以尊敬而又悲憤之言辭答覆；但政策不變，而在長島與華盛頓砲臺被俘之美人非不參加禮拜，即參加要求上帝屠殺其友人與同志之祈禱焉。（註三七）

雖聖公會在英國旗幟揚之地位佔極大之勢力，在英國戰線之外則皆無何種潛勢力，且在多數地方變為被迫害之團體。南方殖民地之英格蘭教於第一次大風吹來之時即被壓倒。教會之基金與特權之即歸消滅，正猶農人聞知巴斯德監獄陷落時封建時代之租稅與勞務即告消滅也。且一七七五年七月維基尼阿大會又令改聖餐禮與祈禱文中之第十五句及其下三句。祈禱文中提及國王與皇家之處悉予刪削；此後但求上帝保佑共和國之公僕。此乃一種試驗其嚴峻之處有似命令古代基督徒於朱培德（Triper）壇前焚乳香；且所挾以當此試驗之勇氣與熱誠亦幾於相類焉。

華盛頓在紐約總司三軍之後即通知本市三一會副牧師殷格利斯博士（Dr. Inglis）務將

祈禱文中國王與皇家一節刪去。美國將軍確欲參加其自身之禮拜；但卽生平不如華盛頓誠實之人亦不準備參加懇求英皇戰勝之祈禱，若此人生平曾統率二萬衆抗拒英皇而此二萬衆所攜之子彈乃毀喬治第三之像而後造成者。股格利斯博士當然不理華盛頓將軍此項通告，旋又對之宣稱彼既擁有軍隊彼盡可封鎖教堂，但彼不能令教士放棄其職務。牧師貝利（*Reverend Jacob Bailey*）奉召參加省公安委員會，說明爲何不當衆朗誦獨立宣言。貝利——本係一旅行傳道師，且有一小家庭——當即答稱彼前曾發誓效忠喬治第二，故此時自覺不應詆毀喬治第三，而應爲喬治第三祈禱。一七七五年初六個月瑪利蘭亞那波里（*Annapolis*）牧師布策爾（*Reverend Jonathan Boucher*）傳道時發上常置兩支已裝子彈之手槍，其實卽無武器彼固知自身非聽衆中任何一人所能單獨對付也。（註三八）但雖甚勇敢，彼並不鹵莽；某日彼忽於壇上愀然宣稱彼等將不能再見其面矣，但使一息尙存，彼將喊「上帝佑吾君」也。

此乃布策爾在亞那波里臨別之說教也。英國教士中此輩強項之忠臣當其被逐出教堂之時多少皆受侮辱。（註三九）一二善人因柔順而免遭他人之憤恨者仍居本職，且於自由之子所許可之

範圍內忠實履行其職務。法爾馬司與維斯瓦德牧師 (Reverend Wiswald) 繼續為教區服務。直至喬治王之上校艦長焚燬此一小屋及該小屋之教堂而後已。康涅狄格斐爾斐爾特 (Fairfield) 約翰西爾牧師 (Reverend John Sayre) 備受附近民黨分子之壓迫；但其勇敢的忍耐終使彼等知恥而斂跡。若干年間彼繼續主持星期日之禮拜，朗誦聖經與訓戒，但不讀祈禱文；蓋彼既不得用英格蘭教祈禱文，而在良心上又自覺不便割裂之也。戰爭既半，德來溫總督於某次劫掠之時又放火焚燒斐爾斐爾特。火焰延及英國教堂與牧師住屋，而聖餐之金銀器皿與福音傳佈會所贈之小藏書樓悉付一炬；西爾先生只剩一妻八子，無食物、房屋及其他焉。(註四〇)

此類經驗過於強烈終非最熱心與受苦最久之人類所能忍。聖公會之教堂闕無一人。(註四一) 最聰明與最優秀之忠臣派聖公會教士即離開此國，因再居此亦無用也。國內外英格蘭教教徒立即承認對於此輩堅強不屈之人負有義務。布策爾蒞英未久，即充厄斯滂 (Essex) 之牧師。(註四二) 而其傳道備受聽眾歡迎；般格利斯博士轉往諾發斯科西亞，終奉命為世界上任何一處之英國領土之第一任殖民地主教，貝利亦於該省任教區長。(註四三) 若干聰明之教士政治家不能排脫此次

鬪爭之歡樂與情緒者則仍居紐約或灣內島上；因彼等住於英國銅鼓之外，即難免受罰也。常赴團隊之飯廳，徵集並散布王黨談話；起草諷刺文，而此諷刺文乃當日主要之政治著作，因當日重大之憲法爭論已為戰鼓之聲所掩矣；又同食鹿肉，同飲葡萄酒，以慶祝最近軍事上之勝利——彼等過一種無秩序與無道德之生活與教士不甚相宜者。為促進皇家之主張，每人各用其所有之才能——自維基尼阿舊教教士手執滿斟混合酒之木碗，祝英軍之戰爭（註四四）至教士詩人奧得爾（Jonathan Odell）被新稷西民黨逐出柏林敦教區會堂之外。此熱烈之黨人為模仿另一有名之亡命者即製一幅想像上之地獄圖，此圖精細而奇長，且有代表大會之代表與大陸軍隊之將軍為其居民。但自時日遷逝而世界上信條與嗜好改變以來，若干文字上之可能業已過去，且或已永遠過去；甚至但丁（Dante）之天才——而但丁之天才與奧得爾之天才殊少類似之處——殆亦不能作一冊十八世紀之地獄篇焉。（註四五）

英格蘭教士之政治行動使其團體中之俗人分子對此大問題懷抱相反之意見者極感為難。此輩人數甚多。在美國前五總統中，包括所有可以視為革命時代之人者，即有三人為聖公會教

徒而欲發現一國教徒較喬治華盛頓尤優者殆不可能。當其在波多馬克河岸之家庭時，每值星期日必往除維基尼阿之馬術家外將被稱為遠方教堂者。而星期日下午獨自一人在藏書樓，不許他人接近。即在戰時彼自有時間以事日夕之祈禱與默想；亦參加公共禮拜；且藉種種方法獎勵兵士奉教，而彼之於兵士猶父之於子也。其軍令簿中即有若干頁表示華盛頓決定其所統率之無數青年應有一切舉止大方之便利如其在本鄉者（註四六）故在戰爭時期以內彼非一受聖餐者特堪注意。華盛頓生平對其所為或所不為之事皆有理由；但罕述其理由；而其不參加聖餐非彼所欲破其舊例而一加討論之問題也。某次當戰事進行之時彼因某種情況關係參加聖餐，而此類情況或可以表示其內心之信仰。當軍隊駐紮摩里斯敦時當地之長老會舉行其每年之聖餐禮。華盛頓訪其教士，詢問依據該教會之習慣亦許異派之受聖餐者參加否。教士曰：「可。將軍，吾人之聖餐非長老會之聖餐，而乃主之聖餐也。」華盛頓曰：「吾深喜其如此。茲事本應如此。雖係一英格蘭教徒，吾固無排外之偏見也。」故第二星期日華盛頓即雜於受聖餐者之間焉。



華盛頓雅愛其自身之教會而不忍離之；但對於他人所抱而可以約束並矯正人類行為之其信仰並無何種敵意。華盛頓某次告拉斐德曰：「吾願許耶教徒以彼等所認為最直接、最容易與最無例外之天國之路。華氏個人對於茲事之意見具見其所致安諾德之訓令，此時安諾德正率新英格蘭之新教徒以抗加拿大天主教之殖民地。全篇文字乃政略上一種教訓根於忠恕且至今猶值一讀者。」（註四七）後充美國大總統時華盛頓常有機會將其自身之宗教情操與宗教政策感動國人。美國之教會不斷製作呈文告彼以彼等之信仰尊敬與同情以安其心；而華盛頓每次答覆之時必稱本國之禮拜自由而每種信徒之人皆得當選權要之位置以賀之焉。（註四八）

華盛頓之信念其大多數同時代與同階級之維基尼阿人皆有之焉。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威廉堡大會一致採用其權利宣言，其中之第十六條即明白宣佈宗教自由學說。原稿本有一段贊成宗教容忍之文字；但此一段文字經馬迪遜氏（Madison）（後充美國第四任總統）提議刪去。宗教容忍（馬迪遜聲稱）本屬於一種社會，其中有一國教，僅恩許他人有相當禮拜自由，而未嘗根據權利許他人有相當禮拜自由也。當第十六條正在大會討論之時，維基尼阿之浸禮會教徒

——其宣教師最近身爲囚犯而出入監獄——四處勸人簽署一種呈文要求大會「容許彼等依其自身之方式繼續實行禮拜。」舊殖民地之空氣如此忽然爲火藥之爆發所澄清；而公共心理又如此毅然決然排斥現行教會優勢制度，馴致無時間以法律廢之。維基尼阿大會只能憑提案行事；但一七七六年大會已不存在，第一屆省議會即於新憲法之下選舉成立。該會立即通過一種法律，免非國教徒納教會稅；而另一法令則規定此後不必再付國教教士之薪俸。此種暫時之規定經日後累次承認，而此類後日法令終演成一種有名之法律，稱爲「確立維基尼阿信教自由之條例。」

維基尼阿既已首倡，各省自皆景從。當革命發生之時，德拉瓦州若干郡傳佈會教士明告所有願聽之人反對皇家政府之政治運動乃由長老會故意計畫，目的在使其自身之宗教得爲國教；此種運動始於新英格蘭，且得每區殖民地長老會之助。（註四九）後事根本駁倒此種無稽之謔言。無論美人此後在世俗政治上採取何種可疑之格言，清教徒子孫之作戰非爲求宗教上之利益與特權得歸諸勝利者也。英格蘭教之不能於南方殖民地立足非由於貪婪或惡意，而乃根於原理，而北方重要之教會亦一本真誠採用此種原理。如此重大之犧牲自非到處即刻實行，亦非全無痛心，且

(就某某事件而論)亦非絕不惋惜;但在獨立宣佈後之第二代政教關係之遺跡已不復見於美國任何一省。此期到達以前,美人共同之意志曾用決不致誤之文字宣佈。聯邦憲法乃政治家之工作,而在此輩政治家間即有少數極漂亮之演說家,但彼等絕不顯其天才以論一種無須辭藻之題目。彼等以為第一應規定宗教上之宣誓不應作為人民擔任任何職務或公共位置之一種資格;其次代表大會不應制定法律以確立宗教為國教,或禁止宗教信奉之自由。此乃少數簡單之文字;然已包羅最普遍與最重要之爭論之全部論據。所以(如美國某史家所稱)美國自其國家生活開始以來即規定全境人民皆得享心理、良心與禮拜之完全自由,且明白禁止人類權力侵入應歸神權獨佔勢之範圍。(註五〇)

美人深信當其所有教會在法律之前一律獨立、自恃、與平等,則對於真正之宗教大有貢獻。此種信仰博覽羣書之某外國作家亦復有之。第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曾謂在全球各國之中惟美國宗教勢力最大;蓋既支配家庭生活,宗教即支配共和國,且乃國家各種制度中之最重要者。此言是否實在尚可爭論;或至少已經有人提出異議;然而宗教平等使聯邦國家成立後之第一世

紀教會與教會間相安無事則因歷史上一種事實也。在此時期以內所有宗教事件皆與政治脫離關係，且由與事件自身有特殊關係之一派之當局單獨處理，未受外界何種反對，亦未受外界何種不利之批評。

和平解決之宗教問題中之最重要者應推美國主教問題。挾其特有之勢力與勇氣，衛斯力首出而解決之。當十載革命戰爭之時，美國之美以美會由二千人增至一萬五千人，而其宣教師成千累百。雖然，此輩宣教師皆非教士；蓋當戰時遠涉重洋以求任命為事，所費亦復不貲也。英國方面自亦有合格之候選人願於任命後渡洋往新大陸；但英國主教不欲藉此輩助手之助以破美國宗教上之冷落荒涼。衛斯力自身要求倫敦主教任命一美以美會宣道師；但其要求被拒。衛斯力答稱：「爵爺謂該國已有三位教士，誠然。爵爺，但此國幅員如此之大，三位教士能監視人人之靈魂乎？爵爺亦許吾自由發言乎？」然後不待允准，衛斯力即進而反對主教批准，相知古典文學，略通神學上若干陳腐問題之候選人，同時不問此候選人是否愛上帝或世界，以及彼等是否願意救其自身之靈魂與他人之靈魂。「然而爵爺又以為任命其他略通希臘文與拉丁文，但其不知解救靈魂一

如其不知捕鯨之人而派之赴美有所裨益。」

衛斯力不願受一種挫抑同時對其畢生所致力之一種主張施致命之打擊者。若其宗教上之長官不來救之，彼最後即準備自救。曩在一七六一年之時彼已發表一種意見，謂信仰聖公會任命之有效乃一種完全之錯誤。彼自稱爲高派教會之人，然而關於使徒繼承學說彼又絕非正統派。彼或以爲連續之鏈已斷，或以爲不保其完整，於是即以自身之資格四顧尋覓一人具有致提摩泰之第一通書翰中之主教所必具之資格者。而彼即發現科克博士(Dr. Thomas Coke)其人。此能幹而熱烈，但非全無野心之牧師乃牛津大學之紳士自費生，日後在英格蘭西部領受一種俸祿。而彼即於此處會見衛斯力，且謂深疑教士有無理由囿其宗教事務於一派。衛斯力答曰：「出去，會友！出去而向全球傳道！」今時期已至可使此莊嚴之命令發生效力矣。一七八四年秋在布立斯陀爾私宅之中衛斯力手按其友之肩而令之爲美洲美以美會監督，許其任命適當人物充任教士。與科克聯絡者爲阿斯柏利(Francis Asbury)，而阿斯柏利乃美洲美以美會先鋒，不求世人之贊揚，且亦過一種生活超於世人之贊揚之上。衛斯力稱此兩人爲監督，但彼等行使聖公會之職權，且不

久即取聖公會之名稱。蓋在一七八七年彼等向美國大總統遞呈首稱吾人美以美派聖公會之主教也。(註五一)

科克與阿斯柏利不久即有同僚，而且同僚甚多；因其教會之人數、財富與名譽增加甚速也。美國天主教徒早有主教與大主教（且於相當時期）又有一紅衣主教；然當英國之關係依然存在之時受宗教平等與宗教自由之確立之利益最大者則為被稱為英格蘭教之教會。(註五二)原革命以前該團體之分子皆係無主教之聖公會教徒，與彼等至為不便，且有重大之損失；而其他所有教會之必欲使此教會長蒙此種不利，雖非無所藉口，但實於美洲宗教世界養成甚不慈善與甚不耶教之情感。雖然，革命發生以後聖公會教徒所蒙之冤抑得人人之同意與從前反對英內閣最力之人之熱心贊助而告消滅。約翰亞當士當其任美國駐英第一任大使之時力求美國主教在倫敦任命。佛蘭克林雖不常赴教堂，然畢生之中皆願對於宗教事務致其勸告，有時且於不肯接受其勸告之處致其勸告焉。彼首先主張於菲列得爾非亞設一非教派會所，以供任何一流宣教師之用。特定教派之教堂彼不常入（蓋教士志在令其聽衆為良好長老會教徒與公理會教徒而非為良好之

公民也；但被告其鄰人如何於尖閣之上安避雷針，而且不憚煩勞教彼等如何溫暖教堂之內部。其關心他人之宗教如此之甚，結果曾有一次助其素識之貴族縮短英格蘭教之祈禱文；然此乃其冒險之生涯中唯一未曾成功之冒險，因僅售數冊，而其餘盡成廢紙焉。（註五三）

佛蘭克林早即希望美洲主教問題之爭論依公平合理之條件解決；彼深以此種爭論所引起之誹謗與乖戾為可恥。（註五四）一旦戰事結束，彼即盡力贊助聖公會教徒以完成彼等之志願。為聖公會教徒之故，彼歷叩各家之門。彼詢巴黎教皇之聖使候選人亦可由美洲之天主教徒封為新教之教士否；但欲此種請求得人允准亦非佛蘭克林之游說所能為力。（註五五）彼又勸人向愛爾蘭德利（Duffy）大主教請求，因彼認定該大主教乃一寬厚長者也。彼又提議向瑞典與丹麥之宗教當局請求；且若一切完全失敗，彼又提議仿古代蘇格蘭耶穌會之例由美國聖公會教徒自行推舉主教。自當日至今已百年矣（佛蘭克林謂）人類因其學識與虔誠本有資格為其同胞祈禱並教訓其同胞，乃猶不得為之而必須作六千英里之旅行而匍匐於坎特布里（Canterbury）暴躁之老人之門，洵屬不可思議也。（註五六）

美洲聖公會得一比較佛蘭克林尤爲適宜之擁護者爲彼等之主張張目誠幸事也。蓋在過去若干年間彼等之苦況曾感動一人，而此人之同情決非一種無謂之情緒也。沙普具有調和母國與殖民地之稀有之資格。其公正之性格與懇切之虔誠令英格蘭教每一虔誠之分子皆信任之；而馬薩諸塞或維基尼阿最惡毒之民黨黨員亦不能忘當最近兩方苦鬪之時，彼甯忍受貧困而不肯反對美人之主張。處於兩黨之間，且得兩黨之敬仰，沙普請美國長老會與公理會教徒勿吝聖公會教徒一種利益確係彼等應得之權利且與彼等之幸福至有關係者；見英國一部分主教既知不能於美國創立國教後對於美國教會卽不熱心，沙普又設法鼓勵之；最後鑒於英國國會本其平昔之習慣遇事必按步就班而不肯稍涉匆遽，沙普卽促進其步伐。吾英之法律本不許任命不肯發誓效忠皇家之候補人；一七八四年卽通過一種條例，規定凡非英王臣民之會吏與牧師可不負此種義務。雖然，拒不發誓之教士仍不得充主教；而美國必無主教自極明白。凡願任教職者仍須渡大西洋，否則只得爲一俗人；而美國教會之地位雖未必較革命以前爲壞，但亦未必較革命以前爲優也。

目前之狀況不可忍耐，而改良之希望極小。大法官忒羅(Thurlow)庇得內閣中涉及教會而



有關法律之問題之權威，以爲讓步業已過甚，且極力反對再行讓步。但比較忒羅尤爲強硬與優秀者，忽於此時出場。其人乃西柏利博士（Dr. Seabury），曾以威斯特拆斯特之農人之名義於美國革命初期努力著作以反對美國革命；又於兩次大戰之間於豪將軍之兵營中宣傳敬畏上帝與國王之義務。當戰爭之時西柏利曾受其政敵虐待，而其政敵亦其個人之仇敵也。彼幾盡喪所有資財；彼仍爲國內各黨有識之士所推崇。一七八三年春少數教士相與聚集於康涅狄格之牧師宅，鄭重推舉西柏利爲美國聖公會之第一任主教，且請其即赴英國以便實行主教任命之典禮。（註五七）

西柏利即往英國；而坎特布里大主教告以康涅狄格教會所抱之目的大可欽佩，但困難重重，無法克服。西柏利曰：「若貴大主教不爲吾行主教任命式，吾知當往何處求之也。」彼昂然退出大主教之室而往亞伯丁（Aberdeen）；而即於此處蒙蘇格蘭聖公會三位拒誓主教封爲主教。（註五八）無何丹麥王令人通知約翰亞當士丹麥主教準備任命品行純良而願署名於英格蘭教之信條者。丹麥王且謂願於丹屬西印度某島設主教管轄區，庶幾教職之候補者可就近請求任命。此種宣佈使茲事得以結束。（註五九）既聞競爭美洲教會未來之善意者不只一處，英國內閣及上院之聖公會

議員即改變態度。一七八六年春季會期即通過一種法令准許外國臣民之主教可免宣誓式。(註六〇)一七八七年二月沙普引導兩位美教士往拉謨柏司實行主教任命式。十九世紀末葉以前美國全國共有主教八十人，與英格蘭教互通聲氣。自此時以後，主教經人認為宗教團體自由推選之行政員，而非大西洋外頑強好鬪，而得掌握皇權之皇家總督教以如何剝削人民之國教之代表矣。

(註一) 羅德島州人民對查理第二之請願文。王堅持必須衛允請願文中所提出之要求。內閣大臣震駭非常。

(註二) 薛舉伯爵回憶錄。薛舉伯爵於一七八二年第一次遊歷非洲得爾非亞。

(註三) 條例通過前六年紐約總督曾以有力而又十分正式之言詞報告本地之宗教狀況。「此地無英格蘭教教徒；少天主教教徒；多教友會之宣教師——男宣教師，尤其女宣教師；唱歌之教友派教徒；吟誦之教友派教徒；安息日教教徒；非安息日教教徒；少數再洗禮教教徒；若干獨立派；若干猶太人簡言之，各派皆有若干教徒，無一派有多數教徒。最流行之見解為荷蘭喀爾文教教徒之意見。」

(註四) 美以美派成為英國一種活動力後，聖德之法官猶實施五英里條例，以壓迫衛斯力派宣教師焉。

(註五) 就某事而論，「亨利帕特立克自顯出而保護此輩可憐之宣教師，而傳說謂彼曾行五十哩路以任此事。於其演說之中彼力言因人傳布上帝之子耶穌之福音而懲罰之未免最味而邪惡，結果法院大為感動，而釋放其當事人焉。」一七七〇年其他兩浸禮會教徒被投入拆斯忒非爾特郡 (Chesterfield County) 監獄，且於獄

中窗內之鐵門傳教，成效頗著。」——宗教自由史第四章第一段。

(註六) 琴禮 (Josiah Quincy) —— 著於推爾至當而分爲多部分之英格蘭教說教——於一七七四年前往南方時

「聞某花花公子在查勒斯敦傳道十七分半。」

(註七) 此信曾由沙普勒斯 (Isaac Shipless) 於賓夕法尼亞教友會政治史 (History of Quaker Government in Pennsylvania) 中徵引。主教代之敘述及其報告見一八八八年世紀雜誌厄革爾茲教 (Eckstein) 之著作。柯布先生於其第六章之第二段中述美國好教士寄與福音傳佈會與倫敦之教之信札如何提及其同事惡劣之生活及此種惡劣之生活對於教會之名譽與效能之惡影響。

(註八) 依據約翰遜博士，後此五十四人中又死去十人。

(註九) 葛德文 (Thomas Godwyn) 致柏克來總督 (Governor Berkeley) 書，約於一六七〇年草成。

(註一〇) 據云瑪利蘭某教區值一千鎊。一七五七年倍克贊美此區之教士爲北美中之最謹嚴與最優秀者。

(註一一) 十七世紀初七十五年英格蘭教在維基尼阿所享之權力與民望見本書附錄。

(註一二) 華茲法官述耶魯大學向以共和厚理，宗教容忍與厭惡國王及主教著名。雖然，泰勒耳先生及康涅狄格其他忠臣派之教士皆於耶魯大學得學位。該區之英格蘭教於一七二二年由公理會教徒六人創辦，而此六人日後皆變爲聖公會教徒。其中一人即耶魯大學校長焉。

(註一三) 倫敦主教致多德里治博士書，一七五一年。

(註一四) 倫敦 (Rie London) 致達得茅斯爵士書，福爾罕 (Fulham) 一七七一年七月九日。

(註一五) 塞克爾主教 (Bishop Doane) 於聖瑪利利勉 (St. Mary's - How) 教區教堂之傳佈會前所致之說教。

(註一六) 宗教自由史 第四章 第二節 一八一五年約翰亞當士所作一通有力之信札 曾述一七七五年以前美洲之宗教狀況 說明其與革命事件之關係。關於馬薩諸塞亞當士注意「英格蘭教對於當日之非國教徒所抱之精神氣分 見解 計畫 陰謀 與濫用職權……其實公理會長老會 再洗禮會 與英以美會 甚至教友會 人數皆與國教徒相等 其中種數奇多 合而訂之 則為十五與一之比也。」

(註一七) 一七〇五年寄與傳佈會之信札 深惜馬薩諸塞之清教徒對於英格蘭教所表示之敵意。「遇有細故 彼等皆與吾人故意為難。但傳佈會已奪其最好之議論 蓋即藉此土之教士所遇之惡劣不堪之生活是也。其實吾所見之多數好人 皆該會所派。」

(註一八) 致教友會教徒書 批評一七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聖瑪利利勉教區教堂舉行年會之時 蘭達夫主教約翰在外埠福音傳佈會前所致之說教 蓋此篇說教無端攻擊美洲殖民地也。批評者為波士頓第一耶穌教會牧師查理泉 四。

(註一九) 此君——顯然不知波士頓之國教為公理會——恨長老會 因長老會曾使其友某君當衆譏罵「而此君所值在千鎊以上也。」

(註二〇) 前總統亞當士致摩爾斯博士 (Dr. Jedediah Morse) 書 一八一五年十二月二日。

(註二一) 佛蘭克林致洛斯 (John Roeb) 書 一七六八年五月十四日。同年六月何立斯 (Hollis) 自英國函述「設置美洲主教之計畫已經內閣諸君暫時拋棄 似尚可信云。」

(註二二)大主教塞克爾之希望調和美洲宗教思想確屬誠意。彼乃一熱烈之新教徒，承認各派之新教徒爲其同輩，且與有名之非國教徒（如多德里治、占得來、勃蘭、拉得涅與瓦特）和平相處，有時且友好甚篤。多塞特耶考古家何立斯——乃梅休（Jonathan Mayhew）之通信員與曾倡權利之終身敵人——即以刺於紫玉之上而鑲諸黃金之中之蘇格拉底首級贈之以表敬意焉。

(註二三)擔任代表大會會議主席之七人中卽有三人爲法國新教徒：羅倫（Lauréan）、布第諾（Boudinot）、與約翰齊（John Jay）——見哈印得（Elbert Hubbard）之美國政治家之家庭：一八九八年在紐約與倫敦出版。

(註二四)多數美洲清教徒，或大多數美洲新教徒，在本國內皆非非國教徒。馬薩諸塞首任總督文司洛普（John Winthrop）於船將開行作告別語：「須知本國之團長與團員皆以得稱吾人所自來之英格蘭教爲吾人親愛之母氏爲無上之光榮，而吾人離開英格蘭教所在之母國時不覺黯然神傷，淚流滿眼。」此輩皆屬一類人民，其中之大多數苟無勞績及其助手至今必仍在英格蘭教中也。

(註二五)梅休另一篇說教（亞當士以爲可與斯耐夫特與佛蘭克林之作品比美之諷刺文）則論無限制之服從。於一七五〇年一月三十日之後之星期日宣讀者。梅休於此文宣稱「慶祝查理第一之逝世至少有一種好結果，若此而可以永久紀念英人不願爲奴隸，並警告所有腐化之大臣與顧問勿多呈獻專制計畫。」此種紀念有其用處之時期已到，但當喬治第二在位之時，此則無須，而當查理任其大臣之時尤無須也。

(註二六)年前發第爾博士起程赴英，作教育諷刺詩諷刺民黨最發則於林肯郡住宅之中終其生涯。此乃美洲革命時代

聖公會教士最普通之傳記。

(註二七) 泰勒耳教授之文學史；第一卷第十九章第三節。

(註二八) 泰勒耳之文學史；第二卷第三十五章第一節。

(註二九) 美國檔案特舉一七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紐約與非列得爾拜亞此種宗教會議所致會衆之牧師信以見此類文件之一斑。戰爭之發生（文中自有這層視爲「強迫各界人士考慮所有有關其永久和平之事之時期。思之最爲可畏者莫如以戰爭爲職業者是輕棄奉領天軍之上帝之名。」）

(註三〇) 厄萊爾茲教之殖民地之社會生活；一八八四年。當一七六五年反對印花稅條例之時紐約之暴民即搗毀一座戲院焉。

新英格蘭清教徒之情感與行爲與其祖先最處同一之危險時完全相同。一六四二年厄萊爾茲爾 (Edwards) 前三星期，兩院表決公共娛樂與公共禍患不宜；故當悲慘之事故與規定之紀念日繼續之時演劇應絕對停止。

(註三一) 厄萊爾茲教之革命前之教堂與集會場所；一八八七年四月。

(註三二) 「吾人有極大之缺點，即吾人演說之時不知如何結束。吾人於結束之前已結束若干次。」英國阿加溫之修鞋匠 (The Simple Cobbler of Agawan in America) 作者華德牧師 (Reverend Nathaniel Ward)

於一六四一年所言。

(註三三) 班克山戰爭約翰亞當士函詢其妻某教士之演說曾否反對壓迫亞囉伊語彼非列得爾拜亞之教士每星期日無不怒吼。「彼等爲波士頓與馬薩諸塞禱告。彼等又因吾人可誇之成功而向上帝致謝。彼等爲美軍祈禱。」

(註三四)老婦曰：「克利赫德先生(Mr. Craighead)幸勿再談，且去從軍。先生常是青年從軍，但吾不信先生自身亦將從軍也。試往從軍何如？」專格羅之美國鄉間教堂(Country Church in America, by William Egelow)

(註三五)塞爾(Ambrose Serio)致達得茅斯爵士書紐約，一七七六年十一月。塞爾先生日後又云：「爵士決難想像若干牧師之演講在本國各處所引起之狂怒。」

(註三六)伽登之軼事宣稱卡羅來那聖公會之教士至少有二十五人贊成革命，但此言尙待證實。

(註三七)「此乃一種行爲不合基督徒之性格，甚至不及異教徒之仁慈與忍耐。因吾人於聖經中得悉羅馬倖存保羅居其所賃之房屋凡兩年，且救濟所有來歸之人，宣傳天國，且教訓所有有關耶穌基督之事，而無人阻之。此乃吾人唯一之希望：吾人以爲此乃吾人之天職……豈亦有人希望吾輩參求請求屠殺吾人之同胞之祈禱乎？與其參加此類祈禱而受專以凌辱吾人之說教之侮辱，吾人決定不作禮拜，只於吾人私室之中依吾人自身之方式過吾人之星期日，以待上帝允許吾人恢復和平並將吾人歸還吾人受苦受難之家與朋友焉。」

(註三八)有樞夫若干人囑使一粗暴之鐵匠攻擊布徹爾，布徹爾敗其敵人，但不以此事爲樂，亦不以此事爲榮。彼視然白承彼在此處藉督力所享之光榮較彼若有牛頓之腦力時所享之光榮爲尤大云。

(註三九)亦有教區其中民意之表現極有秩序，但其充分一如使用暴力之教區。一七七四年八月查勒斯敦聖密克爾副牧師宣讀一篇政治演講。其言曰：「每一愚昧之小丑與每一不識字之工匠皆以責備其國王或其總督自任，且將盡力所及引起誤會，而此類誤會終於引起教會之分裂與國家之叛亂焉。」聖密克爾牧師注意此篇說教而敬該副牧師焉。

(註四〇) 一七七九年終四爾牧師致福音傳佈會書。

(註四一) 維基尼阿百名牧師之中只有二十八人在全歐戰事之中仍留後方。

(註四二) 費賓之忠臣傳。

(註四三) 貝利先生學生之懇懇與慈善使之無多金錢：雖兒女成行。其一子曾在英軍中任委任官而於一八一四年在本團中與美軍戰於拆皮華 (Chippewa) 而死焉。

(註四四) 茲事發生於坦克斯利先生 (Mr. Tankersly) 之公共食堂。維基尼阿牧師約克遜 (Jackson) 因此被夏羅德郡 (Charlotte County) 斥為本國之敵人焉。當華盛頓破壞之役美國俘虜被關於長島時，彼等被遣往紐約富商之鄉開別墅。其中一人曰：「飯後主人之子年約七八歲走入室內，其父以杯酒置其手，問其子將說何人之言。此童以啜啜之聲音答曰：『教會與國王。』」意者此舉乃對吾人表示吾人所受之善遇不可視為英人容忍吾人之原理也。」

此乃一篇有趣之故事，且可以見政治問題與宗教問題雜於美人心焉。

(註四五) 後五段多採諸薩賓之忠臣傳、泰勒耳之文學史、伽登之軼事、與美國檔案。

(註四六) 軍隊免除雜役，庶可參加禮拜。若某星期日之禮拜因奉令出戰而中斷，則必於下星期中擇日補做。常謂牧師務聽告兵士生活與行動當如痛苦患難時節之耶教徒。每次大勝後，尤其最後宣佈和平條約之時，總司令苦勸軍隊應舉止嚴肅而衷懷感激向上帝致謝焉。

(註四七) 一七七五年九月發與安諾德上校之訓令之第十四段。華盛頓文集第三卷第八九頁。



(註四八)一七九三年一月大總統西普巴爾的摩爾新教會：「吾人自有充分之理由欣喜每人各得依其自身之指示禮拜上帝。當此開明時代，在此平等自由之邦，吾人儘可矜誇一人之宗教信條不至褫其所應受之法律上之保護，亦不至奪彼充任美國最高職務之權利焉。」

(註四九)約翰亞當士致麥京(McKean)書：罪列得爾菲亞，一八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註五〇)柯布先生之宗教自由史：第五頁與五〇九頁。

(註五一)泰爾曼之衛斯力之生活與時代(Tyerman's Life and Times of John Wesley)第三卷第111-114頁與四三三頁至四三七頁。二四九頁與二五〇頁述阿斯柏利之生涯，一種紀錄因其人禁止發行其傳記尤為可貴也。

(註五二)格羅斯忒塔克教長於此種結果發生前十三年即已預言之矣。本書附錄有塔氏一段文字。

(註五三)佛蘭克林之信見沙普先生回憶錄；第二篇第六章。佛蘭克林以為此書之失敗由於合作者，因合作者剪裁失當也。彼自身僅司問答及誦讀與歌唱之詩篇。佛蘭克林因自幼熱心縮短宗教儀節受苦不少，蓋猶多數改革家彼自幼即已開始且先就其父開始也。佛蘭克林老人正在地窖包蛋一包牛肉，佛蘭克林即謂將來若能為全包牛肉祈禱則當時不少矣。

(註五四)一七六九年佛蘭克林自英國與其姊通信論此問題。其言曰：「吾寧姊不再聚論主教問題，吾不信住居美國之

主教必與聖公會教徒有利或與非聖公會教徒無利，知聖公會教徒或非聖公會教徒所想像者。一方欺負他方，異教徒兼信兩方，且樂見其紛爭。」

(註五五) 聖使曰：「茲事決不可能，除非此人成爲天主教徒。」

(註五六) 佛爾克林致溫斯與甘特爾先生 (Yeare, Weems and Gant) 書，一七八四年七月十八日。

(註五七) 泰勒耳之文學史，第一卷第十五章第十三段。

(註五八) 沙普回憶錄，第二部第六章，與第七章。

(註五九) 約翰亞當士不斷與丹麥政府通信，討論任命英國神學家溫斯 (Mason Weems) 之問題。當哥本哈根 (Copenhagen) 答覆贊成後，此信即轉寄與溫斯先生，而亞當士曰：「於是英國教士對彼較爲歡迎，實則此不但樹溫斯先生之任命之基礎，亦樹美國聖公會全部制度之基礎也。」

(註六〇) 「授權坎特布里大主教或約克大主教暫時任命陛下領土外之國家之臣民或公民之人充任主教之條例。」



## 卷四

### 第二十八章 特稜敦後 戰時總督 代表大會與各州議會 軍需

#### 之缺乏

特稜敦與普林斯敦之戰使美國不至立時全滅；但在後此數月間美國之得免狼狽不安非因其自身之實力，而乃因包圍英國將軍之懶散與迷誤英國將軍之幻想。一七七七年一月六日共和軍行抵摩里斯敦之時如此困乏，如此混亂，「但使有五百名一隊新兵即能殲滅之焉。」（註一）多數少年兵皆於行軍之時轉入森林暫避，而即倒臥於布滿凍土之松針之地毯上沈沈入睡。當最後一羣之漂泊者列隊入駐選作冬季營房之鄉村時，全部隊伍，包括正規兵與民團，為數至多不過四千人云。

在後此長時期內若軍隊之數超過四千則所超過之數亦至有限，有時甚至不及四千。反之，依據華盛頓之估計，豪氏在稷西之軍隊可以立時出戰者不只兩倍於美國。至於該將軍何為不敢遽

攻菲列得爾菲亞而沿途吞併菲列得爾菲亞之軍隊華盛頓自身亦莫名其妙。一七七七年初華盛頓將軍之私信力稱英國將軍之將略。「豪氏之兵士」(美軍總司今聲稱)「軍紀嚴明，軍官優秀，選任適當。吾美之兵士則乃無經驗之民團，軍官甚劣，而且無人統率。其人數不能於短時期內增加。關於戰馬與糧秣之局勢吾知其至壞。但此種局勢能改善乎？否，反之，只有每況愈下。然則，彼又何爲遲遲不攻吾人軍資所出之大城以爲彼等之光而挫吾人之膽乎？」

依據華盛頓之意見，此固豪將軍所應採取之計畫；而有資格之將軍所最畏者其敵人應卽爲之，固戰事上之一種真理也。皇軍之中卽有德國軍官，曾受腓特列大帝之思想之訓練——而腓特列固一不倦之將軍無論如何必能維持陣地，且曾於十二月之下午佔領琉森(Luzern)，而琉森固當代最光榮之勝利也。此輩宿將覺其自身係在一虔誠遵守冬季停攻之舊習之將領指揮之下，而表示驚奇與厭惡，且所謂冬季似包括全部春令與一部分早夏而言。勇敢而有經驗之豐多諾普急欲表示若統帥得人則赫斯人必能善戰，力主「對於叛徒作戰不宜每經一役卽休息一次」，但戰事須繼續推進，正月戰而七月亦戰，直至叛徒之軍隊瓦解而政府消滅而後已。豐多諾普確屬無

誤。當日之戰爭原應不斷從事；因隆冬乃威廉豪將軍最有利之機會也。其部隊充足，其兵士隨時皆可供其調遣，其團隊乃其唯一之家庭；且但使仍駐大西洋之美國方面，彼等絕無何種分心之事誘之擅離職守，且除行軍與作戰外亦無何種職業也。其職業精神發揚，且深信者關係美滿，彼等不至被敵人攻破。『吾人之軍隊甚強，衣履全而景況佳；勇敢而曾經訓練，能當華盛頓及其所有衣衫襤褸之人。』德國某上尉即曾如此矜誇；而當一七七七年正月此種信念固每旅皇軍之官佐士兵所公認之信條也。

豪將軍所部人數甚多；同時就當日之情況而論，彼又難望將來仍有如此之多。彼在稷西即駐有兵士萬名，紐約城之兵士與此相埒；而紐約城得豪上將之艦隊泊於灣內，而其巡洋艦搜索北河與東河，幾可騰出全部防軍以供曠野作戰之用。且尚有兩師精兵，食喬治王之糧，領喬治王之餉，駐羅德島州營房之內，而無裨於喬治王之利益。反之，就華盛頓而論則情形完全不同。其民團離鄉之時天氣溫暖；但當秋季已過，而霜雪降落之時，彼等之不願從其所習之住所移動有如已屆蟄伏時期之動物。（註二）甚至正在徵募以便在大陸軍隊長期服務之正規兵，非俟氣候安定亦不肯出發。

前線。華盛頓訴稱，彼曾一再函告招兵官，一俟新兵之武器與服裝配備齊全，即宜派往前方；但月復一月，彼不能得一兵，其言曰：「希望豪將軍不利用吾人兵力之單薄，由吾人觀之，不啻宣稱豪將軍不能勝任愉快也。」（註三）

威廉豪將軍過度估計其敵人之兵力。一七七六年最後一星期與一七七七年最初一星期，美國戰略之詭秘、迅速、與非常成功之大膽，使豪將軍得到一種印象，以為美軍之人數多於英國，遂能出奇制勝；況又有一人不憚煩勞，以使豪將軍此種印象遲遲不易消滅。耶當喬治華盛頓認定應用詭計之時，彼即表示種種能力與才幹，而此種種能力與才幹，使之能與最有名之戰略家度長絜大，比權量力。華盛頓開始即告誡獨當一面而與豪氏任一部分之前哨接觸之美國司令官——以特殊與懇切之言詞勸其採取積極與勤奮之行軍，尤其矜炫浮囂之行動。而受其誡告之人皆願竭誠遵守。喬治克林敦即令其軍隊出動，而掃蕩哈得孫河西岸之皇軍。同時希斯將軍——鄭重服從華盛頓之命令，而彼曩曾辭職讓位與華盛頓，且願於華盛頓之下服役也——則進攻王橋。在連續不斷之十一日中，威斯特拆斯特河岸上下，每日皆有警報與行軍，連同礮聲與槍聲，顯死傷無多；而此

種耀武揚威之最後一幕，則爲擇地舉若干道長而有序之烽火，令紐約軍事當局以爲一隊強有力之美軍正聚於最便渡河攻城之處。（註四）華盛頓又從其人數不足之戰線，派遣小游擊隊從附近各地搜索，劫掠輜重與囚車，且到處傳佈恐慌，紛擾與謠言，與其有限之人數完全失卻比例者。一月二十五日，有似自身已係全境居民莫之與京之霸王，華盛頓張貼佈告，聲稱凡曾接受豪將軍保護之供獻，且曾宣誓效忠喬治王者，苟非願宣誓效忠美國，務即退入英國防區之內。新稷西之人民立即答覆華盛頓之請求，彼等不願赫斯人重入其密室與儲藏室；彼等隨意舉行華盛頓所提議之宣誓，而其遵守此次之誓言，較其遵守前次之誓言尤爲澈底；彼等又於實際上證明彼等已知空言保護對於無自保之精神者殊鮮價值之教訓。武裝農民隊伍，瞬即包圍鮮肉與蔬菜所由送往紐約及鹹肉與餅乾所由送往拉利騰河上英國軍營之道路。所有可以刺激食慾之物，皆難達城內餐棹之上；而在新布倫瑞克豪氏所縮短之戰線之極端側面上最突出之哨位，駐防軍有時竟日無物可食。

革命領袖早已預知此次戰事，一旦又已認真開始，苟非戰爭之結果實際已定，則既不至於弛懈，亦不至於終止。至於戰事發作以前之時期之爲長爲短，則全由其敵人決定；然而威廉豪將軍之



遷延所授與之每一日或每一小時彼等皆其寶貴。彼等當前之工作非常艱鉅；且其工作乃於特別困難之狀況下進行。其軍隊尚在創立。其行政制度實際上混亂，理論上全不可解。國家最高權力之觀念新奇而非美人所熟悉，而此種權力之行使不得人民贊成；每一州政府各有其處理公務之方法，而當其遵守此類方法之時，難保不破壞他人較善之工作；同時最高行政當局之責任與職務依舊不定，而其職權大體不過彼所能勸其鄉人自動舉以相授者。但危機迫切之感覺煽人人之心，壯人人之膽。甚至極流行之個人嫉妬與敵意之促進野心之兵士與政客之活動，至少與其阻礙野心之兵士與政客之活動相同。此乃大復興之時代。合理之希望繼完全之失望而起；而共和國之終於確立，多半由於一七七七年最初五個月間其歐陸代表與國內公僕所奏之創造力之偉績也。

全部革命工場之每一隅，皆為華盛頓之勢力所籠罩，而華盛頓之行使其勢力，一方面既深愜其私懷，他方面亦為他人所接受。外表之寧靜在過去長久之歲月中，賴不斷而有意識之努力以維持者，自茲以後，即成為內心平靜與樂觀之精神之自然表現與象徵。自茲以後，凡檢閱其私信者不復察出曩日華氏不見國家之窮苦有終止之一日，而國家未來之黑暗有光明之一日時，偶爾發出

之感歎與痛苦之聲，依據戰爭之每一法則，彼此時仍受制於其敵人，然彼固知其所與對敵者非一理想的軍事領袖，經戰略術作家認為必曾存在者，而乃威廉豪將軍懶散之個性。夫一將軍絕無理由而虛糜一月，難保不再虛糜一月，甚至虛糜第三月。但打擊雖暫時延緩，然最後必至，且——無論遲早——若華盛頓而不準備應付此種打擊，則此亦非華盛頓之過。活動、隄防、而堅持，當此危急關頭，華盛頓乃整個聯邦國家活力之中心。每次郵遞必向界內各處發送其熱誠之告誡與詳細之訓令，皆關於代表大會所許其徵募之軍隊之募集、訓練、服裝與軍火者；且每一封信札皆懇借人數充足之民團團隊，以便於其模範軍成立而能上疆場以前，暫渡難關焉。（註五）

與華盛頓共同設定軍事組織計畫者為諾克斯將軍（General Henry Knox），蓋當此艱難之時節，華盛頓即派此人為其代表前，往賢明之管理可望產生最速與最有價值之結果之處。波士頓（如約翰亞當士之語其妻）此時乃美洲最安全之處。公民已於險要地方建築礮壘，而又於港口派駐船隻，以便於英國艦隊進攻之時擊沉以阻之；但彼等已不復認第二次之包圍乃真正而可畏之可能之事。雖自覺安全而彼等未曾忘恩或自私。彼等以為前此波士頓困乏之時，既荷各方踴

羅翰將，慷慨贊助，則對於目前處於危險與戰爭之洪爐之他州與他市，自負有一種極大之義務。且此種義務彼固有充足之資財，甚至過於充足之資財，以履行之。反抗向未批准之最愚蠢與最不幸之法令之結果，波士頓依然乃其首都之省份，卽有擔負國家共同責任，過於其所應擔負之力量與意志。馬薩諸塞挾其衆多同種與稠密之人口，——一向熱心革命且幾於一致贊成革命，——固華盛頓所得誅求之最富豐之徵募地方。其繁榮業已恢復，雖其富饒之潮汐非沿舊日之水道而流；因波士頓對英商務之被毀，一如波士頓埠議案之起草人之所希望也。挪兒斯爵士之國會立法，確已做到此種地步。雖然，波士頓此時已有可以代替對英商務之商務，而此代替對英商務之商務且超於對英商務之數量。不問唐寧街之態度如何，波士頓此時則與歐洲每一商業國交換貨物，而況又發現極好之私掠機會。倫敦之忠臣得一七七七年初離開新英格蘭之某亡命者通知，波士頓之防禦工事非常堅固，而居民希望一種法國爭戰，且因丹麥，法國與西班牙之商人膺集本埠而益深其罪孽。此君函述王街 (King Street) 之雜有各國僑民，一如斯特蘭德 (Strand) 與康希爾 (Cornhill)；十二月二十三日卽運來二百八十三件私掠品，四艘裝有法國貨物之法國船，內有火藥、小武

器衣服以及他物；另一艘則裝有二萬套軍裝，而軍裝固彼等所必需之物也。『所有關係人之利得甚厚。』某少年即因私掠賺得二萬金鎊。而另一有名人物從前本屬窮鬼者，此時或係波士頓最繁忙與最重要，而且幾於最富之人焉。（註六）

雖馬薩諸塞願用其新舊之財富，及其頗為富足之人與材料之富源以促進革命之主張，但又不願完全聽候中央政府之處分。對於美國統一之思想所具之熱誠，早已植源於本省，且生長至速。但一種非常熱烈之鄉土觀念則到處流行，且就意志堅強之人而論，此種情操幾臻排斥地步。代表大會內馬薩諸塞代表，固曾首先提議選舉一維基尼阿人以擔任總司令。彼等之行動深荷彼等之選民贊成，蓋彼等之選民早從遠方羨慕華盛頓，且不久即知敬仰華盛頓，有似彼曾首先看見燈塔街（Beacon Street）大廈內普照廣場之燈光者。然而彼等對於普通維基尼阿人仍抱懷疑與厭惡；且依據彼等之意見，華盛頓引用南方人太多。但此自恃與極慎重之大人物，雖令其司令部人員發憤為雄，然不常信副官或秘書之意見。彼深信馬薩諸塞人當此危險關頭必能盡其職務，且其盡此義務也，必超於其所應盡之上，但使能由其中一人用巧妙、慎重與誠實之方法操縱之焉。

此恰合之工具爲華盛頓所必需者彼固伸手可及。亨利諾克斯熟悉波士頓之情形，且既係此最文學之城市中最有名之書賈則廣交本地要人自屬當然。其鄉人皆以彼爲可傲，而其以彼爲可傲固極有理由；因彼乃本地安危所繫之一種產業之名家也。當隆冬之時，彼則尙移砲隊輻重越無路之曠野，以驅侵入者於波士頓之外；當狂風暴雨之夜，又渡大野砲隊過德拉瓦河以決特樓敦一役之勝負；又當戰時非俟其砲移至敵人標照射程以內決不滿意。身本粗野之戰士，至死之日彼猶有類繁榮之商人。挾其快樂之姿態與嘹唳之聲音，彼到處受人歡迎。（註七）諾克斯將軍之蓋其本鄉顯爲徵募一營砲兵；但總司令以一通不成文之命令許彼使用其勢力，經驗與手腕以管理馬薩諸塞一般軍事設備。華盛頓——專用其神祕化之能力以對付威廉豪將軍，而不以對付其國人——明告各州當局彼依賴彼等供給各營新兵，而其供給也不依本省實際之人口，而依彼等屬所送往戰場之人數。其坦白真誠令各方紛紛響應。馬薩諸塞卽出當初封鎖波士頓時之兵力之四分之一。而在近始停止之長期戰役中，其子弟參加每次戰事，每次宿營俱感凍餒，而死後瘞於冬季營房之醫院墓地者可以百計。一七七五年馬薩諸塞會派一萬六千人至前線，一七七六年派一萬四

千人至前線；然在和平恢復以前，馬薩諸塞殆又派四萬人加入大陸軍隊，而此乃一支隊伍或兩倍於美洲聯邦其他任何一州所供給者。（註八）

在美國最繁庶與最危急之數州中，華盛頓幸能信賴一可靠之助手爲之效勞，此可靠之助手所隸屬之社會階級與華盛頓相同，而其行爲之動機與指導華盛頓之動機亦同一高尚與公正。在此長篇戲劇之演出中最顯著與最特別之一羣演員無有過於革命時代之戰時總督。一八〇〇年與一八一四年間，法國府尹乃一位官員，其與軍事行動之成功關係之大一如統率一師效命疆場之將軍。拿破崙大軍之能存在多恃其國內之行政官，而行政官之職務在於馴服雅各賓黨與保皇黨；在於察明租稅按期完納，武庫充實，而制服與軍營設備之製造廠非常繁忙；追捕倔強之新兵；並令一批又一批之新兵開往邊境。一七七六年與一七八二年間美國州長所負之任務與法蘭西第一帝國時代府尹之任務相同；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類似之處。與彼等完全相同者，則乃一六四二年至夏由威斯敏南下徵募並組織本郡軍隊以抗國王之鄉間清教徒紳士。此輩州長並非職業的官

員，由上方委派，且由外省而來者。每人「皆於本市居主要公民之地位，且保持此主要公民之地位——最有價值與最難觸摸之一種美國榮譽」；而當危險與混亂之時，每一地方之人民源於尊敬其鄉紳之民族者，本能上殆皆接受其最重要與最可敬之鄰人為其自然之領袖焉。

喬治克林敦即係如此，而喬治克林敦之祖先皆係民政與軍政大員以及鄉間紳士。其祖先中有一人焉，曾為查理第一作戰而失去其在英格蘭所置之產業，所以懲其效忠也。另一祖先由愛爾蘭輸入多數移民，且於哈得孫河上創立一區殖民地。（註九）喬治克林敦自身乃紐約首任民選總督，且在戰時仍保持其地位，指揮其行政區域作戰，有如勇敢之艦長於戰時指揮其兵艦作戰者，自身毫無暇晷，而對於他人請假或免役殊少寬假；對於間諜與逃兵無不按照軍法從嚴懲治；對待叛兵與暴徒之方法非常嚴厲；遇有公共之必要不辭採取無畏與專制之手段。彼知其鄉人，而其鄉人對於鄉人統治所感之驕矜與滿意與其厭惡外人之統治成比例——一種情感曾經其聯邦與各省成文憲法之選舉條文明白表示。一次選舉喬治克林敦為其總督後，其鄉人選彼連任不下六次，每次為期三年。死時年高望隆，猶連任美國副總統也。（註一〇）

新稷西總督立溫斯敦亦係如此。彼系出極有勢力之大家庭，居住三十萬英畝之田地內，而此田地係由土人之手取得，半由收買，半由隨時轉讓界石至於印第安人之地方之巧計。（若紐約王黨之閒談可以作為證據。）立溫斯敦之祖先系出蘇格蘭貴家。身本蘇格蘭之改革教宣教師，彼於王政復古以後受聖公會之迫害，流亡在外，而死於洛特丹焉。其後裔中之最有名者自幼即係熱烈之長老會教徒。立溫斯敦在耶魯大學受教育，耶魯大學乃強項之王黨主義養成所，而彼常於此處醜詆消極抵抗說以娛其同學，今彼身充深悔從前實施古代詹姆士黨之學說而害及其倉廩、牛羊與金銀食器之人民之軍事統治者自甚得手。（法國某軍官如此向其政府報告）「新稷西幾於昆連紐約防禦工事者表示非常之鎮定。其民團一見紅衣兵士即自動集合。彼等之總督乃一羅馬人。共和黨人稱之為布魯塔斯（Brutus）；保皇黨則稱之為美國尼羅。」（註一）共和黨人與保皇黨皆謂彼乃一平凡之演說家；然而辭能達意。（註二）立溫斯敦不辭表白其所抱之見解，亦不忽略此類見解所必有之斷案。曩當一七七八年七月彼即斷然宣稱主張黑奴制度實與耶教不相容，且就崇拜自由之美人而論，特別可惡可恥也。



當內戰勃發之時，特藍布爾已係康涅狄格總督。當糾紛之初期，彼自覺不能調和一種分裂的愛國心互相衝突之要求，而必擇於其祖先所自來之國家與自身以生以長之壤土——換言之，必擇於其所服事之國王與奉命管理之人民。抉擇之時期至矣；而彼則贊成革命。彼享年六十四歲；但其心力未衰；且若其身體較前為弱，則此乃特藍布爾個人之事，而彼則祕不使人知。年事雖高而無何種顯著之缺點，且就若干方面而論，因年高而其價值與效能反增。彼以專制手腕，父道形式與家長權力統治此省。深悉康涅狄格情形之某外人曰：「特藍布爾總督隨其心之所欲而統治本省。且彼適當生活上之某時期，當是時其子——猶每一新英格蘭人彼亦多子——皆已達從軍年齡；其中若干且已成年，深通實際事務。彼等加入共和軍，而特藍布爾生平少所干求，獨欲利用其勢力，使其子能於子彈紛飛之處為國效勞。不久其子一人受命為財部審計員，另一人死時任軍需總監。彼等與其父同居，無不盡敬愛與親暱之能事；結果康涅狄格總督即由其家人供給總司令部與行政方面可靠之消息，蓋其家人皆具有其自身之公共精神，而又皆與彼同尊重事實與實際，厭惡苛刻之批評與無謂之誹謗也。」

特蘆布爾乃一代表的美人，富有經驗，且能保持其經驗，遇有機會即利用之焉。在其全部工作生涯之中，彼經營商業；又使自身成一淹通與可敬之法律家。先後充實習法官十九年，本州審判長四年。離校後學習神學，意欲成一教士；而聖經詔以不少事理緩急之際可用者。革命之高等精神具見特蘆布爾所收藏之公私文件。其鎮靜與高尚之沈着，得世俗之危險與患難皆不能擾之。來源為之培養者，安慰不少失望之同事。氏欣然臨其艱鉅之工作。相信奉全智全權之上帝之命令行事，而其事跡必須向比較菲列得爾菲亞尤高之處依法報告焉。「今年吾人備歷主之奇事與奇功。當吾人盡吾人之責任而利用主所賜與吾人之方法時，吾人然後能站住腳根而希望吾人得以解救云。」（註一三）此乃特蘆布爾之信條；且乃特蘆布爾常行之事也。其友誼與合作大有裨於華盛頓，而華盛頓對其中肯之信札之內容甚為滿意，且不覺其誠實動人，但微嫌古舊之文體有何毛病也。（註一四）此一平民當其寓書軍人之時，輒不敢隨意發表戰略問題之意見，但亦表示自身深悉軍事之危機，而其精通軍需供給之法術莫之能京。一七七六年八月紐約備受威脅而華盛頓要求康涅狄格派遣援兵之時，總督答稱彼已調遣四團殷實之農兵，此輩農民當茲收穫季節本不能從軍，但

將軍得自由保留之以俟危機過去之後。華盛頓答曰：「對先生之奮發與先事準備，俾先生之部隊能於需要之時即行召集並出發，吾誠不知如何充分表白吾之感謝也。」——當戰爭之後六年——此時國內各地俱感困乏，且在重要省分尙武精神皆漸衰懈，——大陸軍隊每年平均仍能從康涅狄格州各市募得四千三百人。特藍布爾之政治信念雖至強烈，但當此憤怒與危險之時期其統治康涅狄格有似一愛國者而不似一黨人；且當戰時依然關心和平，彼即苦心導其公民之步伐以入古代慎重節儉與廉正之途，以訓練其公民擔任未來之義務與責任。羅威爾曰：「當其創立人之思想仍佔勢力之時，曾詢羅威爾以彼所見美洲共和國能歷多少時間。羅威爾曰：「當其創立人之思想仍佔勢力之時，而羅威爾又進而說明所謂創立人之思想，實包括本族政治上與道德上之因襲習慣在內。此類思想與習慣以見諸康涅狄格特藍布爾之言行生活，與性格者為最著云。」

華盛頓與特藍布爾在其國人心目之中，皆係非常偉大而名譽清白之領袖；但另一羣革命名人從不冷淡，從不怠惰者，——若未曾完成其所能成之最優者，亦曾完成其所能成之最多者，——

則遭際完全不同。戰時出席代表大會之政客，生前未曾受何贊揚而死後大體皆荷歷史感謝。夫宣佈獨立宣言之代表大會代表，自難望贊成聯英之國人對之表示尊敬或感謝。皇軍對於菲列得爾非亞美洲代表所抱之見解，曾由稱此輩代表爲「一羣無賴」之某官爲之簡單敘述；同時王黨方面之平民作家則總稱之爲暴發戶——與無足重輕之人，將其自然之長官驅出不幸之國家之政府。諷刺與責備，發自該方面者皆讀之而不驚訝；（註一五）但亦須承認美國某作家其所舉民黨功績之證據大體揄揚過甚，而動人之處幾瀕於浮誇者，亦不妄費筆墨以褒獎代表大會。史家之視華盛頓爲半神，而每一革命將校皆係普盧塔克之題目，但絕不能恭維代表大會代表者不只一人焉。德行——彼等所有之德行，無論多少，——就彼等而論，乃其自身之報酬。但彼等皆屬剛強之人，愛其工作；絕不注意他人對其工作有何惡言相加，縱使此項惡言彼等生前猶及聞之；亦無時間詳審後人將視彼等爲何如人者。若後人不以公道相待，則就某方面而論，此乃咎由自取，亦屬無可否認。美國傳說與文學之嘉許或譏評過去人物，全視彼等對於華盛頓之態度是否友好以爲斷；而多數代表大會代表即於長時間中用其所有公餘時間陰謀反對此總司令。此乃一種情況，非美國愛國志

士所能忘，更非美國愛國志士所能恕。後人對於代表大會代表之批評未免過分不利；但即如此，每念世界史上猶有一次少數人因不承認並歡迎其所幸有之偉人而受相當之懲罰必感滿意也。

當後人坐而判斷過去大危險時期行使權力之一羣名人時，——無論此一羣名人爲羅馬之元老院，或反抗腓特列第二時之荷蘭國會，或拿破崙侵入半島時之西班牙國會，——往往忽視彼等之毅力與熱誠所完成之結果，而過分注意彼等之錯誤、缺點與失敗。原行政事務非由負責大臣之祕書而訓令進行，而由熱烈之辯論與公開之表決進行，則醜事與紛亂決不能免。軍官或行政官不露衷曲，而又自知其心機者，自能隱藏智識上與性情上比較不幸之品質，而此類智識上與性情上不幸之品質，當民選議會處事之時必暴露無遺；況此類缺點在美國代表大會之中多而且著乎？

在所有代表大會代表中撒姆耳亞當士最有勢力。氏曾鼓舞馬薩諸塞，——又假手馬薩諸塞而鼓舞十三州，——起而反抗英王；但以彼而論反對之精神與獨立之愛好，不以與喬治第三及喬治第三之大臣抗爭爲限。撒姆耳亞當士自幼至老具有不可磨滅之野心；但其野心貫注於一種思

想其政治上之理想爲一種議會政治，不將行政權力託付會外之人，但由議會自身處理行政上每項細事。此乃其少年時代之夢想，而此種夢想即於成人時期之七年間化爲實事焉。爲實行此種見解起見，彼早挾非常之技巧利用新英格蘭市民會議制度。彼於北方各殖民地適宜之土壤上播其學說，並勸選民務選舉屬其自身之政治學派之人充實各州議會。此輩同事中之最能幹者隨彼入代表大會，而彼之四週即有不少同志與徒黨，其立誓妨礙官員之委任與共和國內不由民選之民政階級與軍政階級之發生，一如彼等之抵抗英國國會與皇家特權之侵略也。（註一六）

代表大會自始即忠實履行其所毅然擔負之責任。夫一代議機關處理公務過多者，則比較不甚可靠之議員難保不侵吞公款；但當革命初年代表大會之空氣既爲撒姆耳亞當士嚴肅之勢力所瀰漫，則監守自盜自非安全與容易之事。其生活既甚嚴肅簡樸，而又如此不注意金錢上之利益，至遭鄉人笑其不善治家，亞當士自身不受賄賂，而關於賄賂之事凡屬勇於爲惡之人皆懼之焉。非列得爾菲亞代表自始即傾向於相互運動之制度，而此種制度在近代政治比較不甚庇護之名詞中稱爲援助；但此種傾向勢在省與省間甚爲流行，而在人與人間不甚流行。（註一七）是故吾人盡可

斷言美國代表大會當其初期會議之時就廉潔而論，決非舊國家中比較太平之時代極有名譽之國會所可比擬也。

當戰爭後半期，代表大會代表之必欲獨佔職務與行政則產生種種不便與不幸。此種辦法終於失敗，而就重要數點加以修改；但非不宜於戰事初次發生後國家所處之空前而不可測之局勢。蓋第一，有一有力之中央會議，則所有不知合作而具有地方偏見與目的之個別社會皆可集中於此。由代表大會居間，各州得依從前所不可能之一種方法彼此互相接觸；而人民漸知除本省利益以外尚有更大之利益。且無論贊成或反對代表大會，當一七七五年春代表大會除擔負全部行政之職責外，別無他法則屬實情。戰事有如炎夏之雷電突然降臨於無一設備與無組織之社會——無陸軍、無艦隊、無公認之國家行動方法，無全國財政機關。巨量之工作必須立即有人擔承，且須迅速處理。美國非常能幹之人皆聚集於一處，除立法工作所需之精力外尚有多餘之精神。每一大部皆交與一委員會由四人至十人組成，而此四人至十人皆從代表大會之精華中抽選而來。此類機關中之最有名與最勤奮者，應推陸軍部軍火局、財政部海軍委員會、秘密通信委員會，而秘密通信

委員會最後改爲外交委員會。代表大會統治之方法，與吾英之長期國會及一七九二年春驚動全國之內戰與外戰之困阨中之法國國民議會相同。此類方法在理論上不合憲法，而在事實上相當有效者，使美洲共和國得以安渡初期最重大之危險，且使提倡此類方法之人偶亦受人一種誠意之感謝。（某富有眼力之史家曰）「代表大會之遺名與吾人每一念及輒感驕矜之一部分民族歷史大有關係；與八年戰爭之痛苦與患難大有關係；與聯邦政府成立前六年和平時期之窮困與掙扎大有關係。長期國會與國民議會所建之共和國早已消滅於大地之上。大陸代表大會所建之共和國則仍存在也。」（註一八）

代表大會肩負重任，而其肩並不過闊，蓋代表大會尚有一點與長期國會與國民議會類似之處，即時日遷逝而人數愈少是也。雖然，就美國而論，減少之原因不如前者之不祥。美國議會之代表非因斷頭枷一類嚴峻方法而減少。各方需要行政能力與愛國深心至爲迫切，結果有勞有才之人皆退出代表大會以便在他處或以他種資格爲國服務。在一七七六年終佛蘭克林即赴法充路易國王宮廷委員。全洲有名之代表大會代表皆統治各州，統率軍隊，或執行極重要與極長期之特殊



使命。若干代表大會代表不贊成革命，即退居鄉里，其他又爲菲列得爾菲亞代表大會之重責所迷而逗留鄉里。經過十八個月戰爭以後，出席人數未嘗超過二十五人，有時只有二十三人。且有多數代表——雖藉口公務願居於美國最繁華之城市——但覺菲列得爾菲亞所有可愛之游憩地方較其州議會東端之大廳尤多。北方議員宣稱波多馬克河外若干代表因貪娛樂，即堅持大會應於早晨九時後舉行會議，十一時始到會，然後利用北人所畏之南方口才以消磨其餘議事時間。（註一）此種弊害無法革除；因主席無權強人出席，而私人之規勸他人勿再偷閒饒舌者，當此項勸告係對喬治亞與維基尼阿激昂之紳士而發者，措詞亦必十分審慎。結果各委員會委員不得不任奇多之工作，而當代表大會開會之時未嘗遲到一小時。（其中一人聲稱）「此種工作過於劇烈。在三個月之一日或兩日中吾肩負卡羅來那全責。有數日吾由清晨六時坐至午後五時，有時六時；且往往未進飲食。」（另一人報告）「報紙將語君吾加入代表大會。而吾即於此發覺一面飲酒一面衡政，與執行議員之職務大有不同也。」（註二〇）

代表大會之工作，得革命勢力所及之各地方之議會之獨立努力爲之補充。每州各有其州議

會；而每一州議會不但爲一立法機關，且乃地方上公安委員會以促進革命之主張。王黨假託豪爵士之名義發佈信札告誡投票者，「只應選舉皇家朋友」入州議會；但此種訴求，無論是否出諸豪爵士，在選舉運動上皆不及撒姆耳亞當士及其代表。所有當選之代表，所有膽敢出席而參加討論者，皆猛烈反對國王之內閣。無論彼等之工作在代表大會，在各州之首都，美國公務員工作皆極繁忙。由委員會室至會議室，會議既終又返至委員會；於無精彩之演說下憤慨，於華美之演說下尤爲難耐；夏季出席，「此時由房屋至人行道反射之過度之太陽熱力，」使菲列得爾菲亞非常難耐；或於冬令在哈得孫河旁菲茲歧爾地方如此寒冷潮濕之會議場開會，而紐約大會不得不向奧爾巴尼長老會請求鐵爐；——此乃彼等逐年所過之生活而彼等以爲此乃非常痛苦之生活。無機會賺錢以供養其所拋下之家庭，彼等不能於甚微薄之薪俸中割出一元寄家，因彼等賴此薄俸以維持自身之衣食，尙日感困難，蓋消費品減少而紙幣過多也。（註二）但彼等之愛國心未減。彼等發憤爲雄，而成就甚多，雖所用之方法未必賢明，而方向未必完全正確。各州常與代表大會衝突，且往往採取種種行動結果妨礙陸軍總司令部之工作者。某次華盛頓責備紐約大會擅自截留運往摩里斯敦

兵營二十六包衣服以供本鄉民團之用；格林將軍報告新英格蘭沿岸若干地方，當局獎勵海上服務而妨及徵募，而私掠之成功，輒令所有軍隊分心；新軍招募官因州當局對於獎勵金非常慷慨，遂感技術上重大之困難。新英格蘭各州議會決定於代表大會所表決之二十元外益以十五元；而馬薩諸塞以爲農民舍耜而執干戈至可欽敬，即對本營隊之士兵加倍所加多之數目。但瀾漫全邦之精力，——當此準備劇戰或決戰之時期，——即使妄費，亦能於某方面產生物質的結果。紐約大會所擢之法蘭絨與羊毛雖不能免一部分兵士之受寒，亦可免他部分兵士之受寒；馬薩諸塞所表決之獎勵金使夫與父感覺自身向薩拉托加進發之時，子女衣食充足；雖撒冷與普洛味騰之海員能於華盛頓隊伍之中多所效勞，但在巡洋艦上更有用處，因巡洋艦掠奪軍需與商貨以便變賣，以補充空虛之財庫，使戰爭得以繼續進行也。

前此從無如此少數而又如此不習公務之人，從事如此繁多而又不得不同時處理之工作。一七七六年與一七七七年代表大會代表處理某類事件不得其宜；但當危險與困難發生之時，彼等又以有條理之迅速臨之；彼等秉濃厚之興趣與不改之自信，繼續處理高級行政問題，有時每早處

理十個問題，在十九個月中彼等連續制定並公佈四種軍制；每種軍制雖有重大之缺點，但至少有一種優點，即產生某種軍隊是也。彼等全不認識歐洲宮廷，與歐洲政治家亦無私人關係；在國外則由公使爲之效勞，其中數人除英語外不知其他或只知議定書一語之意義，然而彼等到處提議而未受何種挫阻。其應付界內外紅印第安人非常慎重；嚴懲印第安人之內犯以儆其餘；又慎重遵守印第安人之禮節與風俗以調和友好與中立之部落。與印第安人談判之美代表，無不精通會議時節所有莊嚴之禮節與華美之語言；會議既終又能充任盛筵之主人，而外表上又不露絲毫厭惡紅印第安人之痕跡。（註三）彼等管理共和國之財政，或管理得宜，或又不得其宜；分配各州之租稅，表決巨額金錢，若當日所發行之紙幣亦可稱爲金錢；且於巴黎、阿姆斯特丹、甚至馬德里磋商數目有限但購買力較大之貨款。當政府庫券之價值開始跌落之時，（墨藩甫乾而幣值已跌，）代表大會於其愚昧之樂觀中，自信可以釐定物價之方法實施救濟。每蒲式耳之鹽售八先令，每磅之茶值三先令；且警告商人若所索之價高於所定之價，或若堅持以銀幣購買，「則不問何人皆將被視爲國家之敵人焉。」

非列得爾菲亞能於處理例行公事之餘，偷半日甚至半小時之暇，則彼等即挾極大之興趣進而討論並解決聯邦條款。此艱巨之工作，自一七七五年六月以來，即費盡代表大會六年空餘之時間；蓋此乃制定一種國家憲法，而此種國家憲法就其創造者之希望而論，固應歷時永久而且包括北美全洲也。數種計畫為代表大會代表所寶愛者最後失敗；且大部分工作皆甚整飭，但修詞則否。遇有機會，此高尚之情感皆用動人之詞語佈之全球。反對德國親王貪饒之文章與訴諸德國君王之情感之文字，即成爲每一兵士離開英國所僱之外國團隊者各給田五十英畝之提案之序文。此項計畫之實行即委諸佛蘭克林，而佛蘭克林立將代表大會之雄辯，譯爲平凡可解之德語，而即刊於菸草包之包紙之內。佛蘭克林決定此項包裹應墮入海斯忒團徵發糧食者之手，而多數赫斯手溜彈兵，當其吸煙之時，喜論包內所爲迷人之供獻云。

自一七七七年一月至六月美國各市皆在徵募並訓練兵士；但人數愈多，聯邦軍需之缺乏亦愈顯著。在戰事發生以前，殖民地民團所藏之礮火只數萬壽日放礮之用；經一年劇戰之後，全國軍

需之困乏與前相同。一七七六年夏紐約大會據報奧爾巴尼郡火藥只有二千磅，而德來溫郡尤少。維基尼阿之武庫所有之鉛與彈丸不及兩噸；而拆洛歧族正在邊境一帶備戰。同時革命政府並無火藥庫，亦無製彈廠，亦無公共試驗室；而彼等所有之軍需製造原料亦至有限。但其新興國家多智巧之士，慣於生活上之每一部門利用極粗劣之方法產生相當之結果者——其中有係熱心之愛國者，其他又係貪得之人；同時較大多數之人則公然表示爲此兩種有力之動機所動。發明家與計畫家深荷秘密委員會及賓夕法尼亞公安委員會之傾聽；而此兩委員會皆於佛蘭克林指導之下從事工作——而佛蘭克林乃一大師，慣將自然哲學之研究施諸日用之途也。雖然，在非列得爾亞之外，當局尙須研究實際化學。馬薩諸塞州議會議決依照定價收買境內硝石；此時一樸實之商人攜來家製硝石標本，且謂八個月內所製之量，將超於省方財力所能購買。此固有之天才說明倉廩、老屋、或外屋下土壤與廢物之堆積，乃知如何利用簡單之方法製造硝石之人之硝石礦也。此類事實已非賓夕法尼亞委員會之祕事，因賓夕法尼亞委員會當戰事發生之時，卽從州內每郡召來兩人，教以方法，並遣之回家教導鄉人也。不久北方每一殖民地之行政官員所能購之硝石超於其

所欲購；(註二)就南方而論，則此可貴之物質皆處於自然狀態之中。波多馬克河外卽有一硝石洞，從前費於醃肉。不久人民卽於河上築閘與溝，或遇需要非常迫切之時，卽改麵粉廠爲彈藥廠。(註二四)對於製造品之品質與數量皆甚注意；就康涅狄格而論，製造家製造火藥太少者，因政府曾以將以彼等犯罪行爲通知特藍布爾總督，無不勇於改過焉。

鉛比火藥尤少，且須重價與極大之犧牲始能購得。一七七六年七月菲列得爾非亞公民「將箭上鉛錘化爲子彈」而賓夕法尼亞公安委員會——對於有序守時而又不能不知時之社會深表同情——卽令造模以使製造鐵鐘錘以與居民之鉛質鐘錘交換。次爲噴火口，房屋正面之裝飾品，以及貴人私邸雨檐上天使之頭與紋章之盾。凡此一切物件，無不按價收買而付款；但在較無良心之地方，則鉛橫被取去而不給價。紐約自由之子沒收王黨之水槽且拆王黨之屋頂；又將喬治王之騎馬像，連同公報主筆李文敦先生(Mr. Livingston)用以防護喬治王政策之各副鉛字，化爲子彈。當戰事進行之時，曾於美洲發現鉛鑛，卽行開採；且犧牲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時代英國最美麗之藝術，而與英國爲此種金屬之交易。商人收買英國當日甚爲風行之銅像，以便祕密運往作亂

之殖民地。美國革命黨人所應付之困難之原始性質，或基本性質，可於缺乏極普通之物品如製造彈藥筒所用之紙見之。某版德國聖經尚未裝釘成書，而係非列得爾菲亞近郊忠臣派印刷人之貨品者，即經華盛頓步隊收買作彈藥筒盒。亦有教區遇敵軍行將侵入之時，禮拜堂之祈禱書與教堂之案卷皆被民團收去以製軍火，而聖經與詩篇撕破以作填物之傳說之於美國各州流行，正猶克倫威爾騎兵鋪草薦於大教堂之側堂以養馬之信仰之流行於古代英國各城也。請發紙與線之公文，先後由作戰軍隊送至陸軍部，且有時措詞非常懇切。（倍克有言）「美洲在英內閣之手忠順而馴服者，曩本用紙與捆索統治也。」唐寧街於失意之時拋棄羅伯庇爾窩爾坡爾（Robert Walpole）與庇得（Pitt）之政策而代以比較武斷之殖民地行政學說；而紙與捆索即移充其他比較不和平之用途焉。

美人實際之智力皆集中於每一要點，無論此點由舊大陸或舊派之行政官觀之如何細微。當十九世紀後半火器之機構不斷磨練主要國家之能力，但當十八世紀則毛瑟槍之效能多視燧石之品質而定。此物本屬土產，而代表大會代表即不憚煩勞為軍隊取得最優之燧石為智能所能發



現者。關於此一問題之通信在數閱月內不爲不多；而消息與勸告從聯邦各方傳至菲列得爾非亞。每區皆有獵人不問陰晴必出行獵；對於防止誤放之方法抱有堅定之意見；且絕不畏向一隸屬本階級，而又乃其素識，且一時之內即係本地總督之人開陳所見。音書往返，討論紅燧石之比較的價值，「遠過歐洲輸入之進口貨」；綠燧石，「較普通燧石爲優，且無須磨礪即可久射」；與黃燧石，在殖民地以前之時代土人常用以嵌矢頭者。代表大會最後決定收買黑燧石，而黑燧石往往雜有石灰石，不久有人報告泰昆得洛加附近有豐富之黑燧石礦脈。檢出三萬種標本送往華盛頓兵營；而共和國之軍官費無窮之慎重與相當之嚴厲，以擔保所部兵士不至誤用其所有之此種好物。革命政治家之先見與勤敏，經日後之結果證明確屬正當；如英國各階級中最有見解之敵人所承認者。英國正規軍團隊某幹練之校官著論深惜英兵之勇敢，「乃爲乾粒狀石之惡劣所挫」；彼痛斥陸軍部不知爲軍中毛瑟槍配備黑燧石，而鄉間紳士之獵槍則皆有之；同時又謂曾聞部下兵士談論新英格蘭人之燧石美如酒杯云。（註二五）

當土人所有之努力所能成就之一切皆爲大陸軍隊成就之時，尙有一種缺乏爲代表大會所

不能彌補。一七七六年夏竭力爲華盛頓紐約駐軍籌備武裝，向全國各州搜求槍支而遭人民之抗議，蓋此輩人民雅愛其武器，且就多數情形而論，皆無所保護，而日夜恐懼印第安人之侵擾也。（註二）

六、全國毛瑟槍皆被收去以供軍用，而自長島戰敗後之六個月間，大部分此類槍支完全消滅。多數槍支皆由鄉間五金匠手製，式樣各別，而當其中任何一支於戰爭或行軍中損壞之時，無可以彌補或代替遺失或損壞之部分者。（註二七）數千枝最優之燧石槍，曾於華盛頓砲臺之役被英兵奪去，而天寒以後成羣結隊回家之民兵，又隨帶毛瑟槍與俱，只因不欲棄其毛瑟槍也。一七七七年二月華盛頓曰：「最使余痛心者莫如各方請發火器，而吾又完全不能供給此類火器。上次戰爭時，公家火器之損失、糜費，以及被私人挪用，實屬不可思議。」各州議會令地方商人從事製造一件物品，「與皇家毛瑟槍最爲相似者」，但美國之製造力有限，每次只能定製百枝。至於在歐購買之火器則品質甚劣，困難中之顧客不易購得市場上之貨品，而非列得爾菲亞戰爭委員會奉命注意勿信商業上普通之毛瑟槍，因此類毛瑟槍不但危及敵人，亦且危及友人。」（註二八）

若干星期業已過去，天氣改變，道路堅實，華盛頓隨時盼望威廉豪將軍開始進攻之消息，然而

美國軍隊只有一半有惡劣之武器。但其時第因 (Siles Deane) 正有事於巴黎；而其作戰計畫已與最有智識及最為敏捷之巴黎人波馬社 (Caron de Beaumarchais) 商妥實行。法國大城中之甲匠，得向皇家兵工廠購買三萬支一七六三年式毛瑟槍，每支二十五法郎；而路易第十六之內閣，深知彼等之購買此類貨品，非為裝飾彼等之店面。全部貨物不久即已出海，蓋裝於三艘商船甲板之下也。其中一艘遭英國巡洋艦擊沉；但當一七七七年三月駛入德拉瓦河口之一艘商船即裝有一萬一千套武器；另一艘（謠傳業已失蹤）則於新罕布什爾之樸資茅卸下一萬二千條信管與一千桶火藥。於是即按照各州所出國軍之營數配給毛瑟槍；而華盛頓自謂得免懸慮焉。（註二九）

（註一）此乃戈登所述，而戈登或得之於華盛頓也。華盛頓之公文完全證明之焉。

（註二）斯開勒將軍根據經驗而知此種事實者即謂「冬季思家乃美人定期之疾病也。」見一七七六年十二月美國檔案。

（註三）一七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華盛頓致代表大會會長書；一七七七年四月十二日致其弟約翰奧加斯丁華盛頓書。

（註四）一月五日華盛頓函告希斯「敵人恐懼已甚，軍事會議決定先生即率大隊沿河而下向紐約進發，有假謀攻該城者。」

(註五) 一月二十四日華盛頓寄與新英格蘭各州之通知書，足以充分說明種種犧牲與努力，經華盛頓認為乃當日之局勢所不可少者。此項通知書值得一讀。

(註六) 刺文致史密士書，一七七七年三月十五日。

(註七) 一八〇三年波士頓人，無論男女老幼，仍喜諾克斯將軍。其外表不如從前之勇武。諾克斯將軍與夫人體益廣胖，而當華盛頓出任美國第一任大總統時或係紐約市一對最胖之夫婦。

(註八) 此類數字係從一七九〇年陸軍部長諾克斯將軍向國會呈遞之報告採集而來。氏謂就正規軍而論，此種數字係根據陸軍部所藏之正式報告，而可以信賴。

(註九) 喬治克林敦之戚族與初期恩人，乃一紐約皇家總督而繼威廉豪充美洲總司令之克林敦爵士之父也。

(註一〇) 一八二二年六月湯姆森京由拜列得爾非亞函告約翰亞當士曰：「吾人可敬之克林敦先吾人而逝。而赫赫有名之華盛頓亦於十一年前先吾人而逝。而一七六五年十月在紐約舉行之第一屆美國代表大會之代表今只餘吾一人矣。但一七七四年九月在本城舉行之第二屆代表大會尙有三人生存，而先生即其一也。」此三人爲亞當士、暫斐遜、與安那波里之卡羅爾 (Charles Carroll) 而卡羅爾乃一極有見識之紳士，一天主教徒，且乃美國首富也。獨立宣言之簽名者皆死而彼獨存，而其鄉人挾尊敬之興趣注意其健康並計算其生日焉。

(註一一) 見斯麥文孫之抄本 (Pacemiltes) 一六一六年之信。

(註一二) 見華盛頓之紐約史第一卷第一章。約翰亞當士之日記，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九月一日。

(註一三) 一七七六年二月二十六年特藍布爾之信。

(註一四)「代表大會一致委君擔任君茲所據之高位。萬事最高之指導者令吾人之心願與意見為奇異之團結。故茲願君堅強而勇敢。願以色列軍隊之上帝降福於君。授君智慧與堅忍。並於戰時保護君之頭顱焉。」此即華盛頓受命為總司令時特整布爾所發之賀函也。而華盛頓之答覆詞語相同。

(註一五)一七七九年二月之軍事信札見一八九八年七月實夕法尼亞雜誌。

(註一六)華爾敦於代表大會監督之下編輯之美國革命時代外交文件。華爾敦序文中關於撒姆耳亞當士之一段敘述固短篇政治傳記之楷模也。

(註一七)華盛頓訴稱因東部各州間之密切瞭解軍中高級軍員幾盡屬新英格蘭人。而約翰亞當士亦深惜代表大會議決於非列得爾非亞收買軍裝。因此類軍裝若於紐約購置為值當較廉也。亞當士反對議事之時雖有個人間之友誼與仇隙。各者同之私見與偏私。其言曰：「凡此皆腐敗之象也。此皆有舉公共之利益與廉正。」

(註一八)夫頓登高德 (Herbert Friedenwald) 之大陸代表大會論 (Paper on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註一九)何斯默 (Titus Hosmer) 致特爾布爾書。非列得爾非亞。一七八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註二〇)一七七六年七月美國檔案。

(註二一)當一七七七年革命之時。當代表大會移往巴爾的摩爾之時。羅德島州代表函告家人。彼每週不得不付伙食費六元。其言曰：「一二年內生活物品漲價兩倍。吾只向本州要求當吾為國服務之時。應給吾合理之供養。非列得爾非亞某代表函述。九個月內不能請假一日。前往鄉間省其家人。」

(註二二)紐約大陸正規軍第三團亨利立溫斯敦少尉詳述與卡格那華加族 (Caghawaga) 之領袖會晤經過情形。

蓋如華大總督略教新運動會談與英聯也。(上校函載)「依德等之習慣會談之始即發爲一篇正式之演說，而此篇演說由一深通英語之獨眼龍爲之翻譯，至於言詞實具有印第安人所有之謹慎、堅決與嚴重。凡茲一切皆於飯前爲之，而於飯前爲之實屬最妥，蓋暢飲十八瓶葡萄酒後，吾深疑彼等談話能否如前之合理也。吾特別注意每人連獲有一滿盤湯、牛肉、雄雞、豆、薯——無論如何之雜，皆能下咽。彼等似甚歡樂，且告余略略教將饋以皮帶，又向之演說，但從未與之同席進膳也。」又於他處提及，膳食之間，特爲印第安人備兩夸特糖。<sup>56</sup>

(註二二)「僕與先生同時壽命充任硝石探勘委員會委員，不勝慙感。人民攜來硝石至數處，自希翠付現，吾由某君處收買五千磅，而此人以三兩式耳之土製造十四磅。」此段係紐約州哥申人所作。

(註二四)「瑪利蘭巴爾的摩爾那泰孫之提議。」見美國檔案。

(註二五)第四十六關林德賽上校之軍事雜俎：一七九六年倫敦出版。在上述所引之一段註解中，林德賽上校曰：「作此文後距今已十三年矣，然而礮石之壞如故也。」

關於此點之趣事，見波爾頓 (Charles Knowl's Bolton) 所作之華盛頓部下之兵士：一九〇二年紐約出版。據云美國一塊好礮石能射六十發而無須重磨，而依據林德賽上校之意見，此則十倍於歐產礮石之工作也。霍克上校 (Colonel Hawker) 於其槍與射擊一書中，贊成最透明之普通黑礮石固大堪注意也。

(註二六)一七七六年七月火器與軍火被奪之地方慶向代表大會呈訴北卡羅來那某人曰：「吾人無相當之槍枝以防衛吾人之妻孥，因吾人不得以最優之武器供軍用也。」新穆西某公民曰：「吾人能以槍機礮石供給全歐，但吾人此處無須礮石，汝可盡有之；因吾人無彈藥，使吾人深感不安，因若吾人於北方失敗，則印第安人勢必乘隙進攻。」

也。吾求諸君爲吾人定購火藥，縱使每人只有每磅之四分之一。今則吾人只有竹杖與斧也。

(註二七) 華盛頓部下之兵士第四章。

(註二八) 由巴黎致佛蘭克林書；一七七六年六月十日。美國檔案。潘斯將軍告華盛頓馬薩諸塞所購之毛瑟槍極壞。其言

曰：「克拉克特上校語余於其所試驗之三十三支中有十六支爆發。吾信此類毛瑟槍乃特製以備基尼貿易也。」

(註二九) 華盛頓致羅德島州總督科克 (Coker) 書；摩里斯敦，一七七七年四月三日。

上文所述代表大會與州議會之工作多根據各方面搜來之材料；但最重要之根據爲美國檔案。

此數大巨帙即收有數千通信札、文體矯強、簡樸，且往往係未受充分教育之人所作。德法政府憑其詳慎保藏、收集，並註解拿破崙或腓特烈一類大軍事家或行政官之公函，以證明彼等深以此輩大軍事家或行政官爲可憐。美國方面當從事編纂案卷之時，則欣然承認無數沒沒無名之公民之毅力，固有之能力，與鎮靜及忍耐之勇敢實供給活力使其奮起爭求國家之存立終底於成也。

第二十九章 外國軍官 忠臣 華盛頓在摩里斯敦 密德爾布魯

克

過去美國軍需市場充斥法國出口貨，其價值較新式規定毛瑟槍尤為可疑。自一七七六年七月以來即派康涅狄格之第因駐塔巴黎，充革命政府商業代表。第因亦如普通新英格蘭人，其始開設學校以資餬口；日後業律；又藉商業以致富；且列席代表大會已久，早知推動菲列得爾菲亞行政機構之內部動機。第因態度優美，容貌矍鑠，生活奢侈而對客非常慇懃，且喜耀眼之隨從與陳設；但既不能作法文，亦不能操法語。（註二）既缺此必不可少的才能，而又稟有危險之社會野心與個人嗜好，當彼駐在外國首都之時，難免成爲陰謀家之犧牲品。彼生平工於品評火器；而波馬社常助其採購火器；但當擇人之時，其法國新友又係最不可靠之指導者。第因喜聞諛詞，且耽宴飲，而在巴黎無宴飲則事業即無法進行也。（註二）獨自觀察，則第因不能判別善人與惡人。



不久第因之四圍盡是投機家與發明家與風雲兒其貪饒不知羞恥而其耀武揚威則令有情  
感與有經驗之人作三日嘔某有名之化學家有四子且負債纍纍苟無二萬法國克藍以還債安家  
則不願往新大陸某貴族前在皇家武器製造廠服務今則陷於訟累擬設法越過英國巡洋艦之艦  
隊若殖民地方面肯出二三百萬法郎以供此項用途兩位愛爾蘭軍官其中一人因充法國大元帥  
副官而極有信用與勢力另一人充少尉時已於印度戰敗英人——此乃一羣以各本國紳士或名  
人之資格自獻於美國政府者之標本也。就中最為有名者為布列塔尼 (Britanny) 酒商之子杜  
庫德利先生 (Monsieur Ducoudray) 曾充法國砲隊軍官位不甚高但忽以旅長與貴人之資格  
出現於菲列得爾菲亞 (註三) 彼挾有一種協定係自身所擬且於波馬社指導之下由第因簽名因  
此彼即要求美軍少將與工兵及砲兵總司令之頭銜一司令部內有一副將兩副官一秘書與一設  
計員每年薪俸與津貼共三萬六千佛郎一旦戰事結束須另付三十萬佛郎卹金或每年半數之終  
身年金杜庫德利復宣稱不久將有百名老軍官隨彼渡海其實第一批先頭人員業已到達上尉六  
人中尉十二人攜有法政府之名譽委任狀其所標之日期使彼等得為全部大陸軍隊中同階級之

美人之前輩焉。

約翰亞當士大不贊成「第因與杜庫德利先生及其百名軍官接觸」(註四)此輩紳士及其徒黨屬於舊羅馬喜劇與伊利沙白喜劇之研究者最易辯認之一類。一七七七年五六月下午常見柏哥波林策(Pyrgopolinices)與塞刺索(Thraso)波巴第爾(Bobadil)與羅爾(Parolles)披污濁之衣服在栗樹街(Chestnut St.)與市場街(Market Street)且行且詛引起菲列得爾菲亞人之厭惡與憤怒。彼等殆皆負債；其中若干人且蒙恥離軍。最惡劣者皆來自法國殖民地；據來介紹函，函內述此輩軍官聲譽純潔而生涯鼎盛；勇如其劍；簡言之，皆係純粹之凱撒，其中每人美國得之皆屬至寶也。(註五)此類信札係由馬知尼克(Martinique)與哥德盧普(Guadeloupe)之總督欣然簽名；但華盛頓拜讀之餘所具之情感則與此完全不同。華盛頓早不贊成一羣外國軍官於意外戰爭初數閱月欺騙平民國家之輕信與無經驗。美國軍法會審新近開除某少校澤約威茲(Ledwitz)此人自謂曾於七年戰爭之中在普魯士腓特烈之下作戰，在格蘭比爵士家中連續用膳凡五閱月，且承該貴族勸其接受英軍中之官職。但當其支取代表大會薪俸之時，彼乃以極劣

之英文作書致德來溫總督與豪將軍，要求給予二千鎊，即將華盛頓兵力之消息報告（註六）而華盛頓之黨徒每憶此事猶懷厭惡之情。由西印度羣島前來之第一批外人之相貌與行為不能消滅此次不幸之印象；且尚須經過若干年而後拉斐德與杜普達爾（Duportail）對卡爾布男爵（Baron de Kalb）與斯條本男爵（Baron Steuben）之英勇、公正、與熱誠，始能使美國軍官敬愛其德法兩國同志焉。

雖然，此時全洲各級軍官皆怒駐法代表隨意破壞彼等之職業的利益與前途。其中多數皆募集其自身之軍隊，甚至其自身之營隊；隨意用其私財，且躬自掌理歐洲軍曹所司之招兵瑣事。當彼等感覺大陸軍隊之委任官業已淘汰較弱較賤之徒，而彼等值得留駐軍中為國效勞之時，不免騷於二十五月不斷之奮鬥與艱苦，使彼等得為老兵；今則於升遷之競爭上為外人所凌駕，而此輩外人不能用大兵所能了解之唯一語言發號施令，其出身不僅可疑而已；且即就其中最優者言之，亦未嘗較彼等自身尤常臨陣作戰。「絲毫不思詆譏法國軍官之品質，彼等身經之戰事，曾否如吾美兵士於兩役中所經之多，實屬疑問。」（註七）此種證據已經由華盛頓證實；而華盛頓乃任何一國

爲美作戰之勇士之良友與恩人也。

第因愚不可及，此時竟謀更換美軍總司令，而將其職務移交對布洛葉伯爵 (Comte de Bro-sie)，——一不安分而又不甚成功之外交家，但乃第一流之將軍。(註八) 華盛頓不知此情，其實即知此情亦不感何種煩惱；而彼即轉而注意外國軍官與本國軍官互相衝突之權利，未曾計及自身，而僅關懷他人之權利與合法之情感。當一七七七年六個月，此種問題乃其通信之主要題材。彼對於外國軍人之具有明達與和緩者，即訴諸彼等之明達與和緩；彼於其所致代表大會會長之文書中，恭述其同胞之主張，但亦堅述其同胞之主張；彼對於朋輩，尤其對於代表大會維基尼阿代表梅誠相示；且彼絕對不願辭退亨利諾克斯以讓世界上任何砲兵。(註九)

最後政客亦知軍人對於軍事問題所具之情感究竟如何。兵營聞知杜庫德利先生充任少將，且於委任狀上倒填年月，使其資格高於曾在特校統率砲兵旅或步兵師之每一軍官。不俟查明事實如何，格林、諾克斯與薩立凡同時寓書代表大會詢問若謠傳屬實，彼等即擬退伍。代表大會於無可如何之頃，即決定此三通信札侵害人民之自由，且毫無理由而謀操縱人民代表之決定。但警

告未被忽視，經過長期辯論以保持其尊嚴後，菲列得爾非亞代表表決不宜批准，第因先生與杜庫德利先生及其百名軍官所訂之條約。（註一〇）渴望緩和此種打擊，代表大會即提議任命杜庫德利先生為美軍總監，但杜庫德利辭謝此職，因此職之在當日不過一種空銜，且聲稱願以義勇兵之資格赴前線作戰。此篇故事之結束，具見對卡爾布致對布洛葉伯爵之手書。杜庫德利先生謝世後代表大會大感輕快。彼等擬於九月十六日加入軍隊。越過斯開爾歧爾河（Schuykill）之渡頭時，彼不欲下馬，且因欲馴服其過於矯健之馬，而馬即躍入水中，彼有似學童之占滅頂焉。其隨員行為傲慢，恣意誹謗，不免將被免職。（亞當士謂）此乃一種天命可省卻許多爭執。可憐之杜庫德利之命運連同查理李之被俘，由表面上觀之，似乃美國意外之不幸，其實乃美國之福也。（註一一）

當兩役間之長久期待時期，各地之空氣皆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感。兩政黨皆覺一種重大之危機迫在眉睫；且兩政黨咸信本黨佔勝利。東部與中央各州之忠臣懇切而匆忙，雖彼等之活動只能令自身滿意，而於彼等之主義無何實益。彼等斬下自由柱；彼等侈談轟炸彈藥廠；而在紐約高原地

方輒於入夜之後執槍或手槍巡邏；在王黨之田家吃不少之粥與牛乳，以武器射擊中尉而中其臂，甫與克林敦總督之民兵接觸而立即逃遁。（註一二）彼等輕視（且無人能責備之）代表大會釐定物價與強制行使政府紙幣之命令。（據云）「王黨顧客既嗜東印度之藥草，自願以每鎊九先令或十先令之代價購買臭味或氣味類此之物。」若干民黨黨員挾一捲大陸紙幣入市購物者，王黨商人輒拒用其紙幣；同時彼等自身則被視為無賴而驅出商店，且承告以若彼等欲圖救濟，儘可向公安委員會呈訴。（註一三）奧爾巴尼一羣紳士於六月四日聚餐而慶祝喬治王之壽，而不俟七月四日祝新生之共和國萬歲。馬薩諸塞之忠臣對於被俘之高地軍官非常友善，而許其自身之鄉人被稱為叛徒而不斥其不當。在南卡羅來那，當蠻人蹂躪邊境而殺害多數白人之時，盡人皆知失望之方面預知印第安人之意旨，且因此未來之情況而得意洋洋；而忠臣派之徒黨絕不錯過機會以貫輸英人復仇之心理於膽怯之公民之心，或舖給美軍之窮困與痛苦以媚皇軍軍官焉。

此類可惱但不甚可畏之敵意之表現，自始即令其所反對之人惶慮不安。當騷擾紐約高原之王黨游擊隊阻截查理李之驛使而毀其公文之時，全鄉恐慌；因此許多佳作與無恥之自負皆不曾

傳於後世。各方面皆向州政府懇求務派騎兵巡邏各條路線，並懲罰侮辱自由之友及贊助其敵肆行劫掠之無賴。但革命當局旋即恢復其鎮定，而當必須處罰之時，彼等絕不匆遽，且完全服從人道主義之指示。（註一四）武裝叛亂無不從嚴戡定；但上級方面，絕少獎勵民黨指斥安分而對於共和國不懷好意之人民。法國革命時代稱爲無革命心之一類行爲之事例，統交與憤怒之鄰人臨時處置；而彼等之進行方法，有時雖亦過於嚴厲，然常難以同胞之情或有意與無意之幽默。（註一五）遇案件較爲重大，則犯人交保；宣誓釋放後應居市內。此類變相監禁所生之痛苦與不便，就若干著名忠臣曾於革命以前開門揖客，而其從前之慇懃款接，當茲患難之時，曾經反對黨重要分子記憶並報答者，則大形減輕焉。此輩犯人所享受之舒適，或能引起緝捕者之嫉妒。至今尙留下一通信札，於此信內華盛頓曾要求陸軍部勿將宣誓扣留之忠臣留於駐軍地域以內；因彼不願彼等見大陸兵士之苦況也。

此中犯人之最有名者自爲佛蘭克林之私生子，此人時有機會背誦李爾王一劇中討論上帝的正誼與人類有趣的罪惡有關的一段文字；蓋在此悲劇中背德之厄德曼（Edmund）並不較之

新稷西皇家總督威廉佛蘭克林尤係其生父希望之對象或失望之根源也。一七四九年其父論曰：「威廉已係一壯健之青年且乃一花花公子。出征之時沾染懶惰之習慣，但新近亦曾營業，而吾希望其將成爲一勤奮之人焉。」（註一六）此兒即沿其父深固之勢力，與人事之知識所造成之捷徑迅速發展。彼充菲列得爾菲亞郵政總辦與賓夕法尼亞議會秘書。一七五七年隨佛蘭克林赴英，而乃自美來英之最美之少年也。（註一七）此時威廉佛蘭克林已能自爲牌戲，下其所欲下之賭注。彼認識標特爵士，且蒙標特爵士垂青。一七六三年年甫三十二歲即任新稷西總督。該殖民地不視此爲一種恭維之舉；因民黨黨員認彼爲隨波逐流者與庭臣，而王黨黨員亦不認彼爲君子焉。（註一八）然而彼究係一誠實而熱烈之王黨黨員；且當美國革命初期，常與本州州會發生劇烈之爭執焉。

獨立宣言發表後新稷西採用一種憲法根據民意制定者。立溫斯敦當選總督；威廉佛蘭克林被捕，經判定爲國家最惡毒之敵人，且依代表大會所指定之地方與方法加以監禁。雖然，彼得自由選擇其住所；而彼即選定康涅狄格某市，即於此處過自由與快樂之生活，設茶會款待附近貴婦，並以濃酒款同時被俘之人。一七七六年十一月杪，巡捕宣聲星期六與星期日夜間佛蘭克林總督室



外有叫囂之聲，羣衆輪唱國王萬歲歌與豪將軍勇敢歌。此四十竿外可聞之聲音令守兵前來；而即發生一種談話，此種談話在深夜之中舉行，又於該種狀況之下舉行，可稱爲一種政治談判也。佛蘭克林及其友人稱美兵爲懦夫；詛咒殖民地與管理殖民地之人；願赫斯人不久即來割其咽喉；並於每句之中雜以極可怕之誓言爲前此所未有者。柏林敦先生 (Mr. Burlington) 受他人勸告時即聲稱空以上帝之名詛咒可以無罪，且告約翰哈爾 (John Hall) 彼不能升天，「因彼只有大陸紙幣以作旅費也。一言不合繼以動武；結果全部人員皆赴衛兵室。此非新英格蘭人之態度；而在所有新英格蘭人之中，此類態度最不能投特藍布爾之所好。某篇備忘錄寄與康涅狄格總督並由柏林敦簽名者，即有下列一段文字：「吾人願告總督吾人不想證明吾人行爲之正當；但總督須知是夜若有何種無禮行動，則此種無禮行動乃由於酒力，而非有意冒犯貴總督或任何當局也。」

(註一九)

凡此忠臣情感之洩露，令豪將軍懷抱種種希望，而此種種希望未曾一次實現。將軍之在紐約實爲一種社會空氣所包圍，而此種社會空氣，使人不能爲一種正確之判斷。城內盡是離職之皇家

官員，盡是家財被劫而不敢歸家之新英格蘭商人與鄉間紳士；盡是王黨教士爲本教會所包圍，與一羣王黨作家，其讀者只愛他人作諷刺文以詆代表大會之不公與粗俗。此輩人士挾熱烈之憤懣以觀察時局；且皆抱有一類幻想可以鼓舞政治上之亡命者——而彼等確係政治上之亡命者，縱使大海未嘗流於彼等與彼等之出生地之間。彼等皆係英國總司令之密使與顧問；且往往係其阿諛者與酒友。因其生活上之方針如此，凡係最可欽敬之忠臣皆不敢贊成之焉。威廉豪將軍深知不滿革命之精神流溢於美國境內；而倫敦大臣依據豪將軍之報告，得知最近革命之怒焰漸消，而人民之愛戴又移至國王之政府時，不禁深爲快慰云。（註二〇）

夫既訴諸武力而憑武力解決一切矣，則政治上之傾向苟非引起軍事行動殊無多關係；波多馬克河北方之王黨主義，乃一種無謂之信條，於軍事上毫無用處。大河以南則情形又有不同；此則後事可以證明者也。喬治亞與卡羅來那之王黨——衆多，強項，習於武事，忠於主義，對其敵人絕不寬恕——在數役中無不以戰爭爲己任；但北部各州與中部各州之忠臣，則任國王之軍隊作戰而自身袖手旁觀。紐約之奧利味對蘭西（Olivier de Lanoy）在本省極有勢力且素孚衆望。當上

次法國戰爭之時，即聲言若彼得充紐約支隊總司令，彼能於一日之內招足本殖民地所應出之人數。一七七六年對蘭西受命皇軍爲旅長；彼自承豐春作戰能募足一千五百人，但當皇軍出發之時來者不及六百人。（註二）豪氏所統以攻菲列得爾菲亞之軍隊，只有三小隊本地美國步兵焉。

王黨努力與熱心之細微結果與一七七五年四月第一彈射放後四十八小時，陳列於波士頓砲臺外之一萬六千新英格蘭人比較之下，非常可憐；與一羣武裝農民自備費用自動由遠道各處出來而於薩拉托加抵抗柏圭因者，比較之下亦大不同。勒克星敦與本寧敦——以及歐洲已忘而美人猶憶之其他小戰，——在革命方面，皆由可稱爲附近各地之 *Poor committees* 者作戰；至於北方忠臣雖英國正規軍而獨獲之大勝利，不過馬霍克流域奧立斯卡尼（Oriskany）一役而已；而此次出戰之忠臣與作戰最爲勇敢者皆裝作印第安人。王黨分子與作亂省份之當局之示威行動之虛偽性質，與夫此類示威行動之易於禁止，令英內閣大爲失望；而英國之老兵愁然計算爲皇軍可靠之餉銀與漂亮之制服所誘之少數美人，以與不避大陸軍隊中之饑寒困苦之數千美人相比較。軍人只計軍事上之結果；而最優之英國軍官，自不信不肯爲其信念出戰之徒黨之赤誠。

此種意見已由有名之某軍官表白，而該軍官已得國王之信任，且不久將蒙國王個人之恩寵與友誼。哈庫特上校曰：「吾茲將以數語結束，而此數語鑒於吾此次作戰之經驗，吾自信有資格發之也。第一，即內閣雖為少數關係人之建議所詔，然而吾人未嘗遇贊成英國優勢之十個公正友人——其實儘可謂兩個公正友人——固實情也。」（註二二）

華盛頓之久駐摩里斯敦，不啻於其困苦之沙漠中過綠州之生活。不斷工作之兩年，其中最後之六個月乃於可怕之痛苦與瀕於失望之憂慮中過去者，忍受之餘非盡無害。冬令未終，而華盛頓之健康業已毀損，其最親信之人咸慮彼不能重新振作。而彼即於此時參加長老會聖誕禮。（註二三）

「此次聖誕禮係在摩里斯敦牧師宅後而舉行。會衆身披厚衣，頭上只有冬季之天而無屋頂，環聚於牧師之四圍，蓋已欣然騰出其教堂以居傷兵矣。」華盛頓不許其妻隨軍，因其軍隊之行動未定，而其住所又甚湫隘擁擠也；但當華盛頓夫人聞其夫抱恙之時，則以為此一問題，乃彼個人所常解決而非其夫所常解決。（註二四）三月十五日華盛頓行抵摩里斯敦，而報紙不久即能報告將軍已完

全康復，且與其愛妻同居矣。天氣轉佳，此新穆西之北角乃一片膏腴之地，而摩里斯敦位於高原之上，高聳安全而悅目，有斜坡而臨美麗之平原。（註二五）當此困難之季節，中部各州重要民黨家庭皆逃避於山中，而自成一羣和好之人，有金錢有時間，而在政治上彼此又屬同心。華盛頓夫人立即樹立戰事結束而國家脫離險境以前美洲良好之社會此後所應流行之個人習慣之楷模。一身御最優之胸圍與帶，與最優雅之綢衣與髮線。進謁夫人之婦女，見華盛頓夫人僅披一件樸素之衣與一十字花園裙。其中一人曰：「夫人接待吾儕甚為優渥，但寒暄既畢又開始織造。吾人於此無一針之工作，不過靜坐而已，然而華盛頓將軍夫人則為彼自身及其夫織襪也。」（註二六）自茲以後，人皆勤奮，美衣不復見，組織縫紉會與針織會以供軍中之用，在若干所廚房之內，飯羹常開而湯溢於爐火之上。

華盛頓家中之生活方法簡單已甚，但不嚴肅，且絕不安靜，因華盛頓喜一般少年談其所欲談，且依其自身之方法作樂也。立溫斯敦總督三位女公子皆與其姑母斯忒林夫人及其表姊杜哀夫人（Ledy Kitty Duer）居於摩里斯敦附近之老莊家，而衆少年以漢彌爾頓為領袖而依據當

日軍事上之用語，被稱爲華盛頓之家庭者，絕不缺少娛樂。（註二七）一羣少女連同副官，即倍伴華盛頓一家馳驅郊野，此時將軍自身張目回顧，蓋猶惠靈吞在西班牙時，每於馬上研究其戰場也。幅重室中有一間寬大之房屋，留供跳舞及互助會開會之用，而將軍時時出席，且頒勳章與其武裝同志。此類遊戲與節宴，雖盡情享受，然乃斯巴達式，而非加普亞式（*Capuan*）。四個月間維持司令部人員與款接餉軍之全部費用，不及五百鎊；且即此有限之費用，由華盛頓觀之，亦應由華盛頓特別說明，所有個別項目，皆已登記明白，以供代表大會審查焉。

當日天花在軍中非常盛行，且往往於困難之時，出而破壞軍略家之策畫。一七七六年六月正，在盼望英國艦隊蒞止紐約灣而無一人可省時，華盛頓即以有系統之方法，隔離天花病者，以戰此種疾病焉。（註二八）此時此地之狀況，似宜於採用一種比較澈底與確定之救濟方法，然而此法非全無危險；蓋豪將軍或將於美軍兵士因種痘而不能作戰之數星期中，率軍進攻也。但由華盛頓觀之，當戰爭緊要關頭，目覩所部軍隊因天花而減少，可能尤爲可怕，而即於此兩種危險之中，擇其較輕者。一七七七年二月初旬，華氏函告特藍布爾總督，既不能禁天花之傳佈，彼於詳細考慮之後，即決

定種痘焉。

此法在兵士與兵士所自來之家庭間甚為風行（註二九）軍事當局即力勸大眾信任此法。有人向軍隊報告，當紐約高原西角地方採用此法時，五百次中只有四次致命；且有數夜發與美國哨兵之口號即為「種痘」與「健康」。（註三〇）華盛頓發令，而摩里斯敦外科醫生一蒙允許即加意工作；長老會與浸禮會之教堂改作病院者，先後充滿與空虛凡若干次焉；村中之市街不久即有一羣愉快而甚可畏之養病者。華盛頓根據健全之勸告採取行動，而其命令即由熱心而能幹之人員切實奉行；因其軍中醫生皆喜彼等之工作，且已證明本地著名之內科醫生與外科醫生久已馳名之科學的智能與技巧。人數過少，缺少最普通之醫院必需品；有時全缺日用之醫藥，彼等仍用巧妙之方法力戰，而且全完戰勝。（註三一）不久彼等之功績，經一最合格之評判者拉利男爵（Baron Larrey）證明，此人身充拿破崙戰爭時代帝國衛隊之御醫長，固有難得之機會以完成其技術之實施；且慣於比較本國外科之優點與他國外科之優點，方其生涯開始之時，彼在美國軍中服務，此時洛霜波（Rochambeau）之軍隊與華盛頓之軍隊同在一營。拉利當時即贊美美國外科醫生，蓋美國外科

醫生「勇於解剖，且較法國醫生所救之傷兵尤多，雖其醫院之位置不佳。」（註三二）

美人幸而係實事求是之民族；但事有無可否認者，就軍事生活而論，彼等之實事求是又嫌過甚。當戰機迫切之時，彼等即出而應戰；然而偶爾逗留營中，由彼等觀之，又有似糜費時間，而所糜費之時間皆可加以有利之利用。此乃華盛頓永久之困難；而其遇此困難也，以一七七七年春為最甚。二月、三月，與四月相繼過去；然而各州政府不令所募之營隊出發前線；而民團亦不肯棄其私人職業，且安坐在家。賓夕法尼亞某軍官在華盛頓砲臺被俘而後，經宣誓釋放者，即赴摩里斯敦防地訪其同志。其言曰：「吾極欲一省吾軍，而吾軍在此；但此又不成為軍隊。有人告我軍隊因分別派往各地而弱；而吾亦喜今日兵士之缺少確有理由。然而吾不疑事事如意。總司令及其左右之人精神皆甚健旺。」

華盛頓自身儘可樂觀；蓋彼曾本其平昔熟知國人之特性而定下一作戰計畫，且慎重實行此種作戰計畫。在五月以前，華盛頓遣其妻往味嫩山，全日向南方進發，而置其軍隊於英國防軍最



西之地方新布倫瑞克數英里內。彼擇一極強固之陣地。一列高山，在傾向敵人方面非常陡峭，後方則輕斜而趨入一水源充足之流域，此處較彼現有之軍隊尤為龐大之軍隊亦可紮營，以避敵人之砲彈，且有豐富之牧場以供飼馬之用。山下有密得爾布洛克村（Village of Middlebrook），而此村之名稱甚為適當；因拉利騰河疾流經其正面，而另一道水流困於山谷之中者又於側面護之。華盛頓曰：「吾人之右方乃吾人最弱而最易攻入之部分；但兩三座方形堡可以使之非常鞏固；且彼希望（其實完全決定）右方，左方與中央之陣地俱難攻入。以政治家而兼兵士，彼因政策上之理由故謀與英人接近。彼故發戰爭之警報以使其國人知目前之安全不可恃；以矯正州政府之怠慢與玩忽；並以增加軍中之新團隊，而新團隊一旦歸其調遣，則非俟戰事最後決定後決不任其歸去也。抑華盛頓又知豪將軍不敢經新稷西渡德拉瓦河以攻菲列得爾菲亞，而置一強有力之敵人於後方，隨時有切斷英軍與紐約交通之路線之虞。華盛頓以為藉此佈置可使其敵人不得不採一種消極態度；同時又擬利用大陸軍隊所優容之民團以擾之，並不斷為前哨戰以減少其數目焉。華盛頓於其致安諾德之私信中即述之如此。此乃最有名之非比阿斯政策，非華盛頓所手創，亦非

非比阿斯所手創；蓋此乃每一時代與每一國家具具有判別力與堅決之性格之司令官所必採取以抗拒一種敵人一時之內過強而非彼於堂堂正正之陣所能應付者。

游戲茲已由華盛頓開始矣；第二步行動當歸諸豪將軍；而豪將軍之採此第二步也較平昔尤為滯。六月十三日藉英國遲到半年之浮橋移其軍隊於拉利勝河南岸；蓋若及時到達則康華理爵士必能於去冬十二月第二星期佔領菲列得爾菲亞也。英人人數兩倍於其敵人而較此尤優之軍隊渡橋以覓其敵人者實所罕見。（美國某史家曰）「老軍官無論英軍官或德軍官皆以為從未見過如此一隊之兵士。每一兵士皆欲一決雌雄。」皇軍旅隊之長列設陣地於左方桑謨塞得法院村（Zomerset Court House）與右方密得爾布士（Middlebush）之間。（註三三）豪將軍所親信之工程隊少校奉命前往偵察敵人之陣地，而少校歸來報告謀攻敵人之陣地實與攻者至為不利。（註三四）華盛頓既已先抵密得爾布洛克兩週，而豪將軍乃未設法探此消息殊不可解。若將軍之愛騎馬一如其敵人（註三五）彼早已統率哈庫特上校之龍騎兵由紐約突出，且將利用其望遠鏡以窺敵情；而不率數千步兵與長列野礮以護衛其遠征，此種遠征若必須有一正確之名稱，萬不可

稱爲智者之遠征也。

自茲以後英國司令官放棄陸攻擊非列得爾菲亞之思想；若彼而曾認真抱此思想，豪氏此時除回其故步以外別無他法；然而豪氏素性又不願迅速採取一種決定，尤其一種不愉快之決定。出拉利騰河對方之美國軍官意料之外，豪氏開始宿營，有似此來專爲在此安靜過夏。雖然，將軍不久亦知若侵略的戰爭危險，則遷延與不活動亦屬危險；蓋若維持其目前之陣地，則有百害而無一利也。豪氏業已收集彼所敢從紐波特、長島與紐約市各處抽調之軍隊而率之出戰；而後方並無援兵。反之，華盛頓之勢力逐日增加，且幾於每一小時皆有增加。帕特喃將軍從北高原皮克斯歧爾（Peekskill）召來一大隊大陸步兵，分成三小隊而派之往密得爾布洛克，每隊隔日出發。安諾德由康涅狄格趕來，設法渡德拉瓦河以禦侵略者，並總司賓夕法尼亞軍務。深以在此猛將之下服務爲可憐，州民團即結成大隊而來，軍容甚盛，且因最近參加普林斯敦一役所得之經驗尤可用作兵士焉。

倫敦內閣自信新獲西人民之忠順，或至少怯弱，當皇軍駐紮其間之時必告復活；但此種希望

實屢徒然。稷西在一年之內先後爲兩方面之敵軍所佔領；而彼等早知華盛頓所統制之美人與豪將軍所放任之赫斯人有所不同。其革命兵營中之民團營隊立即補充實力；武裝騎馬之農民隊伍——自赫斯人蹂躪以來，即係稷西之特種軍隊——出沒於豪將軍軍隊之側面與後方，攻其護衛兵；且強迫一部分未毀英國保護狀而仍效忠英國之王黨嚴守中立。華盛頓又派摩根上校與深林中戰術及能於六十碼外射中銀幣之維基尼阿游騎兵，以使稷西人益有活動力。（註三六）正規軍與民團，邊境之來福槍兵與手攜鳥槍及彈藥角之鄉間人民——彼等皆顯示一種敏捷矯健令華盛頓懷抱新奇與最舒適之情感者。六月最後兩星期中，華盛頓之信札盡是要事；但亦於信內稱讚其國人之愛國心。華氏函告安諾德曰：「人民如此興奮洵快事也。此將使人民自身因發覺每一鄰人皆具熱誠與精神而自信其力量焉。」（註三七）

六月十九日豪將軍撤營而離去密得爾布洛克附近地方。翌日美人獲知英國司令官不從側面進攻菲列得爾菲亞，而轉入柏斯安倍與大海時，彼等令鄉間充滿歡愉之聲與排礮之聲，蓋彼等此時已無虞浪費彈藥矣。華盛頓從堡壘而下，衷懷不無疑懼；但煩擾人數較多之退兵，只須短行即

可抵家，而戰時未嘗一敗者，既不安全亦不容易。英兵行軍之時，貌似寧靜而心甚憂鬱；且具有一種情分，凡干涉之者必無幸理。最後彼等有機會攻其追者。斯忒林之一師獨立進迫，而康華理即猛攻之。斯忒林仍係豪將，竟忘此地地勢之險要，而乃依閱兵場之陣形佈其所部；同時康華理絕不錯誤，充分表示其部衆之憤怒的勇敢。英德軍隊間之爭勝所引起之勇氣，顯著而不可抵抗。（註三八）其唯一之念頭即進攻美人，而斯忒林之軍隊留下三尊野砲與多數俘虜，以俾赫斯之手榴彈兵與英國近衛步兵後即加速退却，且不能保持戰略上之行列爲其師長所心愛者。於是華盛頓返山中，而豪氏移其軍隊至斯塔騰島。隨之渡海者有一羣支離破碎之兵士——即新稷西王黨黨員曾被迫宣佈效忠王家，而又難望豪氏護之俾其不受共和黨同胞之憤怒者。抑豪氏退却以前之行動，只有使此種憤怒較前益甚；蓋當其下拉利騰河時，曾盡毀天寒時節保護其兵士之市房也。（華盛頓函告）「此時退出稷西似係一種特殊之天眷，因其人民得有機會收穫彼等之五穀與稻草，而此五穀與稻草若不幸已熟而易着火，將遭多數農村房屋之命運也。多數人民因財產被劫與各種糧食被奪所感之痛苦如此之甚，吾特送去數擔肉與麪包以滿足其目前之需要。」豪將軍使新稷西

人民陷於困苦之狀況；且從不再履此土焉。（註三九）

華盛頓雖有理由理解豪將軍戰略行動之內在原因，彼又自承不能說明豪氏此類奇異之計畫。豪氏自身則謂其進兵密得爾布洛克乃為誘其敵人作戰；且此策業已成功。（註四〇）但豪氏所佔斯忒林之便宜遠不及英王所預期之甚。英王曾告挪兒斯爵士依據豪將軍之意此役「大可結束此種煩擾而雖屬必要之事務」（註四一）喬治第三所敢懷之希望其多數英國百姓甚至其大多數英國百姓，皆有之焉。六月十五日豪氏列陣於密得爾布洛克之前時蒲傑斯博士（Doctor Price）由其倫敦南郊住宅函告：「此地軍人與內閣之談片為菲列得爾非亞將被佔領，而英美戰爭將於今夏結束。軍人發表此種意見時皆如此自信，馴致所有不敢信此言者皆為之動搖。而主教亦如此深信對美戰事不久即將了結，馴致特設一委員會以考慮美洲設置主教之計畫，而此計畫與二月間紐約大主教對福音傳佈會之說教之末段所暗示者若合符節。」（註四二）

當英人聞知英軍前進之行動突然停止，而全軍退至紐約灣內之島嶼時，自感驚惶與屈辱。職業上之名譽隆重如豪將軍者難於消滅；而其美方比較堅決之讚美者盡力為之辯護（其中一人

自諾發斯科西亞報告）「吾人未曾聞何種一般行動。吾人之統帥根據老非比阿斯之原理採取行動，而此種原理之苦叛徒甚於戰仗焉。」（註四三）但一種戰爭其中非比阿斯之職責加倍而漢尼拔之職責完全取消者非人所能歡迎之行爲，尤非英國納稅人所能歡迎之行爲。宣佈豪將軍會深入新稷西之內地；曾駐新稷西一週而不能博得人民之贊助，然而人民之忠順又曾於倫敦廣事宣傳且得倫敦人傾信；然後將此一州任華盛頓獨佔——實授兩黨毫無偏見之英人以鄭重思考之材料也。彼等深惜英國忠臣之懶散與寡助；又當彼等念及一個國家曾費長久之歲月以征服之者，今又須費重金以保留之之時亦不勝其震恐。若欲久佔此十三州殖民地則英國將不斷有所耗費，而此種耗費縱盡出囊從祕魯與墨西哥取來之所有財寶，亦不足以支付之焉。賀拉西窩爾坡爾宣稱，以彼觀之，豪將軍之避華盛頓令人非常失望。其言曰：「關於某事所有自美而來之人意見無不一致，即與此邦脫離關係難信而普遍是也；故不但不能如始戰時之所藉口能從美國取得一筆收入，且須費無數之金錢以保此征服。新世界最後將向舊世界復仇焉。」（註四四）

(註二) 畢士滿公爵致倍克先生書，巴黎，一七七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註三) 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備忘錄，見唐尼奧爾 (Henri Doniol) 之外交尺牘第三卷第五章。此項備忘錄係拉斐爾友人法國軍官所起草，而其拼 Ducodrey 也前後兩次必有不同。以此名非法國貴族分子所熟悉也。華盛頓之拼此字一如正文中之拼法，而其版本固可認為合格也。

(註四) 一七七八年四月亞當士日記。

(註五) 此乃佛蘭克林敘述此輩軍事讀人之方法也。九月十二日法軍官之備忘錄對於法人要求加入美軍一節論敘至為坦白，且對於介紹人實備非常鼓勵。

(註六) 「五日前華盛頓將軍召吾譯一篇德文。內容如下：大陸代表大會許來歸之赫斯人每人各發二百英畝田地與一馬一牛，此外有詭言英王之詞。二十日吾見有四人在將軍家中，提議搗毀英國之水泉。彼等帶來十四瓶黑如墨水之原料。將軍許每人各賞千鎊。千萬小心。此因僕目前所能述之事實也。」本段文字所由擷出之澤德威茲之信具見一七七六年八月美國檔案。革命時代戰地形勢圖：第一卷第二章亦提及此事。

(註七) 華盛頓致代表大會會長書，一七七七年六月。

(註八) 對布洛傑伯爵乃有名之元帥之幼弟。於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一信中伯爵自述其願赴美服務之條件如下：「汝但為關係人約定一種軍權，而此人應兼具將軍與軍事會議主席之地位，以及大元帥之頭銜。至於治裝費與旅費以及回國川資自須一一商議停當。」

(註九) 「先生，素承厚愛，敢問代表大會對於代表大會迭次任為校官之外國軍官與任為上校之兩外國軍官，將知何歷



付乎此輩外人與本國之關係不過利害關係而已。彼等全無勢力，且不知發號施令所用之語言文字，結果煩惱與混亂必隨之而起。』華盛頓致亨利李，一七七七年五月十七日；致馬爾摩第先生書（Mr. Malmedy）與柯勒納斯少校（Major Colernan）書，一七七七年二月二十日，五月十六日與六月六日。

（註一〇）華盛頓尺牘中一七七七年七月十二日信札之註解。

（註一一）杜庫德利之逝世見亞當士氏一七七七年九月十八日之日記；對卡爾布致對布洛塞之信；唐尼奧爾第二卷第六章末段。

（註一二）克林敦之公文，紐約州史官哈斯丁（Hastings）爲之作序；第一卷關於一七七七年四月與五月之公文。正文各段所引之例證，有在特樓敦戰事前數閱月者。戰事既息，報上有一則廣告，告諸紳士凡曾於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七日取下自由柱後，在蒙巴宴館飯店用膳者酒飯之賬尚未付清，且勸其出售柱上之鐵以還此款，否則將宣佈當日聚餐者之姓名以告美國公民焉。

（註一三）西克勒（Zachariah Stollen）向紐約大會呈訴。

（註一四）當家長被捕入獄之時，即命令照料其妻孥，務使勿缺生活上之必需品。

（註一五）紐約市街某少年私入火藥庫而竊得若干軍火者，經地方委員會判定一年內應居於其父之農田。許其參加星期日禮拜遇有非常機會亦得參加喪禮。某不幸之政客慶祝國王戰勝者當被送往助舍，破酒桶之底而令其於此中作新英格蘭人之跳舞以迄次日焉。

（註一六）所謂還征乃指對於加拿大之法人所作之軍事行動而言，此輩此時身充義勇軍上尉頗著戰功。

(註一七) 威廉斯特罕 (William Strahan) 致佛蘭克林夫人書，一七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倫敦發。

(註一八) 約翰·潘 (John Penn) 當佛蘭克林受命為總督時方在英國，聲稱全部事件如此秘密進行，願致無緣採取何種方法以阻此可恥之事……夫國家而有此種人物為領袖而安之若素，其可恥為何如耶！若任命任何紳士，則情形或有不同。」

(註一九) 見薩賓之美國忠臣傳，斯巴克之佛蘭克林全集，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月美國檔案。

(註二〇) 財政大臣羅賓遜答威廉豪書，一七七七年三月五日。英國皇家學會中國編年報告第一卷。

(註二一) 見薩賓之美國忠臣傳，第一卷第三六四頁。

(註二二) 哈車特上校致其父書，斯布倫瑞克，一七七七年三月十七日。

(註二三) 此篇故事已詳本書第二十七章。

(註二四) 華盛頓夫人早知其夫將藉口軍中天花盛行而於將軍雷伊最殷之時禁伊前來。故伊於戰事發生後即行種植，且經茲疾病之後其體力與美麗無多毀損云。

(註二五) 維基尼阿某婦人於摩里斯敦過冬者，謂摩里斯敦乃一小村，其三尖閣使之甚為美觀。教堂改為醫院，大廈改為武庫，軍隊居於木屋之內。華盛頓自身之住所乃一餐館，而臨鄰同草地，其上校所設者也。

(註二六) 華爾敦 Anno Hollingsworth Wharton 瑪莎·華盛頓傳 (Life of Martha Washington) 第二章。

(註二七) 菲列得爾非亞 克雷敦上尉訪問摩里斯敦，承華盛頓邀宴，席上瑪哈立溫 斯敦請小姐漢彌頓上校為首席而令客人甚為歡樂，是晚此一羣少年又舉行茶會，今則皇家關稅所有之問題皆成過去，而茶又出現於民黨之家矣。

(註二八) 美國檔案。一七七六年六月。

(註二九) 「本區婦女，遠至波士頓與紐約，皆甚苗條。其皮膚甚為潔白，面色甚為康健而不必敷粉。吾所見之婦女皆未因

天花而廢；不過種痘之習已流行數年矣。」柏圭因軍中德國軍官所作之信，經羅威爾之赫斯人徵引焉。

(註三〇) 華盛頓部下之兵士第六章。

(註三一) 一七七六年七月美軍軍醫部登報徵求藥草以供沐浴與溫蒸之用。「遠方之良民」受軍醫部請托化為搜求

井醃製藥草。平常用甘采類以準備種痘方法；若缺此物則外科醫生即不得不用白胡桃，蓋蒸溜樹皮而後得也。

(註三二) 拉利男爵之軍醫回憶錄 (Memoirs of Military Surgery)。

(註三三) 班克洛夫天之革命 第四期第二十章。

(註三四) 華盛頓之紐約史 第一卷第九章。

(註三五) 發將軍佈防於密得爾布洛克前之一星期僅作一札致代表大會之華盛頓，說明其不多作書之理由，蓋告會長

彼常馳驅於戎馬之間也。

(註三六) 總司令致摩根之訓令中有一段提議，上校應依印第安人之方式衣其一連或他連之兵士，且讓彼等如印第

安人然，叫響響突。此種思想本非華盛頓所應有，自不能蒙上校之採納。

(註三七) 六月十六日華盛頓致少將斯開勒書；十七日致少將安諾德書；二十日致代表大會會長書。

(註三八) 一七七七年歐洲史第七章。

(註三九) 一七七七年七月四日華盛頓致少將阿爾斯特隆 (Major General Armstrong) 書；六月二十二日致代表

大會會長書七月二日致斯開勒將軍書。此類書信述房屋之焚燬與未毀房屋之被劫擄甚廣且有一定之目的。

(特藍布爾總督之子美軍軍需總監函告其父)「敵人最近之行動感化本地所有之王黨而未遺一人焉。」

(註四〇)豪氏與澤曼爵士之公文見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倫敦公報。一七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豪氏於下院中所致之演說，詞旨與此相同。

(註四一)國王之信札係於退出密得爾布洛克以後與故事傳到英國以前所作，時在七月十一日也。

(註四二)一七六七年——一七九〇年蒲律斯所收與所發之信，根據馬薩諸塞歷史學會議事錄重刊。

(註四三)歷史草稿委員會第十一期報告，副錄第五部分，第四一七頁。

(註四四)密爾坡爾致曼爵士書，楊梅山，一七七七年九月一日。



第二十章 柏圭因之軍隊 柏圭因之佈告 斯開勒與蓋次 秦昆

得洛加

美人之歡欣鼓舞與英國之佗僚及失望成比例。但此類情緒皆嫌過早；因危機尙待爆發；雙方戰鬪員尙有一年之激烈戰爭，迫在眉睫，其間將互有勝負也。但雖此長期而勢均力敵之戰爭結束無日，最後之結果在戰爭開始以前已於唐寧街決定。英國作戰計劃已由英內閣詳慎討論，而實行不得其宜。冬春兩季豪將軍不斷與倫敦內閣通信；若此言不爲太過，因實際路途遼遠，傳遞迂緩，兩地之回信須於作書後十四星期始能收到也。（註一）

此卽本國政府除接受戰地軍官之勸告並鞏固戰地軍官之手腕外別無他法之情形也。豪將軍之計劃非常慎重，諾言非常小心，而要求並不苛刻。氏本屬一政治家，略知英國軍部之習慣，雖不盡知英國軍部之習慣；且（雖紀述其必須多派軍隊來美之信念）彼只要求再派一千五百名，湊

成必不可少之三萬五千名而已。將軍聲稱雖握有此種兵力，亦不謀攻新英格蘭，因此地人多而好戰。因在此處華盛頓必欲到處追躡敵人，且必擇定時間而於其自身所選之地方作戰者，將使英人處於不利之地位也。但在賓夕法尼亞情形又有不同。該州之地方民團在戰爭上無關緊要，而美國司令官不能不冒一次戰爭之危險，以保此聯邦之首都（豪氏自謂）「吾之意見以為叛逆正規軍之潰散乃到達和平之最好之路。」當該軍戰敗之時，則不只一省，而且三省，將成爲戰爭之直接勝利品；紐約與新稷西將與賓夕法尼亞同其命運也。此時皇家權力將重新樹立於廣大、固結，及中央之地方，此處政見幾於平衡；此處大多數人民既愛好安逸與和平，自必接受，甚至歡迎，最強者之統治。由此地勢便利而又安全之作戰根據地，英國將進而攻擊並制服維基尼阿人與卡羅來那人，最後則攻擊並制服康涅狄格與馬薩諸塞。此乃一種政策，（豪將軍宣稱）豪將軍深信能使戰事爲有利之結束也。

此乃一種合理而又可以實行之計畫，由一曾從晚近非常可貴之經驗知悉美洲之地理，知悉美洲之道路、水路與森林，且知悉美國之國民性之人籌設者也。此乃一切皆應由當地司令官單獨

負責之時機。拿破崙曾謂一惡將軍勝於兩良將軍（註二）而豪將軍擬議中之戰役今則橫被一人破壞，其人不應稱爲良將，而其命令非發自營幕或馬鞍，乃發自三千哩外之辦公室之公事棹上。澤曼爵士任殖民大臣，因雄辯而非因其他原因；但又自視爲軍事大家，雖早已受辱而被革除軍職矣。氏始終未曾在歐洲以外之地方服務；氏輕視美人之智謀；氏完全誤解美國之國民性；甚至厭惡波士頓人之名稱。其人一生最大之功績，在於國會之內攻擊波士頓矯飾之店夥與「暴亂之無賴」而結果則使國會通過一種議案以結束馬薩諸塞之代議政策；其私信證明其詈罵之口才，乃由於誠心厭惡其所詆譭之人民。其對於軍事之判斷備受其政治偏見之影響。澤曼故以爲英人在班克山上可疑而代價甚昂之勝利，乃新英格蘭人之致命打擊，而新英格蘭之軍隊，依彼之意，太無紀律而不能採取守勢也。就事實上言之；就參戰之兵士言之，班克山乃火藥發明以來所有防禦戰中之最兇殘者。（註三）

此卽負責爲王爲收復美洲之大臣之資格與經歷也。澤曼執行查坦爵士之職務，但不通查坦爵士之方法。若彼不信現役將帥，彼卽應將其調回，正猶明登之役彼被政府調回而代以格蘭比也。



但使豪氏仍任司令，澤曼即應一本忠誠供以戰勝之資，如查坦爵士之供給烏爾夫與安麥斯特，霍克與波斯柯文（Boscawen），克萊武與開伯爾也。澤曼應將魁伯克與蒙特利奧交喀勒敦爵士照料，蓋此人雄健之政治與尚武之精神，使北方殖民地穩渡種種危險，今日之危險尤為嚴重者；然後加拿大駐軍即可遵海移至紐約灣，以增厚英國之主力軍。（註四）又長島以內可以抽調之每一兵士，皆應渡大西洋以補足豪將軍所申請增派之人數。將軍自謂至少尚須兩萬名兵士；但只要求一萬九千兵，本國政府允派八千名。然而實際上只派二千九百名，從未多發一柄刺刀或一把佩刀。

（註五）

澤曼本擬以新奇之戰略補救數目之不足。此法在文明地方正規軍之戰爭間行之常著成效；雖不如歷史家所欲使其讀者相信之常耳。但若所對敵之武裝公民分佈於極廣大之土地，其中只有一部分地方已有人煙且全係沙漠境地，則侵入者而欲摧毀其抵抗，強迫其服從。數目上之優勢即不可少。不幸澤曼爵士不通此理；而準備陷敵於一種複雜微妙之戰略行動之網。王黨黨員與印第安人之混成隊，歸聖勒則上校（Col. St. Ledger）統率，由西方下趨馬霍克流域；同時加拿大軍

隊則通過諸湖，而於豪將軍北向奧爾巴尼時與之會師。而此三隊即於此處從前方、後方及側面會攻美人；且佔領全部哈得孫河，以斷絕新英格蘭各州與其餘作亂之殖民地之交通。此策在紙上可謂安全，且巧為設想，以供平民政治家內閣不得不化為軍事會議時之用。此項秘密洩漏，而社交界皆甚滿意，且此種滿意當柏圭因出為澤曼提案之說明人時，即一變而為真正之熱誠焉。柏圭因之歸國，仍為照料其自身之職業利益，而當此全冬彼正與內閣談話，求見不甚願見之元首，向威斯敏之公民演說，且於俱樂部及會客室中演講軍事學。一七七七年三月之內閣會議，選任柏圭因統率北軍；而倫敦社會之業餘戰略家，無間男女，皆贊成柏圭因利用聖羅倫司河至滿哈坦島一串接連不斷之哨位，以截斷叛軍之計畫焉。

雖然，戰略原理非無意識；雖儘可批評其無意識。且此類原理之最要者當澤曼將內線作戰之利益讓與美人時已被隨意破壞矣。蒙特利奧與紐約、英國兩軍之出發點，相距三百英里之敵境。每次守望相助之請求，每次改變原定計畫之提議，皆須經過一千五百英里之海與洋。豪氏與柏圭因所交換之公文，縱未被敵軍截留，約須三個月始能到達；同時紐約之總司令，絕對不能與聖勒則

上校互通聲氣，因馬霍克流域之源遠在曠野之中，在蒙特利奧西南方五十李格。反之，數師美軍所駐之地方距離皆甚有限，皆在肥沃而有公路貫穿其間之曠野，而此類公路無論好壞固大陸上最佳之公路也。華盛頓能於北方諸湖之消息傳到奧爾巴尼五十小時後知之。氏曾駐一隊強有力之預備軍——一切準備停當，接到通知書後即可出發，且歸帕特喃統率——於一中心地點，而援兵由此出發，僅歷四短程即達其摩里斯敦之兵營，且能於兩週內行抵泰昆得洛加。至於英國三縱隊之每一隊，則自始至終純恃其自身之實力，而當此實力耗竭之時非退卻即投降；但共和軍無論何時感受威脅，彼此皆能相助為理。若干大陸團隊於薩拉托加戰事結束後，尚有餘裕之時間與華盛頓會師，以參加中部各州戰事所由結束之前進行軍。不特此也；且因其敵人之愚昧，美國既得其最優之統帥加倍效勞，又得其最優之連隊加倍效勞。澤曼戰略行動之無理，但觀其使同一之美國軍隊先後顯揚，即可知之。安諾德首敗聖勒則上校；次又幫同戰敗柏圭因將軍；而終則任菲列得爾菲亞司令，此時英軍即不得不退出該城焉。

澤曼之樂其作戰計畫乃因此種計畫可使大衆輕視其個人之仇敵也。彼惡略勒敦乃一聰明

而又具有同情心之統治者，其政策與其自身之政策完全不同者，喀勒敦乃軍界名人而彼已非軍人矣。喀勒敦乃一屬員不佞作尊敬其長官者。此一大臣必已加害喀勒敦，若彼等共同之主人未嘗出而干涉以保護其兩僕中較有價值之一個。（註六）喬治第三決定解救加拿大之人，不應受無謂之侮辱，亦不應遭直接之懲戒，但此時又覺不必反對內閣方面所提任命柏圭之議案。此種任命乃加拿大總督之致命傷。一旦柏圭因既越英國邊境，則彼即係獨立之將軍，要求加拿大供給戰爭之資財，而加拿大必須迅速供給，且置總督於不顧，而與總督之敵人澤曼大臣直接通信。此種局勢一刻亦不能忍受。喀勒敦爵士辭職，但挪兒斯不許，蓋藉口當此危急時期突然棄職，實國家莫大之不幸也。喬治第三當發一札贊成首相方面此種行動，而此札之具有高尚之情操，健全之常識，質樸之言詞，與可資模範之單簡，一如喬治第三之所當為。其言曰：「任何一人置身於喀勒敦爵士之地位者，必以為辭卻魁伯克之職務乃唯一可敬之事。雖因情勢關係，吾以為令其留任乃不得已之舉，然而此固軍人之屈辱也。同時喀勒敦將軍似已盡力採取種種辦法以助柏圭因渡諸湖云。」（註七）

此種嘉許確所應得；因喀勒敦於應付柏圭因時，表示稀有之公共精神，及其對於實際上乃其後任而名義上非其後任者一種尤為稀有之慷慨。凡可以保證英國軍隊之勝利者加拿大總督未嘗忽之。彼完全整頓控制北方諸湖之皇家小艦隊，與運載柏圭因及其軍隊渡其三分之二之水道之船隻。時值播種季節，彼乃不惜竭其勢力，賭其威望，以勸法國移民將其牛馬供給軍運並充遠征軍之先鋒與舟子。氏又儘速訓練皇家步隊俾其習於森林戰爭之戰略行動；除保留一小部分駐防軍以維持本省內部治安外，喀勒敦將加拿大其餘防軍悉交與柏圭因焉。（註八）

此確係精美之小軍，如就某某數點而論，柏圭因固有資格統率之也。彼較當日所有名將尤知如何維持軍隊之善良秩序——少用軍法會審，尤少用鞭刑；因彼視其將官為朋友而其士兵（用其自身之詞句）為「有思想之人」也。（註九）彼深受其新部屬歡迎。其部下某尉官告其倫敦友人，若嚴明之紀律，益以兵士間之康健與快樂，而此輩兵士又由備受敬仰之柏圭因將軍統率，而能保證勝利，則不必疑慮戰爭之結果。（註一〇）柏圭因與其軍隊初次觀面之時即發生好感，而其部衆對彼所懷之驕傲與忠順，因相知益深而增加，能當危險與勞苦之測驗，且經極端之惡運後，猶能保

存也。

柏圭因軍隊具備吾英步隊有價值之品質，且有確係吾英步隊最大之缺點者；蓋人數不足也。英國士兵人數約在四千以上。當日任何一組團隊中之兵士，從英國將校名單中隨意選擇者，皆勇敢而堅毅有如海之爲鹽者然；而柏圭因之軍隊並非倉卒募集之偶然混合軍也。彼等當前之工作，去年已完成一半，但因情形關係未曾全部完成。而此類情形只有刺激彼等之熱情與自信，而不至減少彼等之熱情與自信。彼等通力合作；彼等之諳其職務，正猶戲劇曾經預演而演員各知其所扮之角色者然。彼等由一羣人士統率，而此一羣人士之選任，皆根據職業上之價值，曾經測驗而得人承認者。柏圭因三旅之中，卽有一旅由夫累則上校統率，而夫累則上校尙未成年卽已戰傷，且曾於路易斯堡與魁伯克兩處服事烏爾夫。另一旅步隊則由菲列普統率，而在司令部中與戰場上是否有一較彼尤優之砲官實屬疑問；菲列普同時又司砲兵輜重，有三十八門野砲與二十六門重砲者。

(註二)

據目擊者所述，輕步兵與手榴彈兵各營隊之一羣人士，卽窮一年之時間搜遍英國亦不能募

集巴爾卡利爵士 (Lord Belcarra) 具有長期軍事經驗與充沛之體力者——三十五年之壽命中，卽有二十年過軍事生活，——充任輕步隊上校，手溜彈兵司令爲阿克蘭 (John Dyke Acland)，一種領袖爲吾英兵士所願服從者。彼乃願爲土地共有者之英國地主之最大家族之推定繼承人。屬於獨佔當日所有機會之階級，彼於一七七四年春卽加入軍隊，充任旗手，一七七五年初冬升爲上校。彼自應充國會議員，但與其父有關係之地方之郡議員議席已被其長輩佔據，彼卽充康瓦爾市邑代表焉。其妻爲伊爾拆斯特 (Titchester) 大臣之女，故因婚姻而與福克斯有姻姪關係。此兩少年本係政敵，且乃競爭者；彼等既已備悉對方之弱點與缺點，故其互相詬訾之詞甚爲適切，且乃下院之所深好。阿克蘭乃一政府黨分子，而內閣不願見其在場與施恩；其元首對彼之情感亦復淆雜。喬治第三雖喜其贊助皇家特權，然本能上又以爲彼乃一王黨黨員，當其贊助確有價值之時勢必一變而爲民黨黨員者。每當挪兒斯爵士對於作亂之移民表示好感之時，阿克蘭往往出而領袖議員從事叛亂，而彼往往往於其演說之中，以天下間所有之非難攻擊美人，特不責美人怯懦耳。蓋彼留此諷諷以施諸平昔不如彼之急於抽劍以衛其自身之意見之演說家與小冊子家也。其態度豪放

而率直，屬於鄉間而不屬於城市；但稟性高尚而其缺點不至離開愛情。其妻隨彼往加拿大，且隨軍出發。彼具有第三荷蘭爵士所稱爲「福克斯之性格」者，且有福克斯心理上與態度上所有之優點。哈利厄特夫人 (Lady Harriet) 本阿克蘭團隊軍官之所喜，而此輩軍官處於夫人輕柔之權威下，皆爲家庭之勢力所感化，且享有家庭之安樂焉。(註二)

柏圭因其餘部隊不屬於英國團隊者，則來源複雜而品質不定。氏本望加拿大之民團大有作爲，因在昔日加拿大民團之出而贊助法人也，皆甚柔順而人數亦多。然而英國之統治所以能孚加拿大之民心者，乃因居民不至奉令棄其耕作與漁釣之生活以戰喬治王。今則奉令爲喬治王作戰，故應者不過百餘人。柏圭因所部有三千名以上之德人，大多數皆係布倫瑞克人。而布倫瑞克人乃軍事史上光榮之名稱。但當七年戰爭之時布倫瑞克親王所領導作戰之兵士，與一七七六年三月以每名三十克藍募來而送往英國之一羣新兵大有不同。其中之大多數，皆因大規模之徵兵始行入伍。據云募得最多之一日爲某星期日，蓋是日有若干組誘拐者同時搜查國內每一禮拜堂也。此篇故事傳佈英軍之間，而凡與德人同居於加拿大營房者皆信之焉。所有明敏之英國上校，由倫敦



往樸資茅收集布倫瑞克人俾爲英王服務者，無不聲稱大部分之兵士，或係尙未長大之青年，或係中年之公民。(註一三)就上尉與尉官而論，則多數皆係羸弱之老兵，蓋因政府脅以若不應募即將取消其半俸而始放棄其隱居之生涯也；甚至旗手之中，有若干人年事過高而不宜於野操日之演習，更不宜於林中之行軍。軍隊由布倫瑞克出發之時，衣服不全，結果行抵吾英沿岸時，不得不由英國財部出資爲備一套新衣，且即如此，常彼等乘船赴美之時，仍無大衣也。其係父兄而有室家之好者，處此加拿大暗淡之冬月，思家已甚；而其憂鬱毀其健康，終於引起其比較剛勇之英國同志之注意，與同情焉。(註一四)

柏圭因之德人幸而由一良將統率。來特塞爾男爵 (Baron Friedrich Adolph von Rie-  
deed) 具有儉樸之德行，節約之習慣，與慎重之責任心，在德國小邦之內至爲流行者。生爲赫斯人，而自幼卽已當兵，彼卽加入布倫瑞克軍中，而在布倫瑞克軍中，彼深荷斐迪南親王之知遇，且因斐迪南親王恩寵有加而始擢升。來特塞爾將軍乃一勤敏而勞苦之軍官，但其軍事上之名譽，若任其自然，恐將較其壽命爲短；而後人亦知彼爲其妻之夫。來特塞爾夫人之信札與日記，就其原文與英

國譯本而論，乃一種標準著作，且永係一種標準著作。其書之表示四世代以前英德兩國風俗甚爲精妙，且全無文字上之矯飾；夫人以一枝生動之筆，述美國內地之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蓋此可憐之夫人命途多乖，曾久居美國內地也。幸賴此婦與阿克蘭夫人及安標利中尉，世人始知柏圭因戰爭之內部歷史。來特塞爾夫人於柏圭因出發後三個月始離家；在倫敦過冬；於一七七六年六月軍隊行進前數日，於蒙特利奧附近與其夫相會。當兩人分離之時，來特塞爾不斷與其夫人通信；而其書信討論種種問題。彼詳論海洋上之危險；加拿大之氣候與風景；其兵士之健康與行動；其自身舉行宗教典禮與聯想之機會；與其先後所據之地方之缺點或便利。彼津津樂道其午晚之膳食，糧食之品質，烹調之特別，以及每種食物與飲料之價值。但信上無隻字提及彼以戰鬥員之資格參加之爭論之是非曲直。彼從未思及此種爭執曲直在於何方，亦不問自身何爲渡洋來美，屠殺從未一害其國家或元首之人也。

當時運不濟之時，且不顧喀勒敦爵士累次誠懇之反對，內閣堅持侵入軍中應有一隊印第安戰士五百名印第安兵應召而至；對於代表大會與威斯敏國會間爭持之財政問題與憲法問題自

無何種定見。而其加入英國兵營也，在於暢飲糖酒之希望。與取得頭皮以裝飾其小屋之野心；若彼等之視此類可怕之裝飾品，甚於康華理之視其所勉強佩帶之藍綬與柏圭因之視其所不願接受之紅綬。（註一五）挪兒斯爵士及其同僚非全不知情；因近事業已證明印第安戰爭之性質也。前年加拿大邊境栖得爾（The Cedars）之戰，多數新罕佈什爾民團投降英軍，言明英軍司令將保護之，使其勿受印第安朋友之攻擊。但紅人無法控制。彼等盡剝受傷之美人之頭皮；且生煨俘虜一人；又殺俘虜七八人；同時復虜生者入森林茂密之處。（註一六）文明之官員無論如何誠實與堅毅，皆不能制服蠻民之野性與大慾；而躬任印第安人總督者，自漸知此理也。（註一七）

戰士擁有一張或數張頭皮不能彰其個人之勇敢。印第安勇士，其部落曾協助法人或英人以爭密士失必河流域者，以剝其歐洲敵人於大戰中所殺傷之兵士之頭皮為有功。青年之麻狀頭髮與老人之白髮皆經認為合法之勝利品，而婦人之長髮且被認為有特殊價值。高尚蠻民之文學故事尚未流行，而柏圭因將軍之軍官讀之亦必多所懷疑。新由英國前來之尉官對於印第安人之勇敢與忠順所存之幻想，在遠征軍到達哈得孫河上游以前已完全消滅。身為戰士，吾人之歲安多特

人 (Wyandots) 與阿爾賽琴人 (Algonquins) 當薩拉托加全部征戰之時不但無用而已。共同包圍與突攻敵人之舉，因印第安人先時出現於戰場之上，與戰事正酣之時，印第安人突然退卻而全盤破壞者，不只一次。(註一八) 又當戰勝而英國軍隊進佔敵人之陣地時，吾英之兵士同觀可怕之人體宛轉呻吟於地上，不免大為震駭；蓋剝頭皮者當戰事激烈之時固不可見，但危險一過即出現於前線矣。

下院內有人擁護柏圭因軍隊之收容紅印第安人，蓋藉口從前亦有此事也。據云伊洛魁族曾與夢坎合作而與奈達人 (Oriskany) 曾於一七五八年，援助布刺斯特里 (Bretsted) 以奪安刷 蓋阿湖 上夫龍特那克 (Frontenac) 之堡壘。其實此類先例並不適切，法政府與英政府接受印第安人贊助以戰外國之敵人，但利用蠻民以征服人煙稠密之工業區之人民使之服從，則情形又有不同。在法國戰爭之中，印第安人之反對者皆係職業兵，曾攜武裝入沙漠以事攻守，且準備接受執行公務時所遇之一切危險與不幸。抑決定此類戰爭之戰仗乃於印第安人之地地方為之，而拆洛歧 族與休倫族 (Hurons) 必如腐肉，鳥與狼不問情形如何而爭趨於屠殺之場。但康涅狄格 與馬薩

諸塞以及紐約州與賓夕法尼亞東部諸市，並非異端之荒地，實乃富裕而有秩序之耶教地方。新英格蘭更係繁榮與和平之區，在此地方舊日印第安人之記憶，早係一種模糊與幾於全無意義之傳說矣。自最勇敢之蠻民膽敢化裝出現於新哈文（New Haven）或波士頓百英里內以來，業已多年。但今則隨英軍之後而至者可以百計，——其後且有數千；而戰斧、火炬與剝皮刀即將在本國各地國家與鄉村開始工作，而本國各地之國家與鄉村，數代以來之未有此類拜訪，一如衛斯特摩蘭（Westmorland）、黎德或窩斯忒郡也。

一種行動方針能引起此種結果者，不必從倫理觀點加以討論；蓋早因失策而受人責備矣。英國軍隊小則小矣，但無此輩補助兵則其戰績必更有可觀；因彼等所供給之力量，豈第為彼等所引起之反抗所打消而已。澤曼爵士當決定作戰計畫之時，顯忘新英格蘭各省即在柏圭因行軍線之側面。而此各省，叛亂之發源地與中樞，頗多男子富有戰爭之經驗，而又善用作戰之武器者。其嗜好本屬和平，須有極強之動機始能誘之赴戰；而此種動機，當彼等聞知一隊強有力之德兵與大隊之印第安人，數月來日日旅行已行近彼等之邊疆時，即具備矣。美洲之民兵為堂堂正正之戰時，絕不

畏德人與印第安人；但又絕不願見德人或印第安人出現於其邊境。英軍夥同此輩盟兵採取之征略行動足以威脅新英格蘭，且向新英格蘭挑戰；一旦新英格蘭奮發圖強，則柏圭因與加拿大之交通可於二十四小時截斷，且無須一週，其全部隊伍之安全即受威脅矣。但倫敦內閣之大臣自信，而又教國會相信，每一新英格蘭人皆一懦夫，其祖先於離英赴美之時盡將勇氣留於後方。關於此點，澤曼氏道德上之遲鈍及其戰略上之錯誤，使驍勇之英國軍隊於其不幸之主持下出而應戰者，前途甚為不利云。

有似作亂之殖民地尙未盡知印第安人侵掠之可怖，柏圭因自身又自動宣傳此類可怖之情形。甫越邊境而非喀勒敦爵士所能聞，柏圭因即獲得一種演說機會。一七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氏以熱烈之言詞，向團聚之印第安人聲稱，國王陛下對於彼等之行爲既滿意而且感謝。柏圭因讚美印第安人熱烈擁護其所愛之父母之權力與勉抑憤怒以候其父母之使喚。其言曰：「今雙方既皆欲顯示光榮與友誼，則吾人彼此之間皆應勉力以身作則並互相仿效。吾人應勉力模仿汝等事業

上之堅忍與抵抗饑餓、疲乏、與困苦之有恆；反之，吾人亦當指示何時何地赦免比復仇尤為高尚，

——判別犯罪之程度，懲罰而不毀滅。——當上次戰爭之時，（此演說家續稱）印第安人軍行所至輒事屠殺；但當此次遠征之時，彼等務必慎重遵守文明戰爭之法則與耶教之指示。依照彼等之風俗，彼等得剝被殺者之頭皮，但勿剝受傷者之頭皮與垂死者之頭皮。而老人婦孺與俘虜尤不應受刀鋸斧鉞之刑。在此類範圍之內，在此類保留之下，彼等可儘量表示其忠順與義憤。柏圭因狂喊曰：「戰士，汝等固自由也；速乘主義之有力與正當向前邁進。攻擊英美之公敵，——公共秩序，幸福與和平之破壞者，商務之擾亂者，國家之滅亡者。」將軍之聽衆自樂其所下之結論，而全篇演說之中共有結論數個；且其演說之體裁，經其譯員之口傳達者，又模仿彼等自身之談判所用之辭藻。伊洛魁族酋長起而答覆，而酋長既已決定於實施其民族技術以前，不為一陌生人與一白人所屈，即告柏圭因所有列席之戰士，皆於其聲音之中認識大湖外彼等共同之父之聲音，而其戰斧已於孝心之磨石上磨光矣。

柏圭因向英國報告此類行動，而此項報告不受倫敦社會之歡迎。其對印第安人所發之演說，

震驚仁慈而質樸之人民，而世界上最不苛求之人，亦不欲有人公然告以英軍得同盟之援助，蓋對於此輩同盟吾英內閣曾登記所剝頭皮之流水帳，而英政府尙須隨時告戒彼等勿屠殺或割裂婦孺也。此同一之郵船，又送來柏圭因於泰昆得洛加前之營房中，向作亂之殖民地之居民發出之佈告。其國會同事——知其文體而不喜其文體者——早已察出給治將軍之公文出彼手筆矣。（註一）

九、今則柏圭因既統三軍而獨當一面，即決定勿令他人疑其自身之言出諸何人之手；蓋佈告之前冠以其自身之頭銜與職業，而其頭銜與職業，在布魯克俱樂部中由喬治塞爾溫朗誦之時，甚不合理。最後兩段所述之相當刑罰之威嚇，凡有理姓之人，皆以為甚不得策；（註二）而全篇論文乃一種誇張之文字為英人所深惡，尤為柏圭因時代之英人所深惡者。窩爾坡爾曰：「君亦曾讀柏圭因之浮誇文字乎？在此篇文字之中柏圭因幾於允許一躍而渡美洲。柏圭因又將其對印第安人所發之演說郵寄來英，而此篇演說據云尤超自然。吾自承吾喜豪將軍之恬默，因豪將軍即使毫無作為亦未嘗失信也。」（註二）凡人能憶查坦爵士之海陸司令官宣佈其勝利時所用之簡短之言詞，而其祖父必使馬爾巴羅告以塔拉得先生（Monsieur Tallard）及其他兩位法國將軍皆乘其車以



後始知曾向布楞恩戰線進攻者，皆具有此種見解云。

美人之惡柏圭因之宣言自較英人為尤甚；而在美洲柏圭因氏不幸之作品，適墮入敏捷而殘酷之人之手。霍布金孫 (Francis Hopkinson) 經西推為本省代表大會代表。而彼終任司法要職。身本強硬之革命家，其為政客與法律家不如其為文人之甚，渴欲模仿英國古典文學之文體。其始仿赫立克 (Horlick) 與尉德 (Withers) 之例略作無甚價值之文字；其海上歌謠與獵人歌響，應古代非常流行之調子；而當彼初次創作散文時，即為斯尉夫特 (Swift) 與阿巴司諾 (Arbutnot) 之短文所感動。今則霍布金孫可利用其模仿天才為其所信奉之主義效勞矣；因彼即草一篇答覆柏圭因之遊戲文章，而立即刊行。此輕快而尖刻之諧文，隨柏圭因之宣言而傳遍全美，既使美人憤怒，又使美人輕視柏圭因之威脅焉。(註二二)

皇家軍隊之給養甚為充分，且皆誠心服從其領袖；但在對方營房之中則只有混亂無備，內閣與相互間之猜疑。當一七七七年與一七七八年初六個月，與美人之命運至有關係之軍事行動正

在進行之時，美洲政府正經過一種政治上與行政上之危機，論其性質固近代及古代大革命鬭爭之過程中勢必發生者。爭論之問題為政客要求任免將軍與管理戰爭之權利；而提出進行並解決此種要求時之狀況，則產生許多無益而又頗為不快之讀物。此次爭執在代表大會之內進行，雙方頗多惡感，有時且不顧體面。不相稱之野心與卑劣之競爭支配當日之時代未免過類。但此類情感多於院內之辯論，與委員會辦公室之祕密會議，以及少數比較有名之政治家，大可不作之陰險而又偶爾粗俗之信札中，盡情洩露。美洲設法渡過難關，而得免其他有名國家之歷史遇同樣之時期在所不免之暴動、流血與違法也。非列得爾菲亞當糾紛最劇之時，較一六四四年與一六五三年之倫敦，或恐怖時代之巴黎安靜已多。市街上無喧嚷，無公敵宣告，或法律上之刺殺，武人亦不干涉國家之憲法。至於問題之能和平解決，端賴華盛頓所表示之鎮定之自制與堅定之意志。雖然，苟非整個社會明理達識，而又具備濃厚之愛國心，則此類性質不能產生何種效果也。

政客之見解，曾經賓夕法尼亞代表刺士博士 (Docter Benjamin Rush) 為之敷陳。刺士曰：「吾曾聞代表大會被稱為共和國。吾欲實現此種思想，吾希望此種思想將以共和政體之道德原

理感動吾人。世界上最有力與最幸福之共和國，羅馬起其將帥於未耄之間，且不問等級、勞務、與前輩。吾人之情形則與此不同。將軍或戰敗或喪失一省，而吾人無權召回或更換之。」（註二三）此項演說自係攻擊總司令，而總司令久係文官嫉妒之目標也。但特稜敦之榮譽尚未為失敗或戰敗所掩，而華盛頓在相當時期之內，亦過於強盛而可不受直接攻擊或個人攻擊。當攻擊之衝者為一比較無備之人。

以奧爾巴尼為軍事首都之北方，自始即在斯開勒將軍統治之下。斯開勒之勇敢與行為，當彼仍係民團青年少尉之時，得人稱道者不只一次。一七五五年九月，移民於喬治湖上得到光榮與獨力之勝利時，彼奉令照顧法國俘虜，迫阿柏克盧比（Aborombay）於泰昆得洛加戰敗時，彼又奉令護送豪子爵（Viscount Howe）之遺體往奧爾巴尼安葬。但其健康早毀；而當革命戰爭爆發之時，彼參戰之時期甚短。雖然，以軍事行政官之資格而論，雖不如華盛頓之能幹而有經驗，但其勤奮與公正則與總司令自身相同。斯開勒確愛此國，且除大量資財與心理上之和平及幸福外，又以其全部時間與力量授之。生前遭人猛烈之誹謗；死後史家亦多不諒；但其盛名固能當生前死後之

謗議；今人則皆認彼爲美洲誠實與忠順之友也。

斯開勒不幸不受波士頓人之歡迎；而革命時代之將軍或政治家，不受波士頓人之歡迎者之不能於歷史上顯赫一時，實有類盎格魯薩克森或普倫塔真（Plantagenet）之皇帝，曾冒犯教士與僧院之史家者。雙方之爭執由來已久。在美洲革命多年以前，紐約與馬薩諸塞灣之政府互爭今之威爾滿（Vermont）而在當日稱爲罕佈什爾與地（Hampshire Grants）之各別權利。而紐約當局採取高壓手段者不只一次；而斯開勒身爲該殖民地之主要公民，即經新英格蘭全部認爲不公平與暴虐之訴訟之主人。（註二四）當革命戰爭發生時，北方各省與中部各省間長久之反感即寓於斯開勒部隊之中。馬薩諸塞與康涅狄格——人煙稠密而近在咫尺，——自係一種天然供給來源，而奧爾巴尼駐軍即從此處徵募其大部分之援兵；但將軍及其大部分兵士自始即各抱偏見；迨相知益深之後，雙方之關係只有愈形惡劣。彼等疑斯開勒乃一貴族；且既以爲自身乃天分高明之新英格蘭人，自視彼爲遲鈍之蘇格蘭人。斯開勒方面亦鄙彼等操演不佳而徒好大言，向不重視社會階級，且缺乏任何軍紀與服從。（註二五）斯開勒將其所遇之困難密告華盛頓，華盛頓則以

若干通信札對之表示深厚之同情與剴切之勸告，此若干通信札並可以流傳千古，而一時之內自覺不能勝任之公僕亦可讀之而獲益焉。（註二六）種子，就此次情形而論，固播於適宜之壤土。「吾極易察出吾之困難不過微似先生之困難。將軍乎！吾將模仿將軍光榮之楷模，而堅決遵守可望產生吾人所希望之改革方針焉。」（此乃斯開勒之答覆）

斯開勒之道歉一本真誠，而其改過遷善之諾言亦能確守無違；但與之立異之人民則非屬於懺悔或原有之民族。新英格蘭民團之出而贊助之也，既遲緩而又勉強；當其行抵營幕時，彼等不大注意，尤不注意其態度；且結隊回家而不問服務上之需要，其理由又甚薄弱。（註二七）新英格蘭派往菲列得爾非亞之代表對彼不表同情，且幾於一致譴之。此輩代表乃撒姆耳亞當士所領導與約翰亞當士所贊助之反軍人黨之主力。其中較優之人當妨阻斯開勒時，皆藉口彼等不過行使其監察陸軍及陸軍領袖之職權而已；但比較卑劣之人，則皆知表面上雖為關心公益而陰實報其私怨也。為達其目的起見，彼等即於不受當日愛國之美人歡迎之人物中，覓得一種適當之工具，因彼乃惡意之陰謀之中心與卑劣之謗議之主人翁，而此惡意之陰謀與卑劣之謗議，乃美國革命史中一段

有失觀瞻而又盡人皆知之事也。

克藍角已爲英軍所收復，而秦昆得洛加此時卽係叛軍邊境之堡壘矣。駐防軍司令官爲蓋次少將。蓋次特具天才，能於任何徇私之職業中謀發展。彼經人認爲「身軀美麗，性情溫和，態度懇懇，只有憤怒或怨恨時始一變而爲粗暴。」若在歐洲帝國之下，彼必勤於朝覲；若在國會統治之國家，彼寧爲應接室中之兵士而非前哨線上之兵士。當細小而只有一部分訓練之軍隊作戰時，雙方之領袖皆以樹個人勇敢之楷模爲榮，甚至以樹蠻勇之楷模爲榮。康華理與柏西安諾德，斯塔克與華盛頓在戰場之上絕對不敢自逸；但人謂蓋次在全部北征之中未嘗一聞子彈呼呼之聲。當包圍波士頓時，蓋次任劍橋陣營之副將；而彼卽利用其機會，因彼苦心討好於新英格蘭軍官與兵士，而與新英格蘭締結一種親密且甚有利之同盟。代表大會授彼爲少將；而於一七七六年六月派往北方邊境，權力僅次於斯開勒。一旦蓋次在秦昆得洛加，彼卽毅然從事破壞、推翻，並代替其長官之工作。在三個月內，每期郵遞必發私信致代表大會新英格蘭代表，一方面攻擊其長官，他方面又暗示自身甚受新英格蘭民兵之歡迎，而新英格蘭民兵智巧而愛自由，固善判別良將與惡將也。待至十一

月既到，蓋次即藉口體弱多病，呈請給假治疾，而往巴爾的摩，蓋代表大會於此開會也。

蓋次於其旅程之中行抵德拉瓦河兩岸，而於此處遇一機會可以表示其勇士之價值者。當戰爭危急之時，突有一少將從天墮入華盛頓之兵營，華盛頓於驚奇之餘，即邀其貴賓統率右翼以攻特梭敦之赫斯人。此乃一種機會於全冬中在泰昆得洛加看護病兵之威因所欲縮其十年之壽，並盡捐後此之所得以求之者也。但蓋次之南來乃為其自身作戰，而非為人作戰。彼不允幫助華盛頓，彼還往巴爾的摩；兩月後又隨代表大會返菲列得爾菲亞。彼於此兩城之內暗中活動甚力；提出其自身之要求，且引起一種反斯開勒之行動，不加以真正之迫害不止。最後蓋次接受其機會之獎勵；蓋奉代表大會之命令迅赴泰昆得洛加代替斯開勒為北軍總司令也。

斯開勒以為代表大會此次之表決，不曾輕視其勞務，侮辱其性格；而其主張得紐約公民熱誠擁護。於是紐約大會即選彼充任代本州代表大會代表，而當彼出席代表大會之時，即堅持派員調查其過去之行為。原誠實之人不應遭之害者，即其自身最優之辯護人。斯開勒氏尊嚴之態度，與明白敘述之故事，予其會中同事以深刻之印象；其功績當經人承認；而彼又奉令總司北部軍事。彼

卽返本省；但六個月寶貴之時光已消磨於此無謂之爭執矣。六月已屆；而六月未終，柏圭因之前鋒已抵美軍前哨數英里內。斯開勒及其軍部人員在此戰事根據地工作不免落後；而在泰昆得洛加之最前線所有迎戰之準備全被忽視。蓋蓋次將軍於三月杪欣然離開菲列得爾菲亞時，僅向其駐軍地點進發，而未行抵其駐軍地點也；彼此時尙逗留於奧爾巴尼，聞知中央政府收回成命，且恢復斯開勒原職。彼於是拋棄愛國心，馳往代表大會，憤怒非常，必欲質問此無信之代表大會何爲令其失望，初不問其自身之生涯與國家之安全將有何種結果也。

此乃鯢鯢之故事；然而作者如不述此故事，則決非美國革命之史家也。全部事件最醜惡之特徵，爲蓋次絕不關心其兵士之痛苦。當彼正在巴爾的摩較熱之區運動政客之時，留在占勃連湖岸上之兵士爲況非常困苦。彼等從加拿大帶回之天花始終未曾完全消滅；痢疾又流行於駐區之內；肺結核於如此困苦與曝露之狀況下流行，肺病不啻死刑宣告。國庫如此空虛，武庫如此缺乏，凡屬軍隊其長官於競爭金錢與供給品時如不熱烈堅持其要求勢必失敗。若安諾德此時處於蓋次



之地位，則其軍隊必能得生產物中之最優者，無論此最優者如何貧乏與稀少。但泰昆得洛加不幸之兵士無人主張其利益，「除麪粉與惡劣之牛肉外別無其他，病人除其自身之衣服外亦無被褥。」（註二八）而在此憂愁之兵營中病人之數多於康健之人。冬季分發九百對鞋子；而三分之一即於此零點以下之溫度跣足服務。「此只能視同兇惡之刺殺。此輩可憐蟲今皆仰臥於稀薄之帳幕中寒冷之土地上，且有若干人並帳幕而無之，尙有多數人患肋膜炎。吾於昨日訪問醫院中之病人。而首先接觸吾之眼簾者爲僵臥地上之死人；再進，又有兩死人，其間也有兩活人焉。」（註二九）此乃十一月杪之情形也；當五月之時，兵士每日之糧食仍無改良或增加；除氣候轉爲溫和外，別無醫藥上之救濟；且軍隊雖逐日減少然仍無法補充。除經過兩次不成功之戰仗，兩嚴冬，與五種致命之流行病後所殘餘者外別無其他焉。

斯開勒將軍即於此最後一剎那間盡日補救過去之懈怠；但準備之時期將終，而敵人已在大門。彼於六月八日在奧爾巴尼重新就職；同月十五日即俘得一名英國間諜，獲知柏圭因軍隊正集中於邊境，而辛尼加（Seneca）之將士與王黨之黨徒正哨聚於馬霍克流域之水泉。泰昆得洛加

之防務交與斯開勒部下最優之旅長聖克拉爾少將 (Major General St. Clair) 若此種名稱亦可用於一羣將軍其中每人所率之一旅與歐洲之一團比較之下未免相形見絀。聖克拉爾少將之責任不輕；大西洋兩岸每一新聞記者無不注意該少將此時負責保守之堡壘之安全。泰昆得洛加之軍事紀錄複雜而至可驚人。一七五八年七月被大英國正規軍與殖民地民團攻擊，此大隊英國正規軍與殖民地民團皆歸阿柏克倫比將軍統率。夢坎於城外將其擊退，斬獲無算；但當安麥斯特躬率大軍來侵時，法人終受驚而退出。泰昆得洛加當革命初期，在勒克星敦後三星期，阿倫 (Ethan Allen) 不煩一擊，不費一彈，突襲泰昆得洛加而佔領之——依其自身之言，乃由於耶和華之殊恩，並得安諾德氏世俗而甚有效之贊助也。茲事令美國人士大為震奮；而熱心之美人，自茲以後，咸信泰昆得洛加非比較彼等自身缺乏冒險精神與不受上帝保佑之人所能攻下。

泰昆得洛加位於占勃連湖向南伸入兩條細長之海灣處之港汶之西岸。海陸之形勢與科摩湖 (Lake Como) 之下端相似，且就風景之美麗而言，亦堪與此古老之地方相比也。(註三〇) 美人盡力推廣——且如彼等之所想像，盡力鞏固——此項防禦工事。而其活動之結果可以表示其軍

事工程之優點與缺點；因工程之建造甚佳，而設計不得其宜也。在東岸，與泰昆得洛加正相對處，彼等建造一座極佳之堡壘，而錫以獨立砲臺之佳名（註三二）在兩砲臺之間，橫貫湖面，彼等又建一座堅固之大橋，能以巧妙之方法戰勝其機械的困難。若此項工程而由凱撒之軍隊建造，則此項工程之描寫將能充滿其批評文若干全章。然而施於泰昆得洛加之勞力不僅糜費而已；因戰壕之周圍，今則如此之大，非萬人不能守也。聖克拉爾之軍隊，一切計算在內，——而其中多數不堪計算在內，——只有此數之四分之一。九個兵士之中即有八個無刺刀；而此種狀況，在後膛槍時代以前之足以挫士氣，非言語所能形容。且地方之形勢如此，包圍者，但使張目四顧，即不必冒突襲之危險而能控制此土。在區分此湖為兩支之海角之北端，有一峻坂，稱為糖山（Sugar Hill）離海面六百呎。柏圭因之置重砲於此山之巔，則泰昆得洛加自茲之後，即不可守。山上小方形堡之價值即超於最近糜費鉅款增築之防禦工程數倍；但美國軍官計議此事之後，即稱糖山非砲隊所能入。

此山或可終古保存此名，若英國軍官及其主要官佐乃比較無能之軍事專家。六月杪皇家艦隊行抵克藍角；吾英之軍隊登陸；吾英之軍艦無論大小皆已備戰；而泰昆得洛加連同其所有之外

砲臺在海陸上盡被包圍。而瞬即博得之光榮之勝利，不能不歸功於柏圭因自身。雖柏圭因於文中聲稱此次勝利，一切皆由於某宿將之熱誠與能力。半島戰爭與滑鐵盧戰爭較爲晚近，而規模亦較大，令惠靈吞前一代之名將爲之遜色；此中最堪紀念者莫如皇家砲隊菲列普將軍。就菲列普將軍而論，後人之健忘實屬雙重負義，蓋彼隸屬砲隊而砲隊向能盡職而又未受懋賞也。菲列普向極關心其部隊之利益、名譽與聲望。當承平無事之日，彼以穩健之方法統治。而值此放蕩與決鬪之時代，皇軍砲隊之軍官相處如一極有秩序之家庭，至其戰績則以見解之獨創與作戰之敏活著稱。若無菲列普，則明登一役英國步隊之勇敢，亦不能多得騎隊與砲隊之助；因彼仍係一上尉而薩克維爾爵士已授爲將軍也。當緊急關頭菲列普移砲上前時之努力之故事實帶有神祕色彩；因衆人皆信彼曾於其馱馬背上揮斷一抱手杖也。若其中之最強者曾於是日在戰場之另一隅施諸某雙手臂則一切當甚如意也。戰後布倫瑞克斐迪南親王行使其皇族之特權，而求此少年砲兵接受一千克藍以作爲其贊美與謝感之證據。當日後在德國作戰之時，菲列普往往表示無論格蘭比爵士及其馬隊走得如何之快，大砲皆能追上。當向窩堡 (Warburg) 進發之時，菲列普得而走其最後五

英里之路，而當轉入可以決定是日猛烈之衝突之陣地時，彼又立即加速其步伐焉。依據英法兩國軍事大家此乃礮隊第一次飛奔上前作戰也。今在美國曠野之內心，菲列普已有機會證明自身不但工於作戰，亦且工於包圍也。（註三二）

蕭山由特理斯中尉（Lieutenant Twiss）詳細查勘，而特理斯雖僅一中尉，但充柏圭因之工兵司令，蓋在當日升遷純由私恩，而私恩罕施諸工作之官員也。多年後洛新（Benson Lossing）游歷此地，而洛新乃一旅行家必欲一探革命史上重要之地方者。氏覺山之側面有一堆亂石——且為倒臥之木材與葛藤所阻斷——殆難上攀。（註三三）但此類困難不能挫柏圭因工程官之勇氣，當彼歸來之時，即謂彼自身及其所屬工兵將設法開闢一條直路，此路也縱非公路，但可使菲列普能將大礮移至前線。於是各團之雜役隊爭相努力，工作一日一夜，天既曉，英軍已佔得山頭矣。吾英之軍官從此優勝之地位，以望遠鏡窺敵方之每一隅，察明敵方之圍場是否裝有野戰礮，並計算敵方之防兵——而此無須甚多之時間。泰昆得洛加礮臺與獨立礮臺皆在山巔二十四磅礮與十八磅山礮之射程內。菲列普即於此處改稱此山為反抗山，而美人生平尊重歷史上之聯想，至今猶保

存此名焉。(註三四)

聖克拉爾前此甚爲愉快，甚爲高興；蓋自班克山以來，亦懷有與美國其他司令官同一之希望也。彼希望能有一種機會以抗英人於光天化日之下所施之攻擊，並憑其自身之戰壕後之砲火破壞英軍。六月十三日聖克拉爾函告斯開勒，若敵人攻擊泰昆得洛加，則其去也將較其來爲尤速；(註三五)但七月五日黎明，氏由營房外出，忽見山巔佈滿紅色之制服與突出砲臺旁之圍城砲之砲口。此乃獨立日次日美國軍官不幸之覺悟也。聖克拉爾一望而知其所管理之砲臺全無希望，而其生活上之機會盡毀。一逗留將失其軍隊，退卻將墮其名譽；一旦其採取誠實之方針而又挾所有之先見與審慎以行之，固可贊美者也。日中不得不爲強制之懶惰，因美國軍營內每種行動皆在敵人注視之中也，但入夜則退卻工作即行開始。二百艘以上之遊艇裝載軍需與行李，而於五艘艦艇護衛之下駛上湖之東岸。西岸軍隊則退至獨立砲臺，然後兩方面之聯合軍未受驚擾即迅速退至哈巴特敦 (Hubbartown) 而哈巴特敦約在泰昆得洛加南二十英里。(註三六)

美國方面儘量利用黑夜；但天明英軍已於陸上與湖上開始行動矣。柏圭因早已勸告左右必

須警醒而敏速。迨作戰時期到達之時，人人皆遵守其告誡。美人本信賴兩礮臺間阻礙水道之一片複雜障礙物；故當起程之時深信英軍不能於水上追逐。彼等竟忘即當子彈紛飛之時，英軍如何亦能工作；且就目前而論，吾英水手所冒之危險不過一度沾濕，而動機之強則可望與兩度戰勝而今不能不加以重創之敵人肉搏。於是彼等即穿出保護之木柵；彼等查明下帆之橋脚中兩橋脚之位；又曳去釘成一大橋梁之大筏子中之一個；在半小時內已於美人費十個月經營之障礙物中衝破一孔。皇家喬治號與不屈不撓號——兩艘船隻，論大小可以尊為巡洋艦——即通過此孔；前面導以最快之礮艦，而速率較差之船隻尾隨於後。——下午三時已追至敵艦。美人在南灣（South Bay）停泊，在灣口之外方，此處彼等有一木柵礮臺與一小海軍站。彼等無路可逃；而此乃一種全滅而非一種戰爭。兩艘戰艦樹降旗；其餘三艘由水牛自行炸沉，百餘艘載重船隻或焚或沉或被俘；而美人自身於遁入森林以前盡焚所有棧房、鋸木廠與洪爐。火焰延及乾柴，而乾柴中之房屋盡付一炬，上方全部山腰於頃刻之間着火。英國軍官於火焰正熾之時到場，即謂此乃彼等畢生所未曾見之奇觀。世上自有艦隊與海軍根據地，較代表大會所用以控制古勃連湖之艦隊與海軍根據地

尤大者；但無一艦隊或海軍根據地如此完全毀滅焉。司令官明告斯開勒將軍：「無一物獲救。」

同時柏圭因之兵士在陸上同樣活動；且若曠野亦如水有盡頭，則其勝利必同樣盛大。天甫破曉，夫累則將軍即知敵人已放棄秦昆得洛加。彼即召集其哨兵，而選一小隊武裝兵士；導之至礮臺而樹英國國旗於礮臺之上；於留下命令本旅兵士於武裝停當時即隨同出發後，彼即向南追蹤敵人（註三七）於烈日下急行軍一日，已進至哈巴特敦，此處聖克拉爾留有強有力之後衛。翌晨五時夫累則進攻美人，而美人所佔之位置甚佳，英人之人數又不多於美人。於是雙方即為勢均力敵之戰爭，而此次戰爭乃具體而微之滑鐵盧戰爭；因此次戰鬪員適為滑鐵盧之百分之一；兩方之喪失亦具同一之比例；至於戰爭之勝利，則因德人出現於敵人之側面而決定焉。來特塞爾將軍身先士卒，立於路旁，憤其部衆之惘惘來遲，且以德語詛咒，凡曾參加斐迪南將軍之英國老兵皆知之焉。在一二小時內，將軍已抽選布倫瑞克兵與赫斯兵，編成兩連；然後率之出戰，鳴鼓而狂喊，唱戰歌，毛瑟槍裝就即放。當夫累則聞知彼等已達林中而所作之聲使人疑有數營兵士時，彼即利用兵士之精神下令衝鋒。英人以刺刀攻擊，而美兵潰竄。吾英兵士死傷者凡一百五十人，軍官凡二十人。美人陳



尸於戰場者兩倍於此；而司令官上校法蘭西斯死焉。然而此乃彼等細微之損失。在三日之間柏圭因奪得一百八十門大礮，其所有之天幕，大部分糧食，與大羣牛羊，與大宗軍火。聖克拉爾之民團於退卻之時棄之；當彼率同衣衫襤褸之餘衆與斯開勒會於愛德華礮臺之時，自私與畏怯之傳染遍主力軍。數團新英格蘭兵即乘時請求退伍而各返其家。在紐約州之首都與軍備齊全而又因勝而驕之侵入軍間有三千名兵士，全無礮艦，且無躲避風雨之處；罹疾病；因失敗而沮喪；當危險時節爲新英格蘭人所棄，而新英格蘭人身充政客之時擁護革命最力，亦主戰最力之人也。此乃共和國之歷史上暗淡而不光榮之一頁。

於是柏圭因生涯上之黃金時代至矣；蓋彼此時有可以寫作之材料，爲人人所愛讀，而所有不欲被命爲不愛國之人，皆不敢加以不利之批評也。於是彼即握管述過去十日之事，而文字如此冗長，若刊印成書，將充滿八開本一半之頁數。此篇公文亦有優點。柏圭因之敘述其軍事行動甚爲正確，而其感謝部衆之效勞亦恰合勇士之身分，但當彼運用其描寫的敘述之天才時，彼同樣毫無思慮。若所謂戰爭除連續不斷之大勝外別無其他，則戰爭之故事即在公文之中，亦不妨明白敘述細

節。但戰役難保不遭逢塞運；既知此理，此顯赫之將軍於草擬公文以告本國民衆之時，即僅用尋常平淡之軍事詞語焉。

雖然，此時柏圭因之國人，毫不疑懼而享受柏氏所陳於彼等前面之辭藻之盛筵。其戰紀刊諸倫敦公報；而其私信之摘錄，傳遍倫敦社會者，加深其公文所引起之好印象焉。柏圭因致某友人之私信中有云，觀於叛徒之戰略，有以知叛徒無戰略家，而大衆特別注意此句。（註三八）當日某史家述政客非常歡迎，且堅持殖民地必須完全歸順，完全降服。該史家敘述英人如何，又責備美人缺乏決斷與品格，而人皆信之；內閣之贊成人又如何一致設法宣佈戰事業已結束。（註三九）而散佈此種見解之努力所得之成功，經一種證據指明，而此種證據之在當日固不容辯駁；因政治上之賭博突然轉變也。曩在布魯克俱樂部，原以五對五賭英人不至承認美國之獨立，今則以五對一賭英人不至承認美國之獨立。（註四〇）誠然，證券未曾漲價，因倫敦市對於美國問題非常懷疑也；但下院內之鄉間紳士則準備表決政府所要求之款項，蓋信最後一次之努力可以打倒美人之叛亂，而振導祥和之時期，此時課取美國租稅而彼等之負擔即可減輕也。

一羣比較輕信之人接受內閣之見解迅速而誠實。流亡在英之忠臣自聞英軍正由三面進攻奧爾巴尼以便包圍叛徒之時不勝大願。此地王黨分子（其中一人從倫敦函告）深信美人獨立之遊戲行將告終。且有若干如此自信，有人意謂可於八月回美（註四二）少數亡命者已定好紐約郵船艙位；同時其他之十二人或十五人，則合租一艘武裝船隻以運彼等自身與大幫貨物渡大西洋，以便於皇家權力恢復，而英貨復在美國市場暢銷之時到達焉。故當八月泰昆得洛陷落之消息傳佈時，此輩可憐人之希望毫無限制固可信也。皇宮之內亦無人疑英國之勝利可以結束戰事。國王躍入后宮，狂喊彼已打敗所有美人（註四三）而王又授權澤曼爵士允許柏圭因拔斯勳章，且謂日後尙有大賞。而柏圭因出發時，將其利益委託可靠之人誠彼之大幸。彼在國內由德被伯爵爲代表，而德被伯爵知其心思且與彼有種種關係也（註四三）德被爵士用尊嚴之言辭告殖民大臣，柏圭因生平反對由於怪想，無定見，或其他動機之榮譽。至於此其他動機爲何，曩本有人爭辯，今則無從查明，但德被爵士之慎重則無可疑。英國駐美將軍疑畏而不歡迎過早之獎勵已有先例。豪將軍之紅綬乃因長島之戰，而由溫莎爾（Windsor）齋來；而齋到紐約之時，豪氏正在特樓敦大敗也。

(註一)英國內閣答覆參將軍一七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公文，於一七七七年三月九日始遞到，四月二日參將軍又草一週要函，而於八月十六日始收到回信。

(註二)拿破崙將軍致葛爾諾 (Carnot) 書，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自羅第 (Lodi) 發。

(註三)諸森普敦德雷敦公宮薩克維爾夫人之手稿，第一卷包括一七七四年七月二日，一七七五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十三日，七月二十六日澤曼之信。

(註四)此計如此明顯，某家消息靈通之報紙即報告此計業已實行。(某報報告)據云「柏圭因將軍奉命留兵駐魁伯克，令其餘軍隊登舟，而將其遺海運至紐約，因若由湖而來則所費時間過多也。」

(註五)此類無可爭辯之事實，備見參將軍於一七七九年三月在下院之演說。氏曰：「除二千名者軍不計外，宜於作戰之軍隊比吾所預期者尚短一萬四千名云。」

(註六)喬治第三致鄒兒斯爵士書，皇后宮中，一七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時十分。

(註七)喬治第三致鄒兒斯爵士書，一七七七年七月二日。

(註八)「處此困難之局勢，總督勉力表示不因私憤而放棄其責任，而彼仍挾同一之勤敏與精力用盡種種方法以促進並贊助此次遠征有似此類方法乃其自身之方法者。」歐洲史，一七七七年年鑑，第八章。

(註九)愛德華巴林敦對芬布爾先生 (Mr. Edward Barrington de Foulsham) 之柏圭因傳 (Biography of the Right Hon. General John Burgoyne) 第十五頁與第二十二頁。此段文字須詳加研究。蓋極有興味而足資啓迪者也。

(註一〇) 美洲內部旅行記：乃某軍官所作之若干通信札，倫敦出版。是獻文送與哈林敦伯爵 (Baron of Harrington) 者，乃由安標利少尉 (Lieutenant Thomas Ambury) 署名。根據內部證據判斷，此類標明進攻薩拉托加之日期之信札，乃日後所作，亦未可知。但此文甚可信也。

(註一一) 敵隊軍官統率步兵在當日與習慣相違。但柏圭因則謂「不許非列普之天才超出敵隊之外將大有害也。」柏圭因傳附錄丁，第一八九頁。

(註一二) 「吾深喜阿克蘭夫人之文雅。除其優秀之性格，令手榴彈兵受感外，夫人以為應以禮物表示夫人感覺衆兵士之懇懇。故於軍官出戰前數日，夫人對於三十名軍官每人各贈一大塊拆細耳乳酪；而此並非微薄之禮物，蓋在當日每磅乳酪值洋一元也。」美洲內部旅行記：第十八封信札。

(註一三) 羅威爾之誘新人：第九章。一七七六年四月三日哈康特上校之信。美洲內部旅行記：第六十九封書。

(註一四) 「德人每次集會皆有二三十人，而其於談話之中互語此生將不及再見其家，且信此身行將就木。即授以藥劑，加以勸告亦不能被彼等此種堅定之迷信，而彼等將終為此種迷信所犧牲焉……此固軍中人人盡知之事也。」美洲內部旅行記：一七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之信札。

(註一五) 安標利中尉曰：「吾於某印第安人營房之中見有數張頭皮懸於屋前大柱之上。其中一髮長而秀，與吾同行之軍官欲出賣購買，而印第安人因此大感不快；繼授以一瓶糖酒，彼亦不肯棄此野蠻之勝利品。」

(註一六) 美一檔案。華盛頓致代表大會長書：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五日。

(註一七) 吾將印第安總督夫黑則上尉遺棄已數日於茲矣。甫欲飲杯，印第安人已藉口公事而歸，而所謂公事不過爲要

案發酒也。夫累則不允，印第安人即表示極端不快，且因已飲酒不少，幾於無法控制。彼等絕不理會夫累則上尉，上尉既感不能撫慰或驅逐之，即向吾入道歉而宴會告終。此項故事見安標利第十九封書。

(註一八) 喀勒敦爵士深知紅印第安人作戰之價值。爵士曰：「彼等容易沮喪，且欲加入強者之方面，故當最需要印第安人之時，印第安人已逃矣。」

(註一九) 潘曼致歐文將軍 (General Irwin) 書，一七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德雷敦家中手稿 (The Drayton House Manuscripts) 第一三六頁。

(註二〇) 「深感耶教之精神，吾皇陛下之仁慈，與兵士職業之尊榮，吾始詳論此次約會，且欲以比較動聽之言詞使之感。人勿令人民因離吾之營房甚遠而忽視之！吾俱勸所部印第安人追逐英美之公敵，且無論彼等殺於何方，吾皆認之爲英美之公敵也。」

「若雖有此類努力與誠實之傾向，而敵對之熱狂依然存在，吾信天下人皆將以爲吾應提議並執行同宗之報復，以抗此頑健之不法者。正義與公憤之使者正在戰場之上等候彼等，而作戰之時必不可免之蹂躪、饑荒與各種恐怖將阻其歸去也。」

(註二一) 高爾坡爾致奧梭利侯爵夫人書，一七七七年八月八日。

(註二二) 泰勒耳教授聲稱霍布金孫之諷刺文令人對於當日一種局勢捧腹大笑，「蓋此種局勢雖頗多可以驚人之處，但關於此種局勢一笑之餘即可解除民衆之恐懼。」美國革命文學史，第三十章。

(註二三) 一七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之辯論。刺士博士之歷史札記 (Historical Notes of Dr. Benjamin Rush) 由維

特撒爾博士 (Dr. S. Weir Mitchell) 之札記譯出。

(註二四) 塔克曼 (Bayard Tucker) 之斯開勒將軍傳 (Life of General Philip Schuyler) 第三章。斯開勒將軍之生活與時代 (The Life and Times of Philip Schuyler) 第十二章。作者為法律博士洛新 (Benson J. Loewig LL.D.)

(註二五) 此事歸一公平而有良心之新英格蘭人，廉烈狄格民團之牧師，秉公辦理。其通信之一段，值得吾人一讀者見本書附錄。

(註二六) 華盛頓致斯開勒書：一七七五年十二月五日與二十四日。

(註二七) 斯開勒曰：「新英格蘭殖民地之軍隊急欲歸家。數日前三百名新英格蘭兵到此，不堪服務；但一旦吾施以特效藥，辭退，則彼等又立即恢復健康；且不願多留數日，以渡喬治湖，彼等寧以最大之速度步行二百英里焉。」

(註二八) 威因上校致公安委員會書：一七七六年十二月四日。十日後威因又曰：「賓夕法尼亞死者日多，自君離此地後，吾所埋葬之本國兵士在五十人以上。」

(註二九) 一七七六年十二月美國檔案中之信札。

(註三〇) 「以吾所見喬治湖乃美國風景最佳之處。吾美之三湖互相接連，在面積與風景差可與之相比。」見斯賓塞自傳 (Herbert Spencer's Autobiography) 第六十二章。喬治湖乃南方兩支流中最西之一。

(註三一) 在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之一年內克萊角至滿哈坦島一條線內，具備此名之戰兵共有三個。

(註三二) 卡萊爾於腓特烈大帝傳中曾提及菲列普；今日少人知覺之書籍亦多提及之焉。英國名人傳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對之亦備致贊許。

(註三三) 革命代之戰地形勢圖 (Pictorial Field Book of the Revolution) 第一卷第六章。

(註三四) 安標利於其第三十二封信中謂特理斯中尉報告此山控制泰昆得洛加與獨立山之防禦工事與房屋。與前者距離一千四百碼，與後者距離一千五百碼。

(註三五) 同日斯開勒副官因病逗留泰昆得洛加者函告其將軍曰：「吾因病而不能與將軍同歸誠屬大幸，因此使獲得以參加一種戰事，吾自許必能見吾軍之全勝者。」

(註三六) 洛新之斯開勒之生活與時代 第十章。

(註三七) 全部故事見柏圭因致曼澤爵士之公文。

(註三八) 柏圭因將軍致哈味將軍 (General Harvey) 書七月十一日。

(註三九) 一七七七年年鑑之歐州史 第八章。

(註四〇) 倫敦晚報 一七七七年八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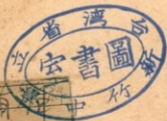
(註四一) 刺文致史密士書 一七七七年四月六日。

(註四二) 窩爾坡爾之最後的日記 一七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註四三) 柏圭因乃德被爵士之父之同學與終身朋友，彼娶德被爵士之姑，而今即充耶卡部代表，而史坦利在耶卡部亦有勢力也。



15174



省立圖書館  
新竹  
中學

14  
1  
9  
63-9  
0285